古文觀止

下册

吳楚材
吳調侯 選



古文觀止

下冊

中華書局

古文觀止

下冊

吴楚材　吴調侯　選



中華書局

古文觀止卷之七

陳情表

李密

臣密言、（李密、字令伯、犍爲武陽人。父早亡、母何氏更適人、密見養于祖母劉氏、以孝聞。侍疾、日夜未嘗解帶。蜀亡、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。詔書累下、郡縣逼迫、密上此疏。）臣以險釁、夙遭閔凶。（險釁、艱難禍罪也。夙、早也。閔、憂也。○二句總下。）生孩六月、慈父見背。（父死。）行年四歲、舅奪母志。（舅嫁其母、不得守節。）祖母劉、愍臣孤弱、躬親撫養。臣少多疾病、九歲不行。零丁孤苦、至於成立。（一段、所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。）既無叔伯、終鮮（上聲）、兄弟。門衰祚薄、（門戶衰微、福祚淺薄。）晚有兒息。（兒息得之甚晚。）外無朞功強（上聲）、近之親、內無應門五尺之童。（朞、周年服也。功、大功小功也。強近、強爲親近也。童、僕也。）煢煢孑立、形影相弔。（煢煢、孤獨貌。孑、單也。弔、問也。唯形與影、自相弔問也。）而劉夙嬰疾病、（嬰、加也。）常在牀蓐。（褥、）臣侍湯藥、未嘗廢離。（一段、所謂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。）逮奉聖朝、（晉朝。）沐浴清化。前太守臣逵、察臣孝廉。後刺史

臣榮、舉臣秀才。臣以供養(去聲)無主、(無人主供養之事。)辭不赴命。(一次陳情在前。)詔書特下、拜臣郎中。尋蒙國恩、除臣洗馬。(尋、俄也。拜官曰除。洗馬、太子屬官。)猥(委)以微賤、當侍東宮、非臣隕首所能上報。(猥、頓也。東宮、太子宮也。隕、落也。)臣具以表聞、辭不就職。(兩次陳情在前。)詔書切峻、責臣逋慢。郡縣逼迫、催臣上道。州司臨門、急於星火。(切峻、急切而嚴峻也。逋、緩也。慢、倨也。○連用察臣、舉臣、拜臣、除臣、責臣、催臣、文法錯落。)臣欲奉詔奔馳、則以劉病日篤。欲苟順私情、則告訴不許。(州縣不從。)臣之進退、實爲狼狽。(狼、前二足長、後二足短。狽、前二足短、後二足長。狼無狽不立、狽無狼不行。若相離、則進退不得。寫出進退兩難之狀、以示不得不再具表陳情之意。)○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、凡在故老、猶蒙矜育。(矜憐、養育。)況臣孤苦、特爲尤甚。且臣少事僞朝、(僞朝、謂蜀漢也。對晉而稱、不得不爾。)歷職郎署。(官至尚書郎。)本圖宦達、不矜名節。(言我本謀爲宦職、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。○密以蜀臣而堅辭晉命、恐晉疑其以名節自矜、故作此語。)今臣亡國賤俘、(孚、○軍所虜獲曰俘。)至微至陋。過蒙拔擢、豈敢盤桓、有所希冀。(盤桓、不進貌。希冀、謂希望立名節也。○此段言己非不欲就職、振起下意。)但以劉日薄(博)西山、氣息奄奄、人

命危淺、朝不慮夕。（薄、迫也。日迫西山、喻劉老暮也。奄奄、將絕也。危易落、淺易拔。慮、謀也。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。）臣無祖母、無以至今日。祖母無臣、無以終餘年。母孫二人、更（平聲）相爲命、是以區區不能廢遠。（更、迭也。言二人迭相依以爲命。區區、猶勤勤也。廢遠、謂廢養而遠離祖母。○此段寫盡慈孝、使人讀之欲涕。）臣密今年四十有四、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、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、報劉之日短也。烏鳥私情、願乞終養。（烏鳥反哺其母、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、乞畢祖母之養也。○數語尤婉曲動人。○又連用況臣、且臣、今臣、是臣、文法更圓轉。）臣之辛苦、非獨蜀之人士、及二州牧伯、所見明知。皇天后土、實所共鑒。（二州、謂梁州、益州。牧伯、謂榮、逵。言非但人知我辛苦、天地亦知也。）願陛下矜愍愚誠、聽臣微志。庶劉僥倖、卒保餘年。臣生當隕首、死當結草。（魏武子有嬖妾、無子。武子疾、命子顆曰、吾死、嫁之。及困、又曰、殺以殉。顆乃從初言嫁之。後與秦將杜回戰、顆見老人結草、以亢杜回。回躓、爲顆所獲。中夜夢結草老人曰、子妾父也、報君不殺之心。）臣不勝（升）犬馬怖懼之情、謹拜表以聞。

歷敘情事、俱從天真寫出、無一字虛言駕飾。晉武覽表、嘉其誠款、賜奴婢二人、使郡縣供祖母奉膳。至性之言、自爾悲惻動人。

蘭亭集序

王羲之

永和九年、永和、晉穆帝年號。歲在癸丑、暮春之初、會於會膾、稽山陰之蘭亭、時當暮春、王羲之與謝安、孫綽、郗曇、魏滂及凝之、渙之、元之、獻之等、以上巳日、會于蘭亭。會稽、今紹興府。山陰、縣名。○總敘一筆。修禊係、事也。禊、祓除不祥也。三月上巳日、臨水洗濯、除去宿垢、謂之禊。○此句點出所以會之故。羣賢畢至、少長咸集。敘人。此地有崇山峻嶺、茂林脩竹。又有清流激湍、脫平聲、映帶左右、脩、長也。湍、波流瀠洄之貌。○敘地。引以爲流觴曲水。因曲水以泛觴。列坐其次、雖無絲竹管絃之盛、折一句、跌入賦詩。一觴一詠、亦足以暢敘幽情。敘事。是日也、天朗氣清、惠風和暢。敘日。仰觀宇宙之大、俯察品類之盛。所以遊目騁懷、足以極視聽之娛、魚、信可樂也。敘樂。○敘會事至此已畢、下乃發胸中之感。夫人之相與、俯仰一世、承上俯仰二字、推開一步說。或取諸懷抱、晤言一室之內。一種人、是倦于涉獵者。或因寄所託、放浪形骸之外。又一種人、是曠達不拘者。雖取舍萬殊、靜躁不同、此兩種人、或取或舍、或靜或躁。當其欣於所遇、暫得於己、快然自足、曾不知老之將至。總是一樣得意。及

其所之既倦、之、往也。 情隨事遷、感慨係之矣。 却又一樣興盡。只就一時一事論。○此 向之所欣、俛同俯、仰之閒、已爲陳迹、猶不能不以之興懷。 俛仰之頃、爲時甚近。而向之所樂者、已成往事、猶尚感慨係之。○申足上文、卽逼入死生正意、何等靈快。 況脩短隨化、終期於盡。 人命長短、總歸于盡。 古人云、死生亦大矣、豈不痛哉。 莊子德充符、仲尼曰、死生亦大矣。○至此方入作序正旨。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、若合一契、 古人皆興感于死生之際。 未嘗不臨文嗟悼、不能喻之於懷。 我未嘗不臨此興感之文、而爲之嗟悼、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。 固知一死生爲虛誕、齊彭殤爲妄作。 莊子齊物論、死生之說也。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、此一莫壽乎殤子、而彭祖爲夭、此齊彭殤之說也。言人莫不興感于死生壽夭、固知是兩說爲虛誕妄作。 後之視今、亦猶今之視昔、悲夫。 言譬見吾已杳無蹤影、猶如今日之古人杳無蹤影也、能不悲乎。○一齊收拢、眼疾手快。 故列敘時人、 敘在會之人。 錄其所述、 錄所賦之詩。○二句應前羣賢少長、賦詩等事。 雖世殊事異、所以興懷、其致一也。 古今同一興感。 後之覽者、亦將有感於斯文。 後人亦重死生、覽我斯文、亦當同我之感。○覽字、應前每覽之覽字。文字、應前臨文之文字。

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。只爲當時士大夫、務淸談、鮮實效、一死生而齊彭殤、無經濟大略、故觸景興懷、俛仰若有餘痛。但逸少曠達人、故雖蒼涼感歎之中、自有無

窮逸趣。

歸去來辭　　陶淵明

歸去來兮、（淵明爲彭澤令、是時郡遣督郵至、吏白當束帶見之。淵明歎曰、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、乃自解印綬。將歸田園、作此辭以明志。因而命篇曰歸去來、言去彭澤而來至家也。）田園將蕪（無、）胡不歸。（蕪、謂草也。胡、猶何也。○自歎之詞。）既自以心爲形役、奚惆悵而獨悲。（心在求祿、則不能自主、反爲形體所役。此我自爲之、何所惆悵而獨爲悲乎。○自責之詞。）悟已往之不諫、知來者之可追。實迷途其未遠、覺今是而昨非。（前此求祿之事、固不可諫。今乃辭官而歸、猶可追改。如人行迷路、猶尚未遠、可以早回。方知今日辭官之是、而昨日求祿之非也。○自悔之詞。一起已寫盡歸去來之旨。下乃從歸至家、逐段細寫之。）○舟搖搖以輕颺、風飄飄而吹衣。（行舟而歸。）問征夫以前路、恨晨光之熹（熙、）微。（熹微、光未明也。問前途之遠近、而恨晨光之未明、無由見路也。○一段離彼。）乃瞻衡宇、載欣載奔。（衡宇、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。載、則也。欣奔、喜至家而速奔也。）僮僕歡迎、稚子候門。（稚、小也。一段到此。）○三徑就荒、松菊猶存。攜幼入室、有酒盈樽。（蔣詡、幽居開三徑、潛亦慕之。言久不行、已就荒蕪也。○一段有松、有菊、有幼、有室、有酒、有樽、所需裕如。）引壺觴以自酌、眄庭柯以怡顏。倚南牕以寄

傲、審容膝之易安。柯、樹枝也。一段室中樂事。○園日涉以成趣、門雖設而常關。策扶老以流憩、契、時矯首而遐觀。田園之中、日日遊涉、自成佳趣。流憩、周流而憩息也。矯、舉也。○一段園中之樂。雲無心以出岫、就、鳥倦飛而知還。景影同、翳翳以將入、撫孤松而盤桓。山有穴曰岫。翳翳、漸陰也。盤桓、不進也。○一段園中暮景。歸去來兮、請息交以絕游。世與我而相遺、復駕言兮焉煙、求。交遊、指當路貴人。駕言、用詩駕言出遊句。○一段與世永絕。再言歸去來者、既歸矣又不絕交遊、即不如不歸之愈也。悅親戚之情話、樂琴書以消憂。農人告余以春及、將有事於西疇。親戚、指鄉里故人。有事、謂耕作也。疇、田也。○一段插入田事。或命巾車、或棹孤舟。既窈窕以尋壑、亦崎嶇而經邱。巾車、有幕之車。窈窕、長深貌。壑、澗水也。謂行船以尋之也。崎嶇、險也。駕車以涉之也。○一段遊行所歷。木欣欣以向榮、泉涓涓而始流。羨萬物之得時、感吾生之行休。欣欣、春色貌。涓涓、泉流貌。行休、謂昔行而今休也。○一段觸物興感。已矣乎、寓形宇內復幾時、曷不委心任去留、胡爲遑遑欲何之。寓、寄也。委、棄也。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、任性去留也。遑遑、如有求而不得之意。○一段收盡歸去來一篇之旨。富貴非吾願、帝鄉不可期。帝鄉、仙都也。○二句言不欲爲官、亦不能爲仙、唯能如下文所云、得日過日、快然自足也。

懷良辰以孤往、或植杖而耘耔。登東皋以舒嘯、臨清流而賦詩。聊乘化以歸盡、樂夫天命復奚疑。東皋、營田之所。春事起東、故云東也。皋、田也。聊、且也。乘陰陽之化、以同歸于盡、樂天知命、夫復何疑。○樂夫天命一句、乃歸去來辭之根據。

公罷彭澤令、歸賦此辭、高風逸調、晉宋罕有其比。蓋心無一累、萬象俱空、田園足樂、真有實地受用處、非深于道者不能。

桃花源記

陶淵明

晉太原中、太原、孝武帝年號。武陵人捕魚爲業。武陵、屬湖廣常德府、旁有桃源縣。緣溪行、忘路之遠近。便奇。忽逢桃花林。妙在以無意得之。夾岸數百步、中無雜樹、芳草鮮美、落英繽品平聲、紛。繽紛、雜亂貌。○寫出異境。漁人甚異之。復前行、欲窮其林。漁人亦不凡。林盡水源、便得一山。亦是無意中得。山有小口、髣髴若有光。善于點景。便捨船從口入。初極狹、纔通人。俗人至此便反矣。復行數十步、豁然開朗。別有一天。土地平曠、屋舍儼然。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屬。阡陌交通、雞犬相聞。其中往來種作、男女

衣著、(酌)悉如外人。(敍山中人物。)黃髮垂髫、(調)並怡然自樂。(黃髮、老人髮白轉黃也。髫、小兒垂髮。○純然古風。)見漁人、乃大驚。問所從來、具答之。便要(平聲)還家、設酒殺雞作食。村中聞有此人、咸來問訊。(妙在漁人全無驚怪。)自云先世避秦時亂、率妻子邑人、來此絕境、不復出焉、遂與外人間隔。(到山來由。)問今是何世、乃不知有漢、無論魏晉。(真是目空今古。)此人一一爲具言、所聞皆歎惋。(歎惋者、悲外人屢遭世亂也。○敍兩邊問答簡括。)餘人各復延至其家、皆出酒食。停數日、辭去。(避世人多情如此。)此中人語(去聲)云、不足爲外人道也。(叮嚀一句、逸韻悠然。)既出、得其船、便扶向路、處處誌之。(漁人、亦大有心人。)及郡下、詣太守說如此。(詣、至也。)太守即遣人隨其往、尋向所誌、遂迷不復得路。(太守欲問津而不得。)南陽劉子驥、高尚士也、聞之、欣然親往、未果、尋病終。(尋、俄也。○高士欲問津而不果。)後遂無問津者。(悠然而住。)

桃源人要自與塵俗相去萬里、不必問其爲仙爲隱。靖節當晉衰亂時、超然有高舉之思、故作記以寓志、亦歸去來辭之意也。

五柳先生傳

陶淵明

先生不知何許人也、(不以地傳。)亦不詳其姓字。(不以名傳。)宅邊有五柳樹、因以爲號焉。(取號大奇。)閑靜少言、不慕榮利。(一似無所嗜好者、卻又好讀書嗜酒。)好讀書、不求甚解。(是爲善于讀書者。)每有會意、便欣然忘食。(蓋別有會心處。)性嗜酒。家貧、不能常得。親舊知其如此、或置酒而招之。造飲輒盡、期在必醉。(是爲深得酒趣者。)既醉而退、曾不吝情去留。(適得本來面目。)環堵蕭然、不蔽風日。短褐穿結、簞瓢屢空、晏如也。(領得孔、顏樂處。)常著文章自娛、頗示己志。忘懷得失、以此自終。(超然世外。)

贊曰、黔婁有言、不戚戚於貧賤、不汲汲於富貴。其言茲若人之儔乎。(爲若人之儔而言。)銜觴賦詩、以樂其志、無懷氏之民歟、葛天氏之民歟。(想見太古風味。)

淵明以彭澤令辭歸。後劉裕移晉祚、恥不復仕、號五柳先生。此傳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。瀟灑澹逸、一片神行之文。

北山移文

孔稚珪

鍾山之英、草堂之靈。馳煙驛路、勒移山庭。鍾山、即北山也、其南有草堂寺。英靈、皆言其神也。驛、傳也。勒、刻也。謂山之英靈、驅馳煙霧、刻移文于山庭也。○起便點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。蕭子顯齊書云、孔稚珪、字德璋、會稽人也。鍾山、在北郡、其先周彥倫隱于此。後應詔出爲海鹽令。秩滿入京、復經此山。孔生乃借山靈之意移之、使不許再至、故云北山移文。夫以耿介拔俗之標、瀟灑出塵之想。志超塵俗。度鐸、白雪以方潔、干青雲而直上、度、比也。干、觸也。○行極清高。吾方知之矣。此等隱者、吾正知爲必不可得矣。若其亭亭物表、皎皎霞外、芥千金而不盼、屣萬乘其如脫。亭亭、高聳貌。皎皎、潔白貌。芥、草也。盼、顧也。屣、草履。言視千金萬乘、如草芥脫屣也。聞鳳吹於洛浦、周靈王太子晉、吹笙作鳳鳴、遊于伊洛之閒。值薪歌於延瀨、賴。○蘇門先生、遊于延瀨、見一人採薪。謂之曰、子以此終乎。採薪人曰、吾聞聖人無懷、以道德爲心、何怪乎而爲哀也。遂爲歌二章而去。固亦有焉。此等隱者、世亦有之。豈期終始參差、蒼黃反覆。淚翟子之悲、慟朱公之哭。參差、不一也。反覆、不定也。翟、墨翟。朱、楊朱。墨子見素絲而泣之、爲其可以黃可以黑。楊子見歧路而哭之、爲其可以南可以北。士無一定之志、不能免二人之悲哭。乍迴跡以心染、或先貞而後黷、乍、暫也。迴、避也。暫避跡山林、而心猶染于俗也。黷、垢也。何其謬哉。謬、誑也。此等隱者、何其欺誑人世、一至此

哉。○已上泛論夫隱者、有此三等、尚未說到周顒。嗚呼、尚生不存、仲氏既往。山阿寂寥、千載誰賞。尚生、尚子平也。仲氏、仲長統也。范曄後漢書曰、尚子平隱居不仕、性尚中和、好通老易。仲長統性俶儻、默語無常。每州郡命召、輒稱疾不就。言無此二人、使山阿空虛、千載已來、無人賞樂。○承上起下、感慨情深。世有周子、周顒、字彥倫、汝南人。○入題。儁俗之士。儁俗、俗中之儁士也。既文既博、亦玄亦史。玄、謂莊老之道。史、謂文多質少。然而學遁東魯、習隱南郭。東魯、謂顏闔也。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、使人以幣先焉。顏闔對曰、恐聽謬而遺使者罪、不若審之。使者反、審之、復來求之、則不得矣。南郭、謂南郭子綦也。隱几而坐、仰天嗒然、似喪其偶。言顒無本性、但學習此二人之隱遁也。竊吹草堂、濫巾北岳。竊、盜也。吹、借用吹竽之吹。齊宣王好竽、必三百齊吹。南郭先生不竽者、而吹三百人之中、以吹竽食祿。齊王薨、後王曰、寡人好竽、欲一一吹之、南郭乃逃。濫、僭也。巾、隱者之服。北岳、即北山也。言顒盜居草堂、僭服幅巾。誘我松桂、欺我雲壑。雖假容於江皋、乃纓情於好爵。皋、澤也。纓、繫也。好爵、謂人爵也。○以上總寫、以下分作兩截寫。其始至也、顒始至北山時。將欲排巢父、甫拉蠟許由、傲百氏、蔑王侯。排、推也。拉、折也。巢父許由、隱者之最也。百氏、百家諸子也。風情張去聲、日、霜氣橫秋。或歎幽人長往、或怨王孫不游。張、大也。橫、蓋也。幽人王孫、隱者之稱。慕其長往故歎之、疾其不游故怨之。談空空於釋部、覈劾玄玄於道流。顒汎涉百家、長于佛理、著三宗論、兼善老易。空空、以空明空

也。釋部、佛經也。覈、考也。玄玄、玄之又玄也。道流、謂老子也。務光何足比、涓子不能儔。務光、夏時人。湯得天下、已而讓光。光不受而逃。涓子、齊人也。好餌朮、隱于宕山。○以上寫題初志如此。是前一截人。及其鳴騶入谷、鶴書赴隴。鳴騶、載詔書車馬也。鶴書、即詔書。在漢謂之尺一簡。髣髴鶴頭、故有其稱。形馳魄散、志變神動。爾乃眉軒席次、袂聳筵上。焚芰忌、製而裂荷衣、抗塵容而走俗狀。軒、舉也。舉眉、謂喜也。次、側也。袂、衣袖也。袂聳、謂舉臂也。芰製荷衣、隱者之服。言製芰荷以爲衣、互文也。今皆焚裂之。抗、舉也。走、騁也。風雲悽其帶憤、石泉咽煙聲、而下愴。望林巒而有失、顧草木而如喪。悽愴憤咽、皆怨怒貌。言此等雖無情、見山人去、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。至其紐金章、綰墨綬、跨屬城之雄、冠去聲、百里之首。張英風於海甸、馳妙譽於浙右。紐、繫也。綰、貫也。金章、銅章也。銅章墨綬、縣令之章飾也。跨、越也。管州之城爲屬城縣、大率百里、言越衆城而爲縣宰之稱首也。英風妙譽、皆美聲也。海甸、浙右、所理邑近海、而在浙江之右也。道帙長擯、法筵久埋。敲扑諠囂犯其慮、牒訴倥孔、傯總、裝其懷。帙、書衣也。擯、棄也。法筵、講席也。埋、藏也。敲扑、謂打人聲也。牒、文牒也。訴、告也。倥傯、繁偪貌。言道書講席、永棄埋而聽訟也。訴琴歌既斷、酒賦無續。常綢繆於結課、每紛綸於折獄。琴歌酒賦、皆逸人之務。今已斷絕無續也。綢繆、親近也。結課、考第也。紛綸、衆多貌。籠張趙於

往圖、架卓魯於前錄。希蹤三輔豪、馳聲九州牧。漢張敞趙廣漢俱爲京兆尹、有名望。魯恭卓茂、咸善爲令。籠、架、謂包舉也。三輔、謂京兆尹、左馮翊右扶風。希蹤、希倣賢豪蹤跡也。牧、九州牧長。馳聲、謂皆得聞其聲名也。○以上寫顒纖志如此。是後一截人。使其高霞孤映、明月獨舉。青松落蔭、白雲誰侶。磵澗、戶摧絕無與歸、石逕荒涼徒延佇。言霞月徒舉映、無人賞玩。松蔭零落、白雲無與爲偶。磵、水磵也。摧、絕、破壞也。荒涼、蕪穢也。延佇、遠望也。言不復更歸、徒爲延望也。至於還飆標、入幕、寫霧出楹。蕙帳空兮夜鶴怨、山人去兮曉猿驚。飆、風也。寫、吐也。楹、柱也。蕙、香草、山人葺以爲帳。因山言之、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。昔聞投簪逸海岸、今見解蘭縛塵纓。投簪、謂疏廣也。投、棄也。漢疏廣、棄官而歸東海。幽人佩蘭、故云解蘭。縛、繫也。塵纓、世事也。於是南嶽獻嘲、爪平聲。北隴騰笑。列壑爭譏、攢峯竦誚。慨遊子之我欺、悲無人以赴弔。南嶽、謂南山也。嘲、調也。隴、亦山也。騰、起也。攢、簇聚也。竦、上也。誚、譏也。言皆譏笑此山、初容此人也。遊子、謂顒也。弔、問也。言山爲顒所欺、而無人來問也。故其林慚無盡、澗愧不歇。秋桂遺風、春蘿擺月。騁西山之逸議、馳東皐之素謁。蘿、女蘿也。施于松柏。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、今既無人、故遺擺之。西山、謂首陽山。逸議、隱逸之議也。皐、澤也。素謁、謂以情素相告也。馳騁、宣布也。謂宣布于人、使盡知之也。○以上言其遺羞山靈、所以醜之也。今又

促裝下邑、浪栧（異、）上京。雖情投於魏闕、或假步於山扃。（駉、○下邑、謂海鹽也。浪、鼓也。栧、楫也。上京、建康也。言海鹽秩滿、催促行裝、駕舟赴京、以遷官也。魏闕、朝廷也。扃、山門也。言顒情實在朝廷、而又欲假跡再遊北山也。）豈可使芳杜厚顏、薜（備、）荔（例、）蒙恥。碧嶺再辱、丹崖重滓。（子、）塵游躅（逐、）於蕙路、汙淥（六、）池以洗耳。（芳、杜、薜、荔、皆香草。躅、蹤跡也。淥、水清也。言豈可使芳草懷愧恥以相見、崖嶺再被滓穢。更以俗塵點我蕙草之路、汙濁我洗耳之池乎。）宜扃岫幌（恍、）、掩雲關、斂輕霧、藏鳴湍。（脫平聲、）截來轅於谷口、杜妄轡於郊端。（扃、閉也。岫幌、山窗也。雲關、謂以雲爲關鍵也。斂藏霧湍、使無見聞也。來轅妄轡、謂顒之車乘也。谷口郊端、山之外也。恐其親近、故截斷杜絕之。）於是叢條瞋（嗔、）膽、疊穎怒魄。或飛柯以折輪、乍低枝而掃迹。請迴俗士駕、爲君謝逋客。（條、木枝也。穎、草穗也。言條穗瞋怒、而擊折顒之車輪、掃去其迹也。俗士逋客、謂顒也。謝、絕。逋、逃也。○以上言其不許再至、所以絕之也。）

（假山靈作檄、設想已奇。而篇中無語不新、有字必雋。層層敲入、愈入愈精。真覺泉石蒙羞、林巒增穢。讀之令人賞心留盼、不能已也。）

諫太宗十思疏

魏徵

臣聞求木之長（掌、）者、必固其根本。欲流之遠者、必浚其泉源。（浚、深也。○三句起下一句。）

思國之安者、必積其德義。伏一思字、此句是一篇主意。源不深而望流之遠、根不固而求木之長、德不厚而思國之安、又伏一思字。臣雖下愚、知其不可、而況於明哲乎。便作跌宕、文極有致。人君當神器之重、居域中之大、神器、帝位也。不念居安思危、又伏一思字。戒奢以儉、斯亦伐根以求木茂、塞源而欲流長也。反繳足上文。凡昔元首、承天景命。元首、君也。景、明也。善始者實繁、克終者蓋寡。上疏本意專爲此。豈取之易、守之難乎。頓挫。蓋在殷憂、始。必竭誠以待下。既得志、終。則縱情以傲物。人情大抵如此。竭誠、則吳越爲一體。傲物、則骨肉爲行路。雖董之以嚴刑、振之以威怒。董、督也。○督正與德義相反。終苟免而不懷仁、貌恭而不心服。苟免、謂苟免刑罰。○畏威而不懷德、國何以安。怨不在大、可畏惟人。載舟覆舟、所宜深愼。民猶水也、水可載舟、亦可覆舟、可畏之甚也。○從上居安思危句、反覆開諭、逼出十思。誠能見可欲、則思知足以自戒。將有作、則思知止以安人。念高危、則思謙沖而自牧。牧、養也。易曰、謙謙君子、卑以自牧也。懼滿盈、則思江海下百川。老子曰、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、以其善下

之、則滿而不溢。樂盤遊、則思三驅以爲度。易曰、王用三驅、謂天子不合圍、開一面之網也。憂懈怠、則思愼始而敬終。慮壅蔽、則思虛心以納下。懼讒邪、則思正身以黜惡。恩所加、則思無因喜以謬賞。罰所及、則思無以怒而濫刑。以上十思、所謂積其德義者以此。總此十思、宏茲九得。思則十有九得。簡能而任之、擇善而從之。思盡于己、力因乎人。則智者盡其謀、勇者竭其力、仁者播其惠、信者效其忠。懷仁必服。文武並用、垂拱而治。何必勞神苦思、代百司之職役哉。善于用思、然後可以無思、妙。

通篇只重一思字、却要從德義上看出。世主何嘗不勞神苦思、但所思不在德義、則反不如不用思者之爲得也。魏公十思之論、剴切深厚、可與三代謨誥並傳。

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曌音照

駱賓王

僞臨朝武氏者、武則天、名曌。太宗時、召入爲才人。高宗爲太子、入侍、悅之。太宗崩、高宗卽位。武氏爲尼、引納後宮、拜爲昭儀。尋廢王皇后、立武氏爲皇后。政事皆決焉。高宗崩、中宗卽位。武氏臨朝、廢中宗爲廬陵王。性非和順、本性不良。地實寒微。出身微賤。昔充太宗下陳、下陳、下列也。謂爲才人。嘗以更衣入侍。嘗以更衣之便得幸。洎忌乎晚節、穢亂春宮。洎、及也。晚節、晚年

也。穢亂、言其淫也。潛隱先帝之私、陰圖後房之嬖。削髮爲尼、掩其爲太宗才人之跡、以圖高宗後宮之嬖幸。入門見嫉、蛾眉不肯讓人。掩袖工讒、狐媚偏能惑主。入宮便懷嫉妒、而舒展蛾眉、不肯讓人。巧于用讒、王皇后爲其所害。是其狐媚之才、偏能惑高宗之聽。踐元后於翬揮、翟、翬翟、雉羽也。雉之交有時、守死而不犯分、婦德所宜。故后之車服、皆畫翬翟之形。王皇后廢、武氏踐元后之位。陷吾君於聚麀。攸、○吾君、謂高宗也。聚、猶共也。獸之牝者曰麀。曲禮、夫惟禽獸無禮、故父子聚麀。加以虺毀、蜴亦、爲心、豺狼成性。虺蜴、毒蟲也。近狎邪僻、殘害忠良。邪僻、指李義府、許敬宗等。忠良、指褚遂良、長孫無忌等。殺姊屠兄、弒君鴆朕去聲、母。姊、韓國夫人。兄、惟良。君母未聞。鴆、毒鳥、以其毛瀝酒、飲之則殺人。人神之所同嫉、天地之所不容。猶復包藏禍心、窺竊神器。神器、帝位也。君之愛子、幽之於別宮。賊之宗盟、委之以重任。中宗、君之愛子、廢爲廬陵王、而幽之于別所。諸武用事、悉委之以重任。○以上數武氏之罪。嗚呼、霍子孟之不作、朱虛侯之已亡。霍子孟、霍光也、輔幼主以存漢。朱虛侯、劉章也、誅諸呂以安劉。○二句隱然譏責朝臣。鷰同燕、啄皇孫、知漢祚之將盡。漢成帝后趙飛燕、于後宮有子者皆殺之。故有鷰啄皇孫之謠。龍漦時、帝后、識夏庭之遽衰。漦、龍所吐涎沫、龍之精氣也。夏后藏龍漦于庭、傳及殷周、莫之發。厲王之末、發而觀之。漦流于庭、入于王府。府之童女遭之、而生女、怪棄于市、因入于褒。周幽

王伐褒、褒人獻之、卽褒姒也。幽王嬖之、遂至亡國。是周之衰亂、于夏庭而已伏之矣。○四句言唐不久將滅。敬業皇唐舊臣、公侯冢子。敬業、唐大臣徐世勣之孫也。勣、賜姓李。奉先君之成業、荷本朝之厚恩。宋微子之興悲、良有以也。微子過殷故墟、悲之、作麥秀之歌。一云箕子所作。袁君山之流涕、豈徒然哉。漢袁安、以外戚專權、言及國事、每暗嗚流涕。

是用氣憤風雲、志安社稷。因天下之失望、順宇內之推心。爰舉義旗、以清妖孼。以上述興師之故。南連百越、北盡山河。鐵騎成羣、玉軸相接。以言乎馬、則鐵騎萬千以成羣。以言乎車、則玉軸遠近以相接。海陵紅粟、倉儲之積靡窮。粟多。江浦黃旗、匡復之功何遠。兵衆。班聲動而北風起、劍氣沖而南斗平。班馬之聲動、而凜然若北風起。懸劍之氣沖、而煥然若南斗平。喑蔭、嗚去聲、則山岳崩頹、叱咤嗏去聲則風雲變色。喑嗚、懷怒氣。叱咤、發怒聲。以此制敵、何敵不摧。以此圖功、何功不克。以上寫兵威之盛。

公等或居漢地、異姓。或叶協周親。同姓。或膺重寄於話言、分封于外。或受顧命於宣室。受託于朝。○二句合同異姓。言猶在耳、忠豈忘心。一抔裒、之土未乾、干、六尺之孤何託。一掬曰抔。土、指墳墓也。土未乾、謂高宗葬未久也。六尺孤、指中宗言。倘能

轉禍爲福、（轉武氏之禍而爲福。）送往事居。（往、謂高宗。居、謂中宗。）共立勤王之勳、（事居。）無廢大君之命。（送往。）凡諸爵賞、同指山河。（爵賞有功、共指山河以爲信。）若其眷戀窮城、徘徊歧路。（謂進退不果、徘徊于兩歧之間。）坐昧先幾之兆、必貽後至之誅。（禹致羣臣于會稽、防風氏後至、禹戮之。○以上勵共事之人。）請看今日之域中、竟是誰家之天下。（試觀今日之域中、畢竟是誰家之天下、言將來必歸唐也。○結語陗勁。）

（起寫武氏之罪不容誅、次寫起兵之事不可緩、末則示之以大義、動之以刑賞。雄文勁采、足以壯軍聲、而作義勇、宜則天見檄而歎其才也。）

滕王閣序　王勃

南昌故郡、洪都新府。（江西、南昌府、號爲洪都。）星分翼軫、（翼軫、二星、在楚之分野。）地接衡廬。（衡山峙立于西南、廬山近聯于北境。）襟三江而帶五湖、（三江、荊江在荊州、淞江在蘇州、浙江在杭州。此據其上、如衣之襟焉。五湖、太湖在蘇州、鄱陽湖在饒州、青草湖在岳州、丹陽湖在潤州、洞庭湖在鄂州。此據其中、如帶之束焉。）控蠻荊而引甌越。（荊楚本南蠻之區、此則控扼之。閩越連東甌之境、此則接引之。○首敘地形之雄。）物華天寶、（物之光華、乃天之寶。）龍光射牛斗之墟。（豐城有二劍、曰干將、曰莫邪。其龍文光彩、直上射牛斗。）人傑地靈、（人之英傑、由地之靈。）徐孺下陳蕃之榻。（徐穉、字孺子、洪州高士也。陳蕃爲豫章太守、特設一榻以待之。○次序人物之異。）雄州霧列、

雄州、謂大郡。如霧之浮列于上。○承星分四句。俊彩星馳。俊彩、謂人物、如星之奔馳于前。○承物華四句。臺隍枕去聲、夷夏之交、臺、亭臺。隍、城下。以首据物曰枕。夷、謂正南荊楚之地。夏、謂東南揚州之域。○再承星分四句。賓主盡東南之美。時宴于此閣之賓主、盡東南人物之美。○再承物華四句、隨起下文。都督閻公之雅望、棨戟遙臨。時閻伯嶼爲洪州牧、即都督也。棨戟、有衣之戟。遙遠而臨于洪州。○主。宇文新州之懿範、襜詔平聲、帷暫駐。宇文鈞、新除澧州牧、道經于此。襜帷、坐車馬者。蔽前曰襜、在旁曰帷。○賓。蓋十旬休暇、勝友如雲。以賓主交歡日久言。千里逢迎、高朋滿座。以賓朋來自遠方言。騰蛟起鳳、孟學士之詞宗。紫電清霜、王將軍之武庫。蛟氣之騰、光焰奪目。鳳毛之起、文彩耀空。喻才華也。詞宗、謂詞章之宗。光輝之發閃、如紫電。浩氣之凝凜、若清霜。喻節操也。武庫、言無所不有。孟學士、王將軍、是會中顯客。家君作宰、路出名區。童子何知、躬逢勝餞。勃父名福、時爲交阯令。勃往省焉、道經洪州。童子、勃自稱。○此段述賓主之美。時維九月、序屬三秋。潦水盡而寒潭清、煙光凝而暮山紫。只二句、已寫盡九月之景。儼驂騑於上路、儼、望也。驂騑、馬行不止也。行馬于道路之上、謂賓客所來之途也。訪風景於崇阿。崇阿、高陵也。采訪風景于高陵、謂沿途攬勝也。臨帝子之長洲、帝子、謂滕王也。建閣長洲之上。臨、謂至其所也。得仙人之舊館。仙人舊館、稱滕王閣也。得、謂登其上也。○此段敘到閣之由。層巒聳翠、上出

重霄。閣之當山、但見層疊峯巒、翠色上出于重重霄漢之上。聳其飛閣流丹、下臨無地。閣之映水、影若流丹、飛舞莫定、下臨于江上無地之處。鶴汀廳、鳧渚、窮島嶼序、之縈迴。汀、水際平地。渚、小洲也。海中山曰島。山在水曰嶼。鶴聚于汀、鳧宿于渚、已窮盡水中島嶼縈曲迴環之處。桂殿蘭宮、列岡巒之體勢。江神祠宇、以桂爲殿庭、以蘭爲宮闕。前後分列、如岡巒之體勢。○此段言閣在山水之閒、乃近景也。披繡闥、俯雕甍。萌、○披、開也。門屏曰闥、屋棟曰甍。山原曠其盈視、山原之深曠者、足以極吾之所視。川澤盱吁、其駭矚。竹、○盱、張目也。矚、視之甚也。川澤如目之張、而有以駭吾之所矚。閭閻撲地、鐘鳴鼎食之家。閭閻、里中門也。撲地、謂排列于地也。鳴鐘列鼎而食、盡大家也。舸歌、艦咸上聲、迷津、青雀黃龍之軸。舸、大船。艦、戰船。迷塞水津、皆彩畫青雀黃龍于船軸之上。虹銷雨霽、彩徹雲衢。虹氣已銷、雨開新霽、光彩映徹于雲衢之閒。而落霞與孤鶩務、齊飛、秋水共長天一色。落霞自天而下、孤鶩自下而上、故曰齊飛。秋水碧而連天、長天空而映水、故曰一色。○警句。自使伯嶼心服。漁舟唱晚、響窮彭蠡之濱。、雁陣驚寒、聲斷衡陽之浦。彭蠡、鄱陽湖也。衡陽、衡山之南有回雁峯、雁不過此。漁唱不到、彭蠡不窮、雁聲不到、衡陽不斷、總言其極多耳。○此段言閣極山水之外、乃遠景也。遙吟俯暢、逸興遄飛。遄、速也。爽籟賴、發而清風生、凡孔竅機括皆曰籟。秋晚之爽氣、發于萬籟之鳴、故清風颯颯而生。纖歌凝而白雲遏。纖、細也。女樂之細歌。凝止于侍宴之側、

而白雲爲之遏留。睢園綠竹、氣淩彭澤之樽。意其用淇澳綠竹事、以嘉有德。陶淵明爲彭澤令、嘗置酒召客。此美座中之有德而善飲者。鄴水朱華、光照臨川之筆。鄴、曹魏所與之地。曹植詩、朱華冒綠池。臨川、今撫州。王羲之善書、嘗爲臨川內史。此美座中之有文而善書者。四美具、良辰、美景、賞心、樂事。二難并。賢主、嘉賓。○此段敘宴會之人、歌飲文詞、無所不妙。窮睇眄於中天、睇、小視。眄、邪視。窮、極觀覽于中天之際。○起天高地迥句。極娛遊於暇日。極盡娛樂嬉遊于閒暇之日。○起興盡悲來句。天高地迥、覺宇宙之無窮。迥、寥遠也。○二句收拾上文勝景。興盡悲來、識盈虛之有數。二句引起下文命運。望長安於日下、指吳會於雲閒。望天子長安之處于日下、指蘇州吳會之在于雲閒。地勢極而南溟深、天柱高而北辰遠。地缺東南、勢極于南、而南溟最深。天傾西北、柱高于北、而北辰亦遠。○四句起關山四句。關山難越、誰悲失路之人。萍水相逢、盡是他鄉之客。失路、喻不得志也。萍、浮生水上、隨風漂流。故人稱邂逅相遇、曰萍水相逢。○四句言在會者、多屬他鄉失志之人、能不感慨係之。下乃承此意細寫之。懷帝閽而不見、奉宣室以何年。懷思君門、而不可得見。欲如賈誼奉宣室之問、不知又在何年。嗚呼、時運不齊、命途多舛。馮唐易老、馮唐、漢人、白首爲郎。文帝輦過郎署、與論將帥、拜爲車騎都尉。李廣難封、漢李廣、武帝時爲右北平太守、匈奴號爲飛虎將軍。以數奇、不得封侯。屈賈誼於長沙、非無聖主。絳灌屈賈誼、謫爲

長沙王太傅。非無漢文帝之聖主。竄梁鴻於海曲、豈乏明時。佞臣毀梁鴻、逐之于北海。豈無魏武帝之明時。○此段言懷才而際時者、皆失志如此。後之悲失志者、亦可因之以自慰。所賴君子安貧、達人知命。老當益壯、寧知白首之心。窮且益堅、不墜青雲之志。酌貪泉而覺爽、處涸轍以猶懽。廣州一水、謂之貪泉。飲此水者、廉士亦貪。吳隱之詩、試使夷齊飲、終當不易心。身當困窮、如魚處涸轍之內、而猶懽悅。北海雖賒、奢、扶搖可接。賒、遠也。扶搖、風勢也。莊子、北海有魚、其名爲鯤。化而爲鵬、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東隅已逝、桑榆非晚。東隅、日出處。桑榆、謂晚也。漢光武勞馮異詔、始雖垂翅回溪、終能奮翼黽池。可謂失之東隅、收之桑榆。孟嘗高潔、空懷報國之心。孟嘗、字伯周、漢順帝時、爲合浦太守。性行高潔、不見陞擢、故云空懷。阮籍猖狂、豈效窮途之哭。晉、阮籍、率意獨駕、車迹所窮、輒痛哭而返。是猖狂也、吾輩豈可效之。○此段言士雖遭時命之窮、正當因之以自勵。

勃、三尺微命、一介書生。方說到自己。無路請纓、等終軍之弱冠。去聲、○曲禮二十日弱冠。南越與漢和親、終軍年二十餘、自願受長纓、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。勃謂無路請纓于朝、比終軍弱冠之年。有懷投筆、慕宗愨之長風。漢班超、嘗爲人書記、意不屑、投筆有封侯萬里之志。宋宗愨、叔父問所志、愨曰、願乘長風破萬里浪。後果爲將軍。勃謂有志于投筆、景慕宗愨破浪之長風。○自負不凡。舍簪笏於百齡、奉晨昏於萬里。舍去簪笏、于百年富貴之途。奉父晨昏定省之禮、于萬里之外、言往交阯省父。非謝家之寶樹、

謝玄爲叔父安所器。曰、子弟亦何預人事、而欲使其佳。玄曰、如芝蘭玉樹、欲使生于庭階耳。接孟氏之芳鄰。孟母三遷、爲子擇鄰。言己幸與諸賢相接。他日趨庭、叨陪鯉對。異日到交阯侍受父教、叨陪孔鯉趨庭之對。今晨捧袂、喜托龍門。漢李膺以聲名自高、士有被其容接者、名爲登龍門。勃謂今日捧袂而進、喜托姓名于閻公之門、亦若龍門也。楊意不逢、撫凌雲而自惜。楊得意曾薦司馬相如、後相如遂顯。勃言不逢楊得意之薦、但誦相如凌雲之賦、而自惜其不遇耳。鍾期既遇、奏流水以何慚。伯牙鼓琴、志在流水。鍾子期曰、洋洋若江河。勃謂既遇閻公之知音、即呈所爲文、又何愧焉。○此段自敍以省父過此、得與宴會、不敢辭作序之意。嗚呼、勝地不常、盛筵難再。蘭亭已矣、蘭亭、王羲之宴集之地、今已往矣。梓澤坵墟。梓澤、石崇金谷園。今已荒廢而爲坵墟。臨別贈言、幸承恩於偉餞。序係勃作、故曰臨別贈言。既承閻公之恩于偉餞矣。登高作賦、是所望於羣公。登高閣而作賦、勃誠不能、是有望于在會之羣公也。○勃居末座、而僭作序、故以遜詞作結。得體。敢竭鄙誠、恭疏短引。結作序。一言均賦、四韻俱成。勃先申一言、以均此意而賦之。而八句四韻俱成矣。○起作詩。滕王高閣臨江渚、閣聳而依江。佩玉鳴鸞罷歌舞。宴罷而佩玉鳴鸞之歌舞亦罷。畫棟朝飛南浦雲、朝看畫棟、儼若飛南浦之雲。朱簾暮捲西山雨。暮收朱簾、宛若捲西山之雨。閒雲潭影日悠悠、雲映深潭、日悠悠而自在。物換星移幾度秋。物象之改換、星宿之推移。此閣至今、凡幾度秋。閣中帝子

今何在、傷今思古。檻外長江空自流。傷其物是而人非也。○序詞藻麗、詩意淡遠、非是詩不能稱是序。

唐高祖子元嬰、爲洪州刺史、建此閣。後封滕王、故曰滕王閣。咸淳二年、閻伯嶼爲洪州牧、重修。九月九日、宴賓僚于閣。欲誇其婿吳子章才、令宿構序。時王勃省父、次馬當、去南昌七百里。夢水神告曰、助風一帆。達旦、遂抵南昌與宴。閻請衆賓序、至勃、不辭。閻恚甚、密令吏、得句卽報。至落霞二句、歎曰、此天才也。想其當日對客揮毫、珍詞繡句、層見疊出、洵是奇才。

與韓荊州書

李白

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、生不用封萬戶侯、但願一識韓荊州。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。韓朝宗當玄宗時、爲荊州刺史、人皆景慕之。故太白上書以自薦。○欲贊韓荊州、却借天下談士之言、排宕而出之、便與諛美者異。豈不以周公之風、躬吐握之事。周公一沐三握髮、一飯三吐哺、起以待士。使海內豪俊、奔走而歸之。一登龍門、則聲價十倍。漢李膺以聲名自高、士有被其容接者、謂之登龍門。所以龍蟠鳳逸之士、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。龍蟠鳳逸、謂士之俊秀者。皆欲奉謁荊州、收美名、定聲價也。○此段敍荊州平日能得士。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、寒賤而忽之。則三千之中有毛遂、使白得穎脫而出、卽其人焉。

平原君食客三千。毛遂、平原君客也。穎、錐柄。平原君謂毛遂曰、夫士之處世、譬若錐處囊中、其末立見。毛遂曰、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。使遂早得處囊中、乃穎脫而出、非特其末見而已。○借毛遂落到自己。言己在羣士中、爲尤異者。起下自敍。白、隴西布衣、流落楚漢。十五好劍術、徧干諸侯。三十成文章、歷抵卿相。干、犯也。抵、觸也。雖長不滿七尺、而心雄萬夫。身雖小而志實大。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。氣義見許于王公大人。此疇曩心跡、安敢不盡於君侯哉。此平昔所懷、安敢不盡告于荊州。○此段敍自己平日能見重于諸侯卿相。起下願識荊州。君侯制作侔神明、德行動天地。筆參造化、學究天人。頌荊州四句。幸願開張心顏、不以長揖見拒。凡士人見公卿、長揖不拜。必若接之以高宴、縱之以清談。請日試萬言、倚馬可待。桓溫北征鮮卑、命袁宏倚馬作露布文、手不輟筆、俄成七紙。絕妙。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、人物之權衡。司文章之命脈、察人物之重輕。一經品題、便作佳士。應上一登龍門二句。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、不使白揚眉吐氣、激昂青雲耶。言使己得見所長于荊州之前、猶致身于青雲之上。故曰激昂青雲。○此段正寫己願識荊州、卻絕不作一分寒乞態、殊覺豪氣逼人。昔王子師東漢人。爲豫州、未下車、即辟荀慈明、即荀爽。既下車、又辟孔文舉。即孔融。山濤晉人。作

冀州、甄真、拔三十餘人、或爲侍中尚書、先代所美。子師、山濤、皆能接引後進。爲先代人之所稱美。○前人已有其事。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、入爲祕書郎。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欣、許瑩之徒、或以才名見知、或以清白見賞。白每觀其銜恩撫躬、忠義奮發。荊州能接引後進、爲當時人之所鼓舞。○荊州亦有其事。白以此感激、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、所以不歸他人、而願委身國士。委、託也。國士、謂荊州。言其才德爲當今第一人、所謂國士無雙也。倘急難有用、敢效微軀。亦當奮發其忠義、以報國士知遇之恩。○此段譽荊州有薦人之美、所以動其薦己之心。且人非堯舜、誰能盡善。白謨猷籌畫、安能自矜。不敢強己所短。至於制作、積成卷軸。則欲塵穢視聽。正欲獻己所長。恐雕蟲小技、不合大人。雕蟲技、謂作詩賦之類。若賜觀芻蕘、請給紙筆、兼之書人、然後退掃閑軒、繕寫呈上。既以文自薦、却又不即自獻其文。先請給紙筆書人、何等身分。庶青萍結綠、長價於薛卞之門。青萍、劍名。結綠、玉名。薛燭善相劍、卞和善識玉。○仍拈價字作結、關應甚緊。幸推下流、大開獎飾、唯君侯圖之。

本是欲以文章求知于荊州、却先將荊州人品、極力擡高、以見國士之出不偶、知己之遇當急。至于自述處、文氣騷逸、詞調豪雄、到底不作寒酸求乞態。自是青蓮本色。

春夜宴桃李園序

李白

夫天地者、萬物之逆旅。（逆旅、客舍也。）光陰者、百代之過客。而浮生若夢、爲懽幾何。古人秉燭夜遊、良有以也。（古詩云、晝短苦夜長、何不秉燭遊。○點夜字。）況陽春召我以煙景、大塊假我以文章。（煙景、春景也。大塊、天地也。春景、皆天地之文章。○點春字。）（觸目）會桃李之芳園、序天倫之樂事。（時園中桃李盛開、太白與諸兄弟、共宴于其中。○是設宴本意。）羣季俊秀、皆爲惠連。（羣季、謂諸弟也。謝靈運之弟曰惠連。○美諸弟之才。）吾人詠歌、獨慚康樂。（謝靈運封康樂侯。○謙自己之拙。）幽賞未已、高談轉清。開瓊筵以坐花、飛羽觴而醉月。（四句、確是春夜宴桃李園。）不有佳作、何伸雅懷。如詩不成、罰依金谷酒數。（石崇宴客于金谷園、賦詩不成者、罰三觴。○末數語、寫一觴一咏之樂、與世俗浪遊者迥別。）

（發端數語、已見瀟灑風塵之外。而轉落層次、語無泛設、幽懷逸趣、辭短韻長。讀之增人許多情思。）

弔古戰場文

李華

浩浩乎平沙無垠、（銀）敻（炯）、不見人。（垠、崖際也。敻、遠也。言邊塞之間、浩浩乎皆平沙無崖、又遠不見人。）河水縈帶、羣山糾紛。（縈帶、縈繞如帶也。糾紛、亂也。言舉目惟有山水也。）黯（雜）兮慘悴、風悲日曛。（黯、深慘色。曛、無光也。）蓬斷草枯、凜若霜晨。（蓬草盡枯斷、終日如霜落之晨。）鳥飛不下、獸鋌（挺）亡羣。（鋌、疾走貌。○先將空場寫出愁慘氣象。）亭長告余曰、此古戰場也、常覆（福）三軍。往往鬼哭、天陰則聞。（述亭長言、倍加愁慘。常覆三軍四字、是一篇之綱。）傷心哉、秦歟漢歟、將近代歟。（總弔一筆、只用傷心哉三字、便愁慘無極。）吾聞夫齊魏徭戍、荊韓召募。（徭、役也。戍、守邊卒也。召募、以財招兵也。）萬里奔走、連年暴（僕）露。（奔走既遙、暴露又久。）沙草晨牧、河冰夜渡。（晨則牧馬、夜則渡河。）地闊天長、不知歸路。寄身鋒刃、腷（闢）臆誰訴。（腷臆、意不泄也。○此是寫三軍初合未覆時、就秦漢之先說起。）秦漢而還、多事四夷。中州耗斁（妒）、無世無之。（耗、損也。斁、敗也。○總言秦漢以來、事戰場之苦。）古稱戎夏、不抗王師。（自古天子以文教安天下、外戎中夏、不敢抗拒王者之師、以王師用正也。）文教失宣、武臣用奇。（不用正而用奇。）奇兵有異於仁義、王道迂闊而莫爲。（因此多殺傷之慘。）嗚呼噫嘻、吾想夫北風振漠、胡兵伺便。（漠、沙漠之地。伺、偵候也。北風振漠之時、邊防

易于疎虞、敵兵常伏、而伺察其便。主將驕敵、期門受戰。期門、軍衛之門。主將輕敵、遂臨期門以受戰。野豎旄旗、川迴組練。組、組甲。漆甲成組文。練、練袍。皆戰備也。法重心駭、威尊命賤。八字、尤極酸楚。利鏃穿骨、驚沙入面。主客相搏、山川震眩。主客合圍而相擊、則金鼓互喧、山川亦爲之震眩。聲析江河、勢崩雷電。析、分也。聲之震也、足以分江河。勢之崩也、不異于雷電。○此是寫初戰未覆時。至若窮陰凝閉、凜冽海隅。凜冽、寒氣嚴也。積雪沒脛、形去聲。堅冰在鬚。鷙鳥休巢、征馬踟池、躕。休巢、休于巢中不出也。踟躕、行不進貌。言皆畏寒也。繒情、纊曠、無溫、墮指裂膚。繒、帛也。纊、綿也。當此苦寒、天假強胡。憑陵殺氣、以相剪屠。加寫苦寒、更自淒慘。徑截輜重、橫攻士卒。輜重、載衣物車。都尉新降、將軍覆沒。屍填巨港講、之岸、血滿長城之窟。坤入聲、窟、孔穴也。○無貴無賤、同爲枯骨。可勝升、言哉。此是寫三軍正覆時。鼓衰兮力盡、矢竭兮絃絕。白刃交兮寶刀折、兩軍蹙兮生死決。蹙、迫也。降矣哉、終身夷狄。戰矣哉、骨暴沙礫。力、○礫、小石。○此重寫三軍欲覆未覆時。鳥無聲兮山寂寂、夜正長兮風淅淅。昔、○淅淅、聲肅也。魂魄結兮天沉沉、沉沉、昏暗也。

鬼神聚兮雲冪冪。（密、○冪冪、陰慘也。）日光寒兮草短、月色苦兮霜白。傷心慘目、有如是耶。（此則寫三軍已覆之後也。）吾聞之、牧用趙卒、大破林胡。開地千里、遁逃匈奴。（李牧、趙良將。○歎趙。）漢傾天下、財殫力痡、（鋪、）任人而已、其在多乎。（痡、病也。漢雖傾動天下、而財盡力病、因思守邊之將、在得人、不在多也。○怨漢。）周逐獫（險、）狁、（允、）北至太原。既城朔方、全師而還。（旋、）飲至策勳、和樂且閑。穆穆棣棣、君臣之間。（獫狁、北狄也。朔方、北荒之地。飲至、歸而告至于廟而飲也。穆穆、幽深和敬之貌。棣棣、威儀閑習之貌。○歎周。）秦起長城、竟海為關。荼毒生靈、萬里朱殷。（煙、○殷、赤黑色。朱、血色。血色久則殷。○怨秦。）漢擊匈奴、雖得陰山。枕骸徧野、功不補患。（怨漢。○看他疊疊只怨秦漢、近代不言可知。）蒼蒼蒸民、（蒼蒼、天也。蒸、衆也。言天生衆民。）誰無父母、提攜捧負、畏其不壽。誰無兄弟、如足如手。誰無夫婦、如賓如友。生也何恩、殺之何咎。（死于戰者、有何罪。）其存其沒、家莫聞知。（父母兄弟妻子、不得而知。）人或有言、將信將疑。悁悁（淵、）心目、寢寐見之。（悁悁、憂怨也。）布奠傾觴、哭望天涯。（夷、○布奠而哭望、不知其死所也。）天地為愁、

草木淒悲。弔祭不至、精魂何依。又從家中寫出酸楚。必有凶年、人其流離。老子云、大軍之後、必有凶年。不但死者可傷、生者亦可慮也。嗚呼噫嘻、時耶命耶、從古如斯。總結秦漢近代。爲之奈何、守狩、在四夷。雖有宣文教、施仁義以行王道、使戎夏爲一、而四夷各爲天子守土、則無事于戰矣。○結出一篇主意。

通篇只是極寫亭長口中、常覆三軍一語。所以常覆三軍、因多事四夷故也。遂將秦漢至近代、上下數千百年、反反覆覆、寫得愁慘悲哀、不堪再誦。

陋室銘

劉禹錫

山不在高、有仙則名。水不在深、有龍則靈。以山水引起陋室。斯是陋室、惟吾德馨。有吾德之馨香、可以忘室之陋。苔痕上階綠、草色入簾青。室中景。談笑有鴻儒、往來無白丁。室中人。可以調素琴、閱金經。無絲竹之亂耳、無案牘之勞形。室中事。南陽諸葛廬、西蜀子雲亭。孔明居南陽草廬。子雲居西蜀、有玄亭。○引證陋室。孔子云、何陋之有。應德馨結。

陋室之可銘、在德之馨、不在室之陋也。惟有德者居之、則陋室之中、觸目皆成佳趣。末以何陋結之、饒有逸韻。

阿房宮賦

杜牧

六王畢、四海一。蜀山兀、阿房出。（燕、趙、韓、魏、齊、楚滅而海內一統。蜀山木盡、而阿房始成。○起四語、只十二字。便將始皇混一已後、縱心溢志寫盡。真突兀可喜。）覆壓三百餘里、（廣。）隔離天日。（僅與天日相隔離。○高。）驪山北構而西折、直走咸陽。（驪山在北、咸陽在西。自驪山北結屋、曲折而至西、直赴咸陽殿爲大宮。）二川溶溶、流入宮牆。（二川、渭川、樊川也。溶溶、安流也。○此段總寫其大、下乃細寫之。）五步一樓、十步一閣。廊腰縵迴、簷牙高啄。（廊腰曲折、如縵繒之迴環。簷牙尖聳、如禽獸之高啄。）各抱地勢、鉤心鬭角。（或樓或閣、各因地勢而環抱其間。屋心聚處如鉤、屋角相湊若鬭。）盤盤焉、囷囷（屈平聲、）焉、蜂房水渦、（窩、）矗（觸、）不知其幾千萬落。（盤盤、周迴也。囷囷、屈曲也。遠望天井、如蜂之房。水溜天井中爲窩、卽瓦溝也。矗、高起貌。落、簷滴也。○此段寫宮中樓閣之多。）長橋臥波、未雲何龍。（自阿房渡渭、屬之咸陽、以象天極。有長橋臥水波上、疑是爲龍。然龍必有雲、今無雲、知非龍。）複道行空、不霽何虹。（自殿下直抵南山之巔、架木爲複道、若空中行。朱碧相照、疑是爲虹、然虹必待霽、今不霽知非虹。）高低冥迷、不知西東。（言長橋複道、無從辨高低西東也。○此段寫橋梁道路之遠。）歌臺暖響、春光融融。（臨臺而歌、則響爲之暖、如春光之融和。）舞殿冷袖、風雨淒淒。（舞罷閑散、則袖爲之冷、如風雨之淒涼。）一日之內、一宮之間、而氣候不齊。（言非一日暖、一日冷、或一宮暖、一宮冷也、只一日一宮、其氣候之變如此。○此段寫宮殿歌舞之盛。）妃嬪（貧、）媵（孕、）

嬙、嬪、○自皇后而下、爲妃爲嬪。其次、則爲媵爲嬙。○六國宮妃。又王子皇孫、六國公族。辭樓下殿、辭六王之樓、下六王之殿。輦連上聲、來於秦。駕人以待曰輦。朝歌夜絃、爲秦宮人。早以聲歌、夜以絲絃、轉而爲秦皇之宮人。○六句承上寫歌舞、接下寫美人。明星熒熒、開妝鏡也。疑其星、言鏡之多。綠雲擾擾、梳曉鬟還、也。疑其雲、言鬟之多。渭流漲膩、棄脂水也。言脂之多。烟斜霧橫、焚椒蘭也。言香之多。雷霆乍驚、宮車過也。轆轆遠聽、杳不知其所之也。轆轆、車聲。言車之多、比上增一句、參差。一肌一容、盡態極妍。縵立遠視、而望幸焉。縵、寬心也。天子車駕所至曰幸。有不得見者、三十六年。始皇在位三十六年。言終其身、而不得一見也。○此段寫宮中美人之多。燕趙之收藏、韓魏之經營、齊楚之精英、收藏、經營、精英、指下金玉等言。○橫寫六國珍奇。幾世幾年、取掠其人、倚疊如山。六國歷久取掠于人、故多積如山。○豎寫六國珍奇。一旦不能有、輸來其閒。六國一旦不能自保其所有、盡輸于秦。鼎鐺撐、玉石、金塊珠礫。力、○鐺、釜屬。礫、小石。謂視鼎如鐺、玉如石、金如塊、珠如礫也。棄擲邐里、迤、以、○棄擲、言其多、不能盡庋閣于几席也。邐迤、連接也、言棄擲不止一處也。秦人視之、亦不甚惜。言不惟秦皇、卽秦民亦侈甚也。○此段寫宮中珍奇之多。嗟乎、一人之心、千萬人之心也。秦愛

紛奢、人亦念其家。人情不甚相遠。奈何取之盡錙銖、用之如泥沙。使負棟之柱、多於南畝之農夫。架梁之椽、多於機上之工女。釘頭磷磷、鄰、多於在庾之粟粒。瓦縫鳳、參差、多於周身之帛縷。直欄橫檻、多於九土之城郭。管絃嘔謳、啞、鴉、多於市人之言語。總上極寫。使天下之人、不敢言而敢怒。獨夫之心、日益驕固。獨夫、指秦皇。○寫秦止此。戍卒叫、陳涉乃戍卒、一呼而人響應。函谷舉、漢高入函谷關。楚人一炬、項羽燒秦宮室。可憐焦土。一篇無數壯麗、只以四字了之。嗚呼、滅六國者、六國也、非秦也。斷六國。族秦者、秦也、非天下也。斷秦。嗟夫、使六國各愛其人、則足以拒秦。痛惜六國。秦復愛六國之人、則遞三世、可至萬世而爲君、誰得而族滅也。秦止二世而亡。○痛惜秦。秦人不暇自哀、而後人哀之。後人哀之而不鑑之、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。言盡而意無窮。

前幅極寫阿房之瑰麗、不是羨慕其奢華、正以見驕橫斂怨之至、而民不堪命也、便伏有不愛六國之人意在。所以一炬之後、迴視向來瑰麗、亦復何有。以下因盡情痛

悼之、爲隋廣叔寶等人炯戒、尤有關治體。不若上林子虛、徒逢君之過也。

原道

韓愈

博愛之謂仁、行而宜之之謂義、由是而之焉之謂道、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下二句、俱指仁義說。○起四語、具四法。仁與義爲定名、道與德爲虛位。所謂道德云者、仁義而已。故以仁義爲定名、道德爲虛位。道德之實非虛、而道德之位則虛也。故道有君子小人、而德有凶有吉。如易言、君子道長、小人道消之類。如易言、恆其德、貞。婦人吉、夫子凶之類。此所以謂之虛位也。老子之小仁義、非毀之也、其見者小也。老子、大道廢、有仁義。見小、是老子病源。坐井而觀天、曰天小者、非天小也。井中著此數語、如落葉驚湍、大有致趣。彼以煦煦爲仁、孑孑爲義、其小之也則宜。煦煦、小惠貌。孑孑、孤立貌。老子錯認仁義、故以爲小。其所謂道、道其所道、非吾所謂道也。其所謂德、德其所德、非吾所謂德也。老子、道可道、非常道。又、上德不德、是以有德。老子不知有仁義、并錯認道德。凡吾所謂道德云者、合仁與義言之也、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、去仁與義言之也、一人之私言也。老子平日談道德、乃欲離却

仁義、一味是虛無上去。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、故據此闢之、已括盡全篇之意。周道衰、孔子沒、火于秦、秦李斯、請吏官非秦記、皆燒之。非博士官所職、天下敢有收藏詩書百家語者、悉詣守尉雜燒之。黃老于漢、黃老、黃帝、老子也。漢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、文帝宗之。自是相傳學道衆矣。佛于晉魏梁隋之間。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。以問于朝、而傳毅以佛對。帝遣使往天竺、得佛經及釋迦像。自後佛法徧中夏焉。此特南舉晉梁、北舉魏隋也。其言道德仁義者、不入於楊、則入于墨。不入于老、則入于佛。楊、墨、佛、老雖並點、只重佛老一邊。入于彼、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、出者奴之。入者附之、出者汙之。入于楊、墨、佛、老者、必出于聖人之學。主異端者、必以聖人爲奴。附異端者、必以聖人爲汙也。○此處說人從異端。衍此六句、方頓挫。噫、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、孰從而聽之。冷語收上。下又翻出佛老兩段作波瀾。老者曰、孔子、吾師之弟子也。佛者曰、孔子、吾師之弟子也。老者、佛者、謂治老佛之道者。如孟子所謂墨者是也。爲孔子者、習聞其說、樂其誕而自小也、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。爲、治也。言治孔子之道者、喜佛老之怪誕、而自以儒道爲小、而顧附之。不惟擧之於其口、而又筆之於其書。筆之于書、如莊子天運篇、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。老子曰、仁義憯然乃憤吾心、亂莫大焉、孔子歸、三日不談之類也。噫、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、其孰從而求之。

重上一段作小束、宕甚。甚矣、人之好怪也、不求其端、不訊其末、惟怪之欲聞。端、始也。末、終也。佛老之說甚怪、而人好之。故反足以勝吾道。○數語是文章之要領。古之爲民者四、今之爲民者六。古之教者處其一、今之教者處其三。添了佛老二種。農之家一、而食粟之家六。工之家一、而用器之家六。賈之家一、而資焉之家六。農、工、賈三句、緊頂上古今四句、總言佛老之害。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。有此句、下面許多功用、便少不得。古之時、人之害多矣。害、指下文蟲、蛇、禽、獸、飢、寒、顛、病等語。有聖人者立、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。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、有功于人、非佛老可及。爲之君、爲之師。書、天降下民、作之君、作之師。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。寒然後爲之衣、飢然後爲之食。木處而顛、土處而病也、然後爲之宮室。爲之工以贍其器用、爲之賈以通其有無、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、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、爲之禮以次其先後、爲之樂以宣其湮因、鬱、爲之政以率其怠倦、爲之刑以鋤其強梗。相欺也、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。相奪也、爲之城郭甲

兵以守之。害至而爲之備、患生而爲之防。連用十七箇爲之字、起伏頓挫、如層峯疊嵐、如驚波巨浪。自不覺其重複。蓋句法善轉換也。○說出聖人許多實功、正見佛老之謬、全在下清淨寂滅四字。今其言曰、聖人不死、大盜不止。剖斗折衡、而民不爭。其言指老氏之書。嗚呼、其亦不思而已矣。如古之無聖人、人之類滅久矣。用反語束上文聖人治天下。許多條理、一句可以喚醒。何也、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、無爪牙以爭食也。言人不若禽獸之有羽毛鱗介爪牙、必待聖人衣食之。若無聖人、豈能至今有人類乎。是故君者、出令者也。臣者、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。民者、出粟米麻絲、作器皿、通貨財、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、則失其所以爲君。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、則失其所以爲臣。民不出粟米麻絲、作器皿、通貨財、以事其上、則誅。提出君臣民三項、一正一反、以形佛老之無父無君。今其法曰、必棄而君臣、去而父子、禁而相生相養之道、其法、指佛老之教。而、汝也。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。老言清淨、佛言寂滅、此佛老之反于聖人處。嗚呼、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、不見黜於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其亦不幸而

不出於三代之前、不見正於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著此感慨一段、味便深長、文便鼓宕。帝之與王、其號雖殊、其所以爲聖一也。夏葛而冬裘、渴飲而饑食、其事雖殊、其所以爲智一也。今其言曰、曷不爲太古之無事。此老莊之語。是亦責冬之裘者曰、曷不爲葛之之易也。責饑之食者曰、曷不爲飲之之易也。突入譬喻、破其清淨、無爲之說。傳曰、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、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、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、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、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、先誠其意。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、將以有爲也。佛老托于無爲、大學功在有爲、二字蓋折其謬。今也欲治其心、佛老亦治心之學。而外天下國家、滅其天常。子焉而不父其父、臣焉而不君其君、民焉而不事其事。此佛老之無爲。孔子之作春秋也、諸侯用夷禮、則夷之、進於中國、則中國之。經曰、夷狄之有君、不如諸夏之亡。詩曰、戎狄是膺、荆舒是懲。今也、舉夷狄之法、而加之先王之教

之上、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。極言佛老之禍天下、所以深惡而痛絶之。夫所謂先王之教者、何也。緊接。博愛之謂仁、行而宜之之謂義、由是而之焉之謂道、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其文詩書易春秋。其法禮樂刑政。其民士農工賈。其位君臣父子、師友賓主、昆弟夫婦。其服麻絲。其居宮室。其食粟米果蔬魚肉。其爲道易明、而其爲教易行也。夫所謂至此一段、收拾前文、生發後文、絶妙章法。是故以之爲己、則順而祥。以之爲人、則愛而公。以之爲心、則和而平。以之爲天下國家、無所處而不當。是故生則得其情、死則盡其常。郊焉而天神假、格、廟焉而人鬼饗。曰、斯道也、何道也。問語作態。曰、斯吾所謂道也、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。應幷吾所謂道一段。是原道結穴。堯以是傳之舜、舜以是傳之禹、禹以是傳之湯、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、文武周公傳之孔子、孔子傳之孟軻、軻之死、不得其傳焉。軻之死一句、承上極有力。一篇精神在此。荀與楊也、擇焉而不精、語焉而不詳。荀卿、名況。趙人。嘗推儒

墨道德之行事興壞、序列著數萬言而卒。漢、揚雄、字子雲、所撰有法言十三卷。○故云孟子之後不得其傳。由周公而上、上而爲君、故其事行。由周公而下、下而爲臣、故其說長。事行、謂得位以行道。說長、謂立言以明道也。○重下二句、是原道本意。然則如之何而可也、完矣、一轉。又曰、不塞不流、不止不行。佛老之道、不塞不止。聖人之道、不流不行。人其人、僧道俱令還俗。火其書、絕其惑人之說。廬其居、寺觀改作民房。明先王之道以道同導、之。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。以無佛老之害、故窮民皆得其所養。其亦庶乎其可也。兩可字呼應作結、言有盡而意無窮。

孔孟沒、大道廢、異端熾。千有餘年、而後得原道之書、辭而闢之、理則布帛菽粟、氣則山走海飛、發先儒所未發、爲後學之階梯、是大有功名教之文。

原毀

韓愈

古之君子、其責己也重以周、其待人也輕以約。此孔子所謂、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。○二語是一篇之柱。重以周、故不怠。輕以約、故人樂爲善。申上文作兩對、是雙關起法。聞古之人有舜者、其爲人也、仁義人也。求其所以爲舜者、責於己曰、彼人也、予人也、彼能是、而我乃不能是。早夜以思、去其不如舜者、就其如舜者。聞古之

人有周公者、其爲人也、多才與藝人也。求其所以爲周公者、責於己曰、彼人也、予人也、彼能是、而我乃不能是。早夜以思、去其不如周公者、就其如周公者。此三段語意、俱本孟子舜何人、予何人一段來。舜、大聖人也、後世無及焉。周公、大聖人也、後世無及焉。是人也、乃曰、不如舜、不如周公、吾之病也。只轉說。便見波瀾。一說是不亦責於身者、重以周乎。應一句。其於人也、曰、彼人也、能有是、是足爲良人矣。能善是、是足爲藝人矣。從上段能字、生出善字。取其一、不責其二。卽其新、不究其舊。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。順勢衍足上意。一善、易修也。一藝、易能也。其於人也、乃曰、能有是、是亦足矣。曰、能善是、是亦足矣。亦轉說。又作波瀾。一說不亦待於人者、輕以約乎。應一句。〇已上寫古之君子作兩扇、是賓。今之君子則不然。一句折入。其責人也詳、其待己也廉。詳、故人難於爲善。廉、故自取也少。亦作雙關起法。己未有善、曰、我善是、是亦足矣。己未

有能、曰、我能是、是亦足矣。外以欺於人、內以欺於心、未少有得而止矣。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。（應一句。）其於人也、曰、彼雖能是、其人不足稱也。彼雖善是、其用不足稱也。舉其一、不計其十。究其舊、不圖其新。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。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。（應一句。○已上寫今之君子、作兩扇、是主。亦只就能善二字、翻弄成文、妙。）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、而以聖人望於人、吾未見其尊己也。（文極滔滔莽莽、有一瀉千里之勢。不意從此閒忽作一小束、何等便捷。是文章中深于開合之法者。）雖然、（急轉。）爲是者、有本有原、怠與忌之謂也。怠者不能修、而忌者畏人修。（怠忌二字、切中今人病痛。下文只說忌者、而怠者自可知、惟怠故忌也。○方說到本題、此爲毀之根也。）吾嘗試之矣。（又作一關、生下二比。）嘗試語於衆曰、某良士、某良士。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。不然、則其所疏遠、不與同其利者也。不然、則其畏也。不若是、（總撇上三句。）強者必怒於言、懦者必怒於色矣。（良士一段、是主中之賓。）又嘗語於衆曰、某非良士、某非良士。其不應者、必其人之與也。不然、

則其所疏遠、不與同其利者也。不然、則其畏也。不若是、總收上二句。强者必說悅、於言、懦者必說於色矣。非良士一段、是主中之主。○兩意形出忌字、以原毀者之情、委婉曲折、詞采若畫。是故事修而謗興、德高而毀來。嗚呼、士之處此世、而望名譽之光、道德之行、難已。原毀篇、到末纔露出毀字。大都詳與廉、毀之枝葉。怠與忌、毀之本根。不必詳毀、而毀意自見。將有作於上者、得吾說而存之、其國家可幾而理歟。慨然有餘思。

全用重周、輕約、詳廉、怠忌八字立說。然其中只以一忌字、原出毀者之情。局法亦奇。若他人作此、則不免露爪張牙、多作讎憤語矣。

獲麟解

韓愈

麟之為靈昭昭也。麟、麕身、牛尾、馬蹄、一角、毛蟲之長、王者之瑞也。○先立一句、靈字伏德字。詠於詩、書於春秋、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、雖婦人小子、皆知其為祥也。詩、麟之趾。春秋、魯哀公十三年、西狩獲麟。傳記百家、謂史傳所記、及諸子百家也。小子皆知其為祥瑞、正見其昭昭處。○雖婦人一轉。然麟之為物、不畜於家、不恒有於天下、其為形也不類、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。然則雖有麟、不可知其

爲麟也。（知其爲祥、不可知其爲麟、所以爲靈。○二轉。）角者吾知其爲牛、鬣（獵）者吾知其爲馬、犬豕豺狼麋鹿、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、惟麟也不可知。不可知、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。（既不可知其爲麟、則謂麟爲不祥之物、亦無足怪。○三轉、起下聖人必知麟。）雖然、麟之出、必有聖人在乎位、麟爲聖人出也。（帝王之世、麟在郊藪。）聖人者、必知麟。麟之果不爲不祥也。（麟必待有知麟之聖人而後出、麟固無有謂其不祥者。○四轉。）又曰、麟之所以爲麟者、以德不以形。（以德句、正與爲靈昭昭句相應。德字、即靈字之意。惟德故靈也。）若麟之出、不待聖人、則謂之不祥也亦宜。（若出非其時、則失其所以爲麟矣、何祥之有。○五轉。○上不祥、是天下不知麟也、非麟之咎也。此不祥、眞麟之罪也、非天下之咎也。）

（此解與論龍論馬、皆退之自喩。有爲之言、非有所指實也。文僅一百八十餘字、凡五轉、如游龍、如轆轤、變化不窮、眞奇文也。）

雜說一

韓愈

龍噓氣成雲、雲固弗靈於龍也。（噓氣、虛口出氣也。雲爲龍之所自有、故弗能靈于龍。○一節、言龍之靈輕。下急轉。）然龍乘是氣、茫洋窮乎玄閒、薄（博）日月、伏光景、（影）感震電、神變化、水下土、

汩骨、陵谷、雲亦靈怪矣哉。茫洋、雲水之氣、極乎穹蒼、日月爲之掩蔽、光影爲之伏藏、雷電爲之震動、其變化風雨、則水徧乎下土、陵谷爲之汩沒、雲亦靈怪極矣。○二節、言雲之靈重。雲、龍之所能使爲靈也。若龍之靈、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。三節、中言龍之靈輕、下急轉。然龍弗得雲、無以神其靈矣。失其所憑依、信不可歟。四節、中言雲之靈重。異哉、其所憑依、乃其所自爲也。雲爲龍之噓氣、故曰自爲。○五節、言龍能爲雲、若無龍、則亦無雲矣。輕。易曰、雲從龍。易、雲從龍、風從虎、聖人作而萬物覩。既曰龍、雲從之矣。六節、言龍必有雲。若無雲、則亦非龍矣。重。

此篇以龍喩聖君、雲喩賢臣。言賢臣固不可無聖君、而聖君尤不可無賢臣。寫得婉委曲折、作六節轉換。一句一轉、一轉一意。若無而又有、若絕而又生、變變奇奇、可謂筆端有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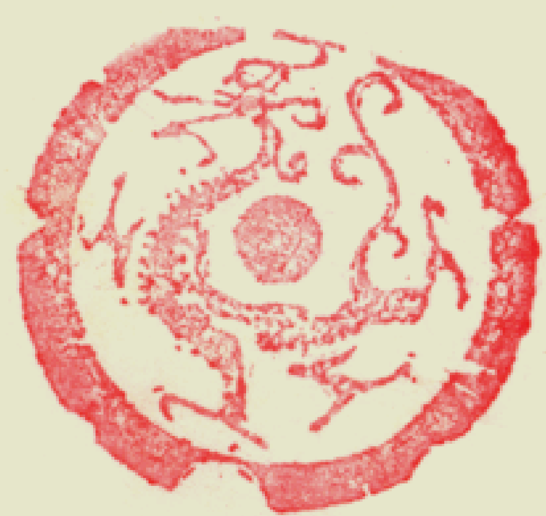
雜說四

韓愈

世有伯樂、洛、然後有千里馬。伯樂、秦穆公時人、姓孫、名陽、善相馬。此以伯樂喩知己、以千里馬喩賢士。○一數。千里馬常有、而伯樂不常有。二數。故雖有名馬、秪辱於奴隸人之手、駢辨平聲、死於槽櫪之閒、不以千里稱也。駢、並也。○三數。馬之千里者、一食或盡粟一石、食嗣、

馬者、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。是馬也、雖有千里之能、食不飽、力不足、才美不外見、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、拗一筆。安求其能千里也。四歎。○千里二字、凡七唱、感慨悲婉。策之不以其道、食之不能盡其材、鳴之而不能通其意、執策而臨之曰、天下無馬。嗚呼、其真無馬邪、其真不知馬也。五歎、總結。

此篇以馬取喻、謂英雄豪傑、必遇知己者、尊之以高爵、養之以厚祿、任之以重權、斯可展布其材。否則英雄豪傑、亦已埋沒多矣。而但謂之天下無才、然耶否耶、甚矣、知遇之難其人也。



古文觀止卷之八

師說

韓愈

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、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。（說得師道如此鄭重。一篇大綱領、具見于此。）人非生而知之者、孰能無惑。惑而不從師、其爲惑也、終不解矣。（緊承解惑說、下承傳道說。）生乎吾前、其聞道也、固先乎吾、吾從而師之。生乎吾後、其聞道也、亦先乎吾、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、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。是故無貴無賤、無長無少、道之所存、師之所存也。（道在卽師在、是絕世議論。）嗟乎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、欲人之無惑也難矣。（忽作慨歎、若承若起、佳甚。）古之聖人、其出人也遠矣、猶且從師而問焉。今之衆人、其下聖人也亦遠矣、而恥學於師。是故聖益聖、（古人。）愚益愚。（今人。）聖人之所以爲聖、愚人之所以爲愚、其皆出於此乎。

此是高一等說話、翻前面人非生知之說。愛其子、擇師而教之。於其身也、則恥師焉、惑矣。彼童子之師、授之書、而習其句讀豆、者也。非吾所謂傳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、惑之不解、或師焉、或不否、焉。小學而大遺、吾未見其明也。童子句讀之不知、則爲之擇師。其身惑之不解、則不擇師。是學其小、而遺其大者、可謂不明也。○此就尋常話頭、從容體出至情、其理明、其辭切。巫醫樂師百工之人、不恥相師。士大夫之族、曰師曰弟子云者、則羣聚而笑之。問之、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、道相似也、有長有少矣。位卑則足羞、官盛則近諛。有貴有賤矣。嗚呼、師道之不復可知矣。可爲長太息。巫醫樂師百工之人、君子不齒。齒、列也。今其智乃反不能及、其可怪也歟。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同意。前以至貴者形今人之不從師、此以至賤者形今人之不從師。反覆劇論、意甚切至。聖人無常師、孔子師郯談、子、萇長、宏、師襄、老聃。耽、郯子之徒、省句。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詢官名于郯子、訪樂于萇宏、學琴于師襄、問禮于老聃。孔子曰、三人行、則必有我師。借孔子作證、取前聖人從師意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、師不必賢於弟子。聞道有先後、

術業有專攻、如是而已。收前吾師道意、完足。李氏子蟠、年十七、蟠、貞元十九年進士。好古文、六藝經傳、皆通習之。不拘於時、學於余。異于今人。余嘉其能行古道、異于古人。作師說以貽之。

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。言觸處皆師、無論長幼貴賤、惟人自擇。因借時人不肯從師、歷引童子、巫醫、孔子喻之。總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師、不必謂公慨然以師道自任、而作此以倡後學也。

進學解

韓愈

國子先生、元和七年、公復爲國子博士。晨入太學。招諸生立館下、誨之曰、業精於勤、荒於嬉。行去聲成於思、毀於隨。隨、因循也。○陡然四句、起下不明不公意。方今聖賢相逢、聖君賢臣。治具畢張。需才分任。拔去兇邪、登崇俊良。占去聲小善者率以錄、名一藝者無不庸。庸、用也。爬杷、羅剔抉、淵入聲、○謂搜取人才。刮垢磨光。謂造就人才。蓋有幸而獲選、孰云多而不揚。幸字、最有含蓄。諸生業患不能精、無患有司之不明。行患不能成、

無患有司之不公。此四句、是一篇議論張本。言未既、有笑於列者曰、先生欺余哉。弟子事先生、于茲有年矣。頭。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、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。紀事者必提其要、舉綱挈領。纂言者必鉤其玄。極深研幾。貪多務得、細大不捐。悉備。焚膏油以繼晷、軌、恆兀兀以窮年。晷、日景也。兀兀、勞苦也。○恆久。先生之業、可謂勤矣。一段、言勤于己業。觝底、排異端、攘斥佛老。觝、觸也。○闢邪說。補苴疽、罅虖去聲、漏、張皇幽眇。苴、所以藉履。呂覽、衣弊不補、履決不苴。罅、孔隙也。皇、大也。言儒術缺漏處、則補苴之。聖道隱微處、則張大之。○翼聖學。尋墜緒之茫茫、獨旁搜而遠紹。承補苴張皇說。障百川而東之、迴狂瀾於既倒。承觝排攘斥說。先生之於儒、可謂勞矣。二段、言勞于衛道。沉浸醲濃、郁、含英咀華。讀書而涵泳其味。作爲文章、其書滿家。作文而悉本于古。上規姚姒、渾渾無涯。姚、虞姓。姒、夏姓也。揚子、虞夏之書渾渾爾。周誥殷盤、佶吉、屈聱遨、牙。周誥、大誥、康誥、酒誥、召誥、洛誥是也。殷盤、盤庚上、中、下三篇是也。佶屈聱牙、皆艱澁難讀貌。春秋謹嚴、一字褒貶、謹而嚴毅。左氏浮誇。左傳釋經、浮虛誇大。易奇而法、易之變易甚奇、正當之理可法。而詩正而葩。帕平聲、○詩之義

理甚正、而藻麗之詞實華。下逮莊騷、（莊子、離騷。）太史所錄。（史記、漢書。）子雲相如、（揚雄、字子雲。司馬長卿、名相如。）同工異曲。（猶樂之同工、而異其曲調。○文章不本六經、雖生剝子雲之篇、行剽相如之籍、辭非不美、總屬無根之學。故公必上規姚姒、而始下逮百家也。）先生之於文、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。（三段、言文章之著見。）少始知學、勇於敢爲。長通於方、左右具宜。先生之於爲人、可謂成矣。（四段、言爲人之成立。○上三段論業精、此一段論行成、共爲一腹。）然而公不見信於人、私不見助於友、跋（撥、）前疐（至、）後、動輒得咎。（詩、豳風、狼跋其胡、載疐其尾。跋、躐也。胡、老狼頷下懸肉也。疐、跲也。狼進而躐其胡、則退而跲其尾、言進退不得自由也。）暫爲御史、遂竄南夷。（貞元十九年、公爲監察御史。謫陽山令。）三年博士、冗（冗、）不見治。（公元和元年、六月、爲博士。四年、六月、遷都官史。冗、散也。處閒散之地、而無以自見其治才。）命與仇謀、取敗幾時。（命與仇敵爲謀、數遭敗壞。）冬煖而兒號（平聲、）寒、年豐而妻啼飢。頭童齒豁、竟死何裨。（悲、○山無草木曰童。豁、落也。裨、益也。）不知慮此、反教人爲。（尾、○勸業四段、從能精能成二語發來、然而一轉、正破不公不明也。）先生曰、吁、子來前、夫大木爲杗、（萌、）細木爲桷、（角、○杗、梁也。桷、椽也。）欂（薄、）櫨（盧、）侏儒、（欂櫨、短柱。侏儒、短椽。）椳（威、）闑居（簟、）楔、（屑、○椳、門樞也。闑、門中橛也。居、戶牡也。楔、門棖也。）

各得其宜、施以成室者、匠氏之工也。匠用木無論小大。○一喻。玉札丹砂、赤箭青芝、玉屑、一名玉札、生藍田山谷。丹砂、硃砂也。赤箭、生陳倉、及太山少室。青芝、出太山。四者、皆貴藥。牛溲馬勃、敗鼓之皮、牛溲、牛溺也。馬勃、馬屁菌也。敗鼓皮、主蠱毒。三者、皆賤藥。俱收並蓄、待用無遺者、醫師之良也。醫用藥、無論貴賤。○二喻。登明選公、雜進巧拙、紆餘爲妍、作緩態者。卓犖爲傑、行直道者。校短量長、惟器是適者、宰相之方也。宰相用人、無論智之巧拙、才之長短。○三結。昔者孟軻好辯、孔道以明。轍環天下、卒老於行。一引。荀卿守正、大論是宏。逃讒於楚、廢死蘭陵。荀卿、趙人。齊襄王時、爲稷下祭酒。避讒適楚、春申君以爲蘭陵令。春申君死、而荀卿廢。著書數萬言而卒、因葬蘭陵。○二引。是二儒者、吐辭爲經、舉足爲法。絕類離倫、優入聖域。其遇於世何如也。冷語不盡。○三結。下轉正文。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、言雖多而不要平聲其中、文雖奇而不濟於用、行雖修而不顯於衆。四句、解前四段意。○再轉。猶且月費俸錢、歲靡廩粟。子不知耕、婦不知織。有以養家。乘馬從去聲徒、安坐而食。有以自養。踵常途之役役、窺陳編以盜竊。

（役役、隨俗而無異能。蹈襲舊章、而無創解。○再轉。）然而聖主不加誅、（誅、責也。）宰臣不見斥、非其幸歟。（幸其遇世、愈于二儒。○再轉。）動而得謗、名亦隨之。投閑置散、乃分之宜。（此段解前公不見信一段意。言有司未有不公不明處。）若夫商財賄之有亡、計班資之崇庳。（卑、）忘己量之所稱、（去聲、）指前人之瑕疵。（財賄、謂祿也。班資、品秩也。庳、下也。前人、暗指執政。瑕疵、謂不公不明也。）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（亦、）爲楹、（杙、橛也。楹、柱也。杙小楹大。）而訾（紫、）醫師以昌陽引年、欲進其豨苓也。（昌陽、即昌蒲、久服可以延年。豨苓、即豬苓、主滲泄。○掉尾抱前、最耐尋味。）

（公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七年、屢爲國子博士、官久不遷、乃作進學解以自喻。主意全在宰相、蓋大才小用、不能無憾。而以怨懟無聊之詞托之人、自咎自責之詞托之己。最得體。）

圬者王承福傳

韓愈

圬（同杇、）之爲技、賤且勞者也。（一抑。）有業之、其色若自得者。聽其言、約而盡。（一揚。○陡然立論、領起一篇精神。）問之、王其姓、承福其名。世爲京兆長安農夫。天寶之亂、

發人爲兵。天寶十四年、冬十一月、安祿山反、帝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討之。出內府錢帛、于京師募兵十一萬、旬日而集、皆市井子弟也。持弓矢十三年、有官勳、棄之來歸、喪其土田、手鏝滿平聲、衣食。鏝、杇具也。○棄官勳而就傭工、使人不可測。餘三十年、舍於市之主人、而歸其屋食之當去聲、焉。屋食、謂屋租也。當、謂所當之值。視時屋食之貴賤、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。視屋租之貴賤、而增減其圬之工價。償、還也。有餘、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。此段寫承福去官歸鄉手鏝衣食來由、畫出高士風味。又曰、粟、稼而生者也。若布與帛、必蠶績而後成者也。其他所以養生之具、皆待人力而後完也、吾皆賴之。然人不可徧爲、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此言彼此各致其能。故君者、理我所以生者也。而百官者、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大小、惟其所能、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、必有天殃、一篇主意、特爲提出。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。此言小大不怠其事。夫鏝易能、可力焉。又誠有功、取其直、同値、雖勞無愧、吾心安焉。夫力易強羌上聲、而有功也、心難強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於人、用心者使人、亦其

宜也。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。（此言難易自擇其宜。）嘻、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、（忽生感慨、無限烟波。）有一至者焉、又往過之、則爲墟矣。有再至三至者焉、而往過之、則爲墟矣。問之其鄰、或曰、噫、刑戮也。或曰、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。或曰、死而歸之官也。（此是王承福所自省驗得力處、故言極痛快。）吾以是觀之、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、非強心以智而不足、不擇其才之稱（去聲）、否而冒之者邪、非多行可愧、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、（三層、就前所自見處翻案。）將富貴難守、薄功而厚饗之者邪、抑豐悴有時、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。（又二層、又開一步感慨。）吾之心憫焉、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。（言己志。）樂富貴而悲貧賤、我豈異於人哉。（反一句、束得有力。○此段寫所以棄官業圬之故、是絕大議論。）又曰、功大者、其所以自奉也博、妻與子、皆養于我者也、吾能薄而功小、不有之可也。又吾所謂勞力者、若立吾家而力不足、則心又勞也。一身而二任焉、雖聖者不可爲也。（此段寫自

（業自食有餘之意、是絶大見識。○此又曰以下、又轉一步、爲自己折束張本。）愈始聞而惑之、又從而思之、蓋賢者也。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。（一揚。）然吾有譏焉、謂其自爲（去聲）也過多、其爲人也過少、其學楊朱之道者邪。（一抑。）楊之道、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。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、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、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。（似抑而實揚之。）雖然、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、以濟其生之欲、貪邪而亡道、以喪其身者、其亦遠矣。（昌黎作傳、全在此數語上。○愈始聞一轉。忽贊忽譏。波瀾曲折。）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、故余爲之傳、而自鑒焉。（以自鑒結、意極含蓄。）

（前略敘一段、後略斷數語、中間都是借他自家說話。點成無限烟波、機局絶高、而規世之意、已極切至。）

諱辯　韓愈

愈與李賀書、勸賀舉進士。賀舉進士有名、與賀爭名者毀之。曰、賀父名晉肅、賀不舉進士爲是、勸之舉者爲非。（欲奪賀名、故毀之如此。）聽者不察也、和（去聲）、

而倡之、同然一辭。一時俗人爲其所惑。皇甫湜寔、曰、若不明白、子與賀且得罪。言公若不辨明、必見咎于賀也。○此段敘公作辨之由。愈曰、然。先用一然字接住。下方起。律曰、二名不偏諱。釋之者曰、謂若言徵不稱在、言在不稱徵是也。孔子母名徵在、言在不稱徵、言徵不稱在。律曰、不諱嫌名。釋之者曰、謂若禹與雨、邱與蓲丘、之類是也。謂其聲音相近。今賀父名晉肅、賀舉進士、上引律文、此入敘事。爲犯二名律乎、爲犯嫌名律乎。賀父名晉肅、律尚不偏諱。今賀父名晉肅、律豈諱嫌者乎。○此三句設疑問之、不直說破不犯諱。妙。父名晉肅、子不得舉進士。若父名仁、子不得爲人乎。嫌名獨生一脚作波瀾。奇極。夫諱始於何時、作法制以教天下者、非周公孔子歟。周公作詩不諱、謂文王名昌、武王名發。若曰克昌厥後、又曰駿發爾私。孔子不偏諱二名、若曰宋不足徵、又曰某在斯。春秋不譏不諱嫌名。若衞桓公名完。康王釗昭、之孫、實爲昭王。康王名釗。曾參之父名晳、曾子不諱昔。若曰昔者吾友。○此言周公孔子皆作諱禮之人、亦有所不諱者。然周公只是一句、孔子却是四句。蓋春秋爲孔子之書、曾子爲孔子之徒也。康王釗句、又只在春秋句中、所謂文章虛實繁省之法也。周之時有騏期、漢之時有杜度、此其子宜如何諱、將諱其

嫌、遂諱其姓乎、將不諱其嫌者乎。此又設疑問之、不說破。妙。漢諱武帝名徹爲通、謂徹侯爲通侯、蒯徹爲蒯通之類。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。諱呂后名雉爲野雞、呂后、漢高帝后。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。今上章及詔、不聞諱滸虎、勢秉機也。滸勢秉機、爲近太祖太宗世祖玄宗廟諱也。蓋太祖名虎、太宗名世民、世祖名昞、玄宗名隆基。惟宦官宮妾、乃不敢言諭及機、以爲觸犯。以諭爲近代宗廟諱、以機爲近玄宗廟諱、代宗諱豫、玄宗諱見上。○此段全是不諱嫌名事、乃用宦官宮妾諱嫌名承上、極有勢。士君子立言行事、宜何所法守也。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、且問起何所法守句、已含周孔曾參意。今考之於經、指上文詩與春秋。質之於律、指上文二律。稽之以國家之典、指上文漢諱武帝三段。賀舉進士爲可邪、爲不可邪。倒底是一疑案、不直說破。

凡事父母、得如曾參、可以無譏矣。作人得如周公孔子、亦可以止矣。一轉、忽作餘文。以文爲戲、以文爲樂。今世之士、指倡和人。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、而諱親之名、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、亦見其惑也。二轉。夫周公孔子曾參、卒不可勝。勝周公孔子曾參、乃比於宦官宮妾。三轉。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、賢於

周公孔子曾參者邪。四轉。○一齊收捲上文。不用辨折、愈轉愈緊、愈不窮。前分律經與三段、後尾拖前、婉咢顯快。反反覆覆、如大海回風、一波未平、一波復起。盡是設疑兩可之辭、待智者自擇、此別是一種文法。

爭臣論

韓愈

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、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。乎哉二字、連下作疑詞。○立此句爲一篇綱領、下段段關應。學廣而聞多、不求聞於人也。行古人之道、居於晉之鄙。鄙、邊境也。晉之鄙人、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。城好學、貧不能得書。乃求爲集賢寫書吏、竊官書讀之。晝夜不出。六年已無所不通。及進士第、乃去隱中條山。遠近慕其德行、多從之學。大臣聞而薦之、天子以爲諫議大夫。城徙居陝州夏縣。李泌爲陝虢觀察使、聞城名、泌入相、薦爲著作郎。後德宗令長安尉楊寧、齎束帛、召爲諫議大夫。人皆以爲華、陽子不色喜。公力去陳言、如榮字變爲華字。無喜色變爲不色喜、可見。居於位五年矣、視其德如在野。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。不以富貴易其貧賤之心、所以爲有道之士也。愈應之曰、是易所謂恆其德貞、而夫子凶者也。易、恆卦、六五、恆其德貞、婦人吉、夫子凶。言以柔順從人、而常久不易其德、可謂正矣。然乃婦人之道、非丈夫之宜也。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。接口一句斷住。在易蠱古、之上九

云、不事王侯、高尚其事。易、蠱卦、上九、剛陽居上、在事之外、不臣事乎王侯、惟高尚吾之事而已。蹇之六二則曰、王臣蹇蹇、匪躬之故。蹇、難也。蹇卦六二、柔順中正、正應在上、而在險中。是君在難中也。故不避艱險以求濟之、是蹇而又蹇、非以其身之故也。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、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正解二句。若蠱之上九、居無用之地、而致匪躬之節、以蹇之六二、在王臣之位、而高不事之心、則冒進之患生、無用而匪躬者。曠官之刺興。王臣而不事者。志不可則、而尤不終無也。蠱上九象曰、不事王侯、志可則也。蹇六二象曰、王臣蹇蹇、終無尤也。○上接口一句、用經斷住、此又再引經反覆。○今陽子在位、不爲不久矣。聞天下之得失、不爲不熟矣。天子待之、不爲不加矣。在王臣之位。而未嘗一言及於政。視政之得失、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、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。高不事之心。○百忙中、忽著一譬喻、與原道坐井而觀天、同法。問其官、則曰諫議也。問其祿、則曰下大夫之秩也。問其政、則曰我不知也。又作三疊、申前意。有道之士、固如是乎哉。第一斷。且吾聞之、更端再起。有官守者、不得其職則去。有言責者、不得其言則去。今陽子

以爲得其言乎哉。得其言而不言、與不得其言而不去、無一可者也。有言責則當言、言不行則當去。不言與不去、無一可者也。陽子將爲祿仕乎。不消多語、只看陽子將爲祿仕乎一轉、當令陽子俛頸吐舌、不敢伸氣。古之人有云、仕不爲貧、而有時乎爲貧、謂祿仕者也。宜乎辭尊而居卑、辭富而居貧、若抱關擊柝者可也。蓋孔子嘗爲委吏矣、嘗爲乘田矣、亦不敢曠其職。必曰會計當而已矣、必曰牛羊遂而已矣。看他添減孟子文字、成自己文字。若陽子之秩祿、不爲卑且貧、章章明矣、而如此其可乎哉。第二斷。或曰否、非若此也。夫陽子惡訕上者、惡爲人臣招橋、其君之過、而以爲名者。招、舉也。故雖諫且議、使人不得而知焉。書曰、周書、君陳篇。爾有嘉謨嘉猷、則入告爾后于內、爾乃順之於外。曰、斯謨斯猷、惟我后之德。夫陽子之用心、亦若此者。前面意思已說盡了、主意只在再設問處斡旋、一節深于一節。愈應之曰、若陽子之用心如此、滋所謂惑者矣。接口一句斷住。入則諫其君、出不使人知者、大臣宰相者之事、非陽子之所宜行

也。夫陽子、段段提起陽子說、不犯重、亦不冷淡。如千斛泉隨地而出、有許多情趣在。本以布衣、隱於蓬蒿之下。主上嘉其行誼、擢在此位。官以諫爲名、誠宜有以奉其職。使四方後代、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、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。不僭賞、指擢居諫位言。庶巖穴之士、聞而慕之。束帶結髮、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。致吾君於堯舜、熙鴻號於無窮也。熙、明也。鴻號、大名也。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、非陽子之所宜行也。復句、愈見醒透。且陽子之心、將使君人者、惡聞其過乎、是啓之也。是開君文過之端也。○又翻一筆作波瀾、就繳上意。○第三斷。或曰、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、不求用而君用之、不得已而起、守其道而不變、何子過之深也。議端全在守其道而不變處。愈曰、自古聖人賢士、皆非有求於聞用也。接口一句斷住。閔其時之不平、人之不乂、乂、治也。得其道、不敢獨善其身、而必以兼濟天下也。孜孜矻矻、矻坤入聲、死而後已。孜孜、勤也。矻矻、勞也。故禹過家門不入、孔席不暇暖、而墨突不得黔。孔子坐席不及溫、又遊他國。墨翟竈突不及黑、即又他適。突、竈額。

黔、黑也。彼二聖一賢者、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、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。畏時之不平、悲人之不乂。○以聖賢皆無心求聞用、折不求聞用句。以得其道不敢獨善、折守道不變句。仍引禹孔墨作證、行文步驟秩然。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、豈使自有餘而已、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。再作頓跌、逼出妙理。耳目之於身也、耳司聞而目司見。聽其是非、視其險易、然後身得安焉。聖賢者、時人之耳目也。時人者、聖賢之身也。更端生一議論、尤見入情。常看聖賢時人一語、真名世之見、名世之言。且陽子之不賢、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。若果賢、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。惡得以自暇逸乎哉。兩路夾攻、愈擊愈緊。○第四斷。每段皆用一且字、故爲進步作波瀾。○或曰、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、而惡訐以爲直者。若吾子之論、直則直矣、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。好盡言以招人過、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、吾子其亦聞乎。國語、柯陵之會、單襄公見國武子、其言盡。襄公曰、立于淫亂之間、而好盡言以招人過、怨之本也。魯成公十八年、齊人殺武子。○前段攻擊陽子、直是說得他無逃避處。此段假或人之辭以攻己、其言亦甚峻、文法最高。愈曰、君子居其位、則思死其官。未得位、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。我將以

明道也、非以爲直而加人也。接口斷住。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、而好盡言於亂國、是以見殺。傳曰、惟善人能受盡言。謂其聞而能改之也。有此一句分疏、纔有收拾。子告我曰、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。一照有道之士一篇關鍵。今雖不能及已、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。以善人能受盡言歎陽子、回互得好。令陽子聞之、亦心平氣和、引過自責矣。○第五斷。

陽城拜諫議大夫、聞得失熟、猶未肯言、故公作此論譏切之。是箴規攻擊體、文亦擅世之奇、截然四問四答、而首尾關應如一線。時城居位五年矣。後三年、而能排擊裴延齡、或謂城蓋有待、抑公有以激之歟。

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　韓愈

二月十六日、前鄉貢進士韓愈、謹再拜言相公閤蛤下。向上書及所著文、後待命凡十有九日、不得命。恐懼不敢逃遁、不知所爲。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、以求畢其說、而請命於左右。從前書敘起。愈聞之、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、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、然後呼而望之也。將有介於其側者、

雖其所憎怨、苟不至乎欲其死者、則將大其聲、疾呼而望其仁之也。設喻一段、却作兩層寫。彼介於其側者、聞其聲而見其事、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、然後往而全之也、雖有所憎怨、苟不至乎欲其死者、則將狂奔盡氣、濡手足、焦毛髮、救之而不辭也。看他複寫上文、不換一字。若是者何哉、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。總上兩段、勢急是總前一段、情悲是總次一段。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、愚不惟道之險夷、行且不息、以蹈於窮餓之水火、其既危且亟矣、大其聲而疾呼矣、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。四句四矣字生姿。其將往而全之歟、抑將安而不救歟。有來言於閣下者曰、有觀溺於水而爇說、於火者、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、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。不然、若愈者、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。兩將歟字、一平哉字、跌出此句、最見精神。或謂愈、子言則然矣、宰相則知子矣、如時不可何。時字正與上勢字對看。言勢雖急、而時不可也。下文三轉、深闢其時不可之說。愈竊謂之不知言者、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。若所謂

時者、固在上位者之爲耳、非天之所爲也。前五六年時、宰相薦聞、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、與今豈異時哉。布衣蒙抽擢、自是公自開後門。且今節度觀察使、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、尙得自舉判官、無間於已仕未仕者、況在宰相、吾君所尊敬者、而曰不可乎。一段即今比擬。古之進人者、或取於盜、或舉於管庫、禮記、管仲遇盜、取二人焉、上以爲公臣。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、七十有餘家。今布衣雖賤、猶足以方於此。一段援古情自況。情隘辭蹙、不知所裁、亦惟少垂憐焉。愈再拜。

前幅設喻、中幅入正文。後幅再起一議。總以勢字時字作主。到底曲折、無一直筆。所見似悲戚、而文則宕逸可誦。

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　　韓愈

三月十六日、前鄉貢進士韓愈、謹再拜言相公閤蛤下。愈聞周公之爲輔相、其急於見賢也、方一食、三吐其哺。步、方一沐、三握其髮。周公戒伯禽曰、我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、今王之叔、我于天下亦不賤矣。然我一沐三握髮、一飯三吐哺、起以待士、猶恐失天下之賢人。○述周公急于見賢、是一篇主意。當是時、將當時劈空振

起、爲下設使其時一段作勢、爲後豈盡一段伏案。天下之賢才、皆已舉用。姦邪讒佞欺負之徒、皆已除去。四海皆已無虞。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、皆已賓貢。荒服去王畿益遠、以其荒野、故謂之荒服。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。禹貢、五百里荒服。天災時變、昆蟲草木之妖、皆已銷息。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、皆已修理。風俗皆已敦厚。動植之物、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、皆已得宜。休徵嘉瑞、麟鳳龜龍之屬、皆已備至。禮運、麟鳳龜龍、謂之四靈。○此段連用九箇皆已字、化作七樣句法。字有多少、句有長短、文有反順、起伏頓挫、如驚濤怒波。讀者但見其精神、不覺其重疊、此章法句法也。而周公以聖人之才、憑叔父之親、其所輔理承化之功、又盡章章如是。一段就周公振勢。其所求進見之士、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。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、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。豈復有所計議、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。一段就賢士振勢。○前下九皆已字、此下三豈復字、專爲下文打照。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、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、思慮有所未及、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、不得於天下之心。此一轉最有力、以上論周公之待士、反覆委曲。如周公之心、

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、未盡章章如是、而非聖人之才、而無叔父之親、則將不暇食與沐矣、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。〔又推周公之心、反寫一筆。妙在虛字斡旋、將無作有、生烟波。〕維其如是、故於今頌成王之德、而稱周公之功不衰。〔句已可住、而添不衰二字、奇陗。○正寫一筆、收完前一幅文字。凡作無數轉折、寫周公方畢。〕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。〔方入正文、竟作兩對、運局甚奇。〕天下之賢才、豈盡舉用。姦邪讒佞欺負之徒、豈盡除去。四海豈盡無虞。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、豈盡賓貢。天災時變、昆蟲草木之妖、豈盡銷息。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、豈盡修理。風俗豈盡敦厚。動植之物、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、豈盡得宜。休徵嘉瑞、麟鳳龜龍之屬、豈盡備至。〔此段連用九豈盡字、對上九皆已字、亦就當時振勢一段。〕其所求進見之士、雖不足以希望盛德、至比於百執事、豈盡出其下哉。其所稱說、豈盡無所補哉。〔又添兩豈盡字、即上三豈復有哉變文耳、亦就賢士振勢一段。〕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、亦宜引而進之、察其所以而去就之、不宜默默而

已也。至此方盡言攻擊。○說閣下畢、下始入自復上書意。愈之待命、四十餘日矣。書再上、而志不得通。足三及門、而閽昏人辭焉。閽人、守門隸。惟其昏愚、不知逃遁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。挽周公一句。閣下其亦察之。以前是論相之道、以後是論士之情。古之士、三月不仕則相弔。故出疆必載質、然所以重於自進者、以其於周不可、則去之魯。於魯不可、則去之齊。於齊不可、則去之宋、之鄭、之秦、之楚也。猶言故不必今復上書也。天下一君、四海一國、舍乎此則夷狄矣。去父母之邦矣。書安得不復上。故士之行道者、不得於朝、則山林而已矣。山林者、士之所獨善自養、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。如有憂天下之心、則不能矣。書安得不復上。○此段以古道自處、節節占地步、文章絕妙。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、書亟器上、足數朔及門、而不知止焉。上用四矣字、其勢急。此用二焉字、其勢緩。如擺布陣勢、操縱如法。文章家所謂虛字上斡旋也。其兩不知字、歸結自身上、與上不知逃遁相應。最妙。寧獨如此而已、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、又一轉生姿、以大賢之門、打照周公。亦惟少垂察焉。瀆冒威

尊、惶恐無已。愈再拜。通篇將周公與時相、兩兩作對照。只用二三虛字、斡旋成文。直言無諱、而不犯嫌忌。末述再三上書之故、曲曲回護自己。氣傑神旺、骨勁格高、足稱絕唱。

與于襄陽書　　韓愈

七月三日、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、謹奉書尚書閣蛤、下。貞元十四年九月、以工部尚書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。公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、則當在十六年秋也。士之能享大名、顯當世者、莫不有先達之士、負天下之望者、爲之前焉。言下之人必如此、一扇。士之能垂休光、照後世者、亦莫不有後進之士、負天下之望者、爲之後焉。言上之人必如此、一扇。莫爲之前、雖美而不彰。翻前扇。莫爲之後、雖盛而不傳。翻後扇。是二人者、未始不相須也。後先有待。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。上下難逢。豈上之人無可援、下之人無可推退平聲、歟。援、猶干也。推、求而進之也。何其相須之殷、而相遇之疎也。上下之閒、是必有故。其故在下之人、負其能不肯諂其上。下不肯援。上之人、負其位不肯顧其下。上不肯推。故高材多戚戚

之窮、不能享大名、顯當世。威位無赫赫之光。不能垂休光、照後世。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。負能負位、各有其咎。○一句斷定。未嘗干之、不可謂上無其人。非無可援。未嘗求之、不可謂下無其人。非無可推。○自起至此、只是相須殷而相遇疎、一句話、卻作許多曲折。愈之誦此言久矣、未嘗敢以聞於人。言己平日誦此言已熟、終未嘗輕以告人。○承上起下。側聞閤下方入襄陽。抱不世之才、特立而獨行、道方而事實。卷舒不隨乎時、文武唯其所用。豈愈所謂其人哉。上有其人。抑未聞後進之士、有遇知於左右、獲禮於門下者。莫爲之後。豈求之而未得邪。將志存乎立功、而事專乎報主、雖遇其人、未暇禮邪。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。問得委婉、疑得諷刺。愈雖不材、方入自己。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。以其人自處。閤下將求之而未得歟。古人有言、請自隗郭隗。始。國策、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、卑身厚幣以招賢者、將欲報讎、往見郭隗先生。對曰、今王欲致士、先從隗始、隗且見事、況賢于隗者乎。豈遠千里哉。○橫插一句、有情更有力。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任。之資是急、不過費閤下一朝之享而足也。應求之未得。如曰吾志存乎立功、而事專乎報主。雖遇其人、未

暇禮焉。則非愈之所敢知也。（應吾志未暇。○後半截議論、皆是設爲疑詞以自道達、首尾回顧、聯絡精神。）世之齪齪（錯、）者、既不足以語（去聲、）之。（齪齪、急促局狹貌。）磊落奇偉之人、又不能聽焉。則信乎命之窮也。（一結悲涼慷慨、淋漓盡致。）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、如賜覽觀、亦足知其志之所存。（可即文以見志。）愈恐懼再拜。

（前半幅只是泛論、下半幅方入正文。前半凡作六轉、筆如弄丸、無一字一意板實。後半又作九轉、極其悽愴、甚爲動色。通篇措詞立意、不亢不卑、文情絕妙。）

與陳給事書　韓愈

愈再拜。愈之獲見於閣（給、）下有年矣。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。（敍相見。）貧賤也、衣食於奔走、（倒句法。）不得朝夕繼見。（敍不相見。）其後閣下位益尊、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。夫位益尊、則賤者日隔。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、則愛博而情不專。（忽開二扇、一扇陳給事。○陳給事、名京、字慶復。大歷元年中進士第、貞元十九年、將禘、京奏禘祭必尊太祖、正昭穆、帝嘉之。自考功員外、遷給事中。）愈也道不加修、而文日益有名。夫道不加修、則賢者不與。文日益有名、則同進者

忌。一扇自己。始之以日隔之疏、加之以不專之望、以不與者之心、而聽忌者之說。由是閤下之庭、無愈之跡矣。總上兩扇、敘所以不相見之故。去年春、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。温乎其容、若加其新也。屬祝、乎其言、若閔其窮也。屬、連續也。退而喜也、以告於人。重起二扇、一扇再敘相見。其後如東京取妻子、東京、洛陽也。又不得朝夕繼見。及其還也、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。邈乎其容、若不察其愚也。悄乎其言、若不接其情也。悄、靜也。退而懼也、不敢復進。一扇、再敘不相見。今則釋然悟、翻然悔曰、其邈也、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。其悄也、乃所以示其意也。單就不相見中、翻出陳給事意思來、奇絕妙絕。不敏之誅、誅、責也。無所逃避。不敢遂進、輒自疏其所以、幷獻近所爲復志賦以下十首爲一卷、卷有標軸。送孟郊序一首、生紙寫、不加裝飾、皆有揩邱皆字注字處、急於自解而謝、不能竢俟、更寫。唐人有生紙熟紙、生紙非有喪故不用。公用生紙、急于自解、不暇擇耳。揩、塗抹也。閤下取其意、而略其禮可也。愈恐懼再

拜。

（通篇以見字作主、上半篇從見說到不見。下半篇從不見說到要見。一路頓挫跌宕、波瀾層疊、姿態橫生、筆筆入妙也。）

應科目時與人書

韓愈

月日、愈再拜。（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。）天池之濱、大江之濆、（焚、○天池、謂南海也。莊子、南冥者、天池也。濱、水際。濆、水涯。）曰有怪物焉。（怪物、龍之別名。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。（彙、類也。○總領一句。○下一連六轉。）其得水、變化風雨、上下於天不難也。（得水、一轉。）其不及水、蓋尋常尺寸之間耳。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。（頓宕。）然其窮涸、不能自致乎水。爲獱（賓、）獺之笑者、蓋十八九矣。（獱、小獺也。不及水、二轉。）○如有力者、哀其窮而運轉之、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。（頓宕。）然是物也、負其異於衆也。且曰爛死於沙泥、吾寧樂之。若俛（同俯、）首帖耳、搖尾而乞憐者、非我之志也。（氣骨矯矯、明明托物自喻。○不肯乞憐、三轉。）是以有力者遇之、熟視之若無覩也。其死其生、固不可知也。

（有力者不知、四轉。）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、聊試仰首一鳴號焉。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、而轉之清波乎。（仰首鳴號、五轉。句句抱前、句句刺心。）其哀之、命也。其不哀之、命也。知其在命、而且鳴號之者、亦命也。（作三疊、六轉。總結。）愈今者、實有類於是。（一篇皆是譬喻、只一句歸結自己、甚妙。）是以忘其疏愚之罪、而有是說焉。閣下其亦憐察之。

（此貞元九年、宏詞試也。無端突起譬喻、不必有其事、不必有其理、卻作無數曲折、無數峯巒、奇極妙極。）

送孟東野序

韓愈

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。（起句、是一篇大旨。）草木之無聲、風撓之鳴。（草木、一。）水之無聲、風蕩之鳴。（水、二。）其躍也或激之、其趨也或梗之、（梗、塞也。）其沸也或炙之。（水獨加三句。錯綜入妙。）金石之無聲、或擊之鳴。（金石、三。）人之於言也亦然。（說到人。）有不得已者而後言。其謌（同歌）也有思、其哭也有懷。凡出乎口而爲聲者、其皆有弗平者乎。

一鎖、應起句、筆宕甚。○人言、四。樂也者、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。突然說樂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。生出善字與假字、爲下面議論張本。金、石、絲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、金、鐘。石、磬。絲、琴、瑟。竹、簫、管。匏、笙。土、塤。革、鼓。木、柷敔也。八者物之善鳴者也。樂、五。維天之於時也亦然、突然說天時。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。是故以鳥鳴春、以雷鳴夏、以蟲鳴秋、以風鳴冬、四時之相推敓、同奪。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。天時、六。○樂與天時兩段、俱是陪客。其於人也亦然。收轉人、上下暢發之。人聲之精者爲言。文辭之於言、又其精也、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。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。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爲言、而文辭又其精者、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。又字尤字、正是關鍵血脈、首尾相應處。其在唐虞、咎皐、陶、禹其善鳴者也、而假以鳴。咎陶、禹、一。夔弗能以文辭鳴、又自假於韶以鳴。后夔作韶樂、以鳴唐、虞之治。○夔、二。夏之時、五子以其歌鳴。太康盤遊無度、厥弟五人咸怨、述大禹之戒以作歌。○五子、三。伊尹鳴殷。伊尹、四。周公鳴周。周公、五。凡載於詩書六藝、皆鳴之善者也。略結。周之衰、孔子之徒鳴之、其聲大而遠。傳曰、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其弗信

矣乎。（孔子之徒、六。）其末也、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。（莊周、楚人、著書名莊子。○莊周、七。荒、大。唐、空也。）楚大國也、其亡也、以屈原鳴。（屈原、楚之同姓、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○屈原、八。）臧孫辰、（卽魯大夫、臧文仲。）孟軻、荀卿、以道鳴者也。（臧孫辰、孟軻、荀卿、九。）楊朱、墨翟、管夷吾、晏嬰、老聃、（姓李、名耳、字伯陽。著書名老子。）申不害、（以黃老刑名之學、相韓昭侯。著書二篇、名申子。）韓非、（韓諸公子、與李斯俱師荀卿。善刑名法律之學、著書五十六篇、名韓非子。）昚慎、到、（韓大夫、申韓稱之。有書四十六篇。）田駢、（齊人、好談論、時稱談天口。）鄒衍、（臨淄人、著書十萬餘言、名重列國。燕昭師事之。）尸佼、（攬。○魯人、衞商鞅師之。著書二十篇、號尸子。）孫武、（齊人、著兵法十三篇。）張儀、蘇秦之屬、皆以其術鳴。（楊朱十四人、十。○此十人、或邪說、或功利、或淸淨寂滅、或刑名慘刻、或尙殺伐之計、或專縱橫之謀、皆非吾道。故公稱一術字、大有分曉。）秦之興、李斯鳴之。（李斯秦相、專言威令。○李斯、十一。）漢之時、司馬遷、（卽太史公、作史記。）相如、（姓司馬、蜀人。有賦、檄、封禪等文。）揚雄、（字子雲、有諸賦與太元、法言等書。）最其善鳴者也。（二司馬、揚雄、十二。）其下魏晉氏、鳴者不及於古、然亦未嘗絕也。就其善者、其聲淸以浮、其節數以急、（數同速。）其辭淫以哀、其志弛以肆、其爲言也、亂雜而無章。（卽其所謂善鳴者、亦且如此、所以爲不及于古。）將天醜其德莫

之顧邪、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。魏晉、十三。○將入題、又頓此一段、先寫出感慨之致。唐之有天下、以下始說唐人。陳子昂、字伯玉、號海內文宗。○一。蘇源明、京兆武功人、有名。○二。元結、字次山、所著有元子十篇。○三。李白、四。杜甫、五。李觀、字元賓、公之友。○六。皆以其所能鳴。此六子、皆當時先達之人。其存而在下者、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。七。○從許多物、許多人、奇奇怪怪、繁繁雜雜說來、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鳴。文之變幻至此。其高出魏晉、不懈而及於古、若無懈筆、可追唐虞三代文辭。其他浸淫乎漢氏矣。其他美處純乎其爲漢氏。○三句、總收前文。從吾遊者、李翺、張籍其尤也。李翺有集、張籍善樂府。○李翺八。張籍九。又添二人于後、妙。三子者之鳴信善矣。結出善鳴二字。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、抑將窮餓其身、思愁其心腸、而使自鳴其不幸邪。兩句數咏有味。括盡前面聖賢君子之鳴。三子者之命、則懸乎天矣。其在上也、鳴國家之盛。奚以喜。其在下也、自鳴其不幸。奚以悲。二語甚占地步。東野之役於江南也、時東野爲溧陽尉。○單結東野。有若不釋然者、結出不平。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。應前四天字收。

此文得之悲歌慷慨者爲多。謂凡形之聲者、皆不得已。于不得已中、又有善不善。所謂善者、又有幸不幸之分。只是從一鳴中、發出許多議論。句法變換、凡二十九樣。如龍之變化、屈伸於天、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。

送李愿歸盤谷序

韓　愈

太行杭、之陽有盤谷。太行、山名。○起得奇崛。盤谷之間、泉甘而土肥。草木藂同叢、茂、居民鮮少。或曰、謂其環兩山之間、故曰盤。或曰、是谷也、宅幽而勢阻、隱者之所盤旋。兩或曰、跌宕起盤字義。雖似閒情、只呼出隱者一句爲主。友人李愿居之。李愿、西平忠武王晟之子。歸隱盤谷、號盤谷子。○只六字、題已盡了。下全憑愿之言行文。愿之言曰、人之稱大丈夫者、我知之矣。此句是提綱、直縮到我則行之。利澤施於人、名聲昭於時。敘功名。坐於廟朝、進退百官、而佐天子出令。其在外、則樹旗旄、羅弓矢、樹、立也。羅、列也。武夫前呵、從者塞途、供給之人、各執其物、夾道而疾馳。喜有賞、怒有刑。敘威令。才畯同俊、滿前、道古今而譽盛德、入耳而不煩。敘門客。曲眉豐頰、清聲而便平聲、體、秀外而惠中。

外貌秀美、中心聰敏。飄輕裾、翳長袖。（裾、衣後。翳、曳也。○敍近侍。）粉白黛（代）、綠者、（黛、眉墨。）畫列屋而閒居、妒寵而負恃、爭妍而取憐。（敍姬妾。）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、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。（極寫世上有此一輩大丈夫。）吾非惡此而逃之、是有命焉、不可幸而致也。（著此句、逗起下段。）窮居而野處、升高而望遠、坐茂樹以終日、濯淸泉以自潔。（敍居處之幽。）採於山、美可茹。（汝、○茹、食也。）釣於水、鮮可食。（敍飲食之便。）起居無時、惟適之安。（敍晨昏之逸。）與其有譽於前、孰若無毀於其後。與其有樂於身、孰若無憂於其心。（橫插隱士自得語。妙。）車服不維、刀鋸不加。（刑賞不相及。）理亂不知、黜陟不聞。（朝政不相關。）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、（極寫世上又有此一輩大丈夫。）我則行之。（結出本意。與上不可幸致句、緊照。）伺候於公卿之門、奔走於形勢之途。足將進而趦（咨）、趄、（疽、○趦趄、行不行之貌。）口將言而囁（念入）、嚅。（如、○囁嚅、欲言不言之貌。）處汙穢而不羞、觸刑辟（闢）、而誅戮。徼倖於萬一、老死而後止者、（此是不安于隱、求進不得者之所爲。）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。（此其人、視前兩樣人物、孰賢孰不肖、其等第當何如。○只以一句收盡一篇意、最有含蓄。）

昌黎韓愈、聞其言而壯之。斷其爲高隱一輩大丈夫。與之酒、而爲之歌曰、盤之中、維子之宮。盤之土、可以稼。叶故。盤之泉、可濯可沿。沿、循行也。盤之阻、誰爭子所。阻、曲折也。窈而深、廓其有容。叶營。繚而曲、如往而復。四句承盤之阻來、窈深繚曲、極力形容、其妙可想。嗟盤之樂兮、樂且無央。央、盡也。○樂字、承上起下。虎豹遠跡兮、蛟龍遁藏。鬼神守護兮、呵禁不祥。飲且食兮壽而康、無不足兮奚所望。平聲。膏去聲。吾車兮秣吾馬、以脂塗轄曰膏。以粟飲馬曰秣。從子於盤兮、終吾生以徜常。徉。羊。○徜徉、自得之貌。送李却說到自亦欲往、何等與會。

一節是形容得意人、一節是形容閒居人、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。都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一句上。全舉李愿自己說話、自說只前數語寫盤谷、後一歌詠盤谷、別是一格。

送董邵南序

韓愈

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。燕、今北京。趙、今真定、俱當時河北地。感慨悲歌、乃豪傑之士也。○兀然而起、以士風立論、奇。董生舉進士、連不得志於有司。懷抱利器、鬱鬱適茲土。邵南舉進士、屢次不得志、去遊河北。時河北諸鎮、不

稟命朝廷、每自辟士、故郎所欲往。茲士、指河北。吾知其必有合也。董生亦豪傑、自與燕趙之士、意氣相投合。○吾知其、妙。董生勉乎哉。此段勉董生行、是正寫。賓。夫以子之不遇時、苟慕義彊聲上仁者、皆愛惜焉。皆愛惜董生、而頤引薦焉。○慕字、彊字、對下性字。矧燕趙之士、出乎其性者哉。況燕趙之士、仁義性成、故吾知其必有合。○將上文再作一曲折掉轉、應篇首燕趙多感慨意。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、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。憐才出乎天性、風俗固然。然當時河北藩鎮、多習亂不臣。其風俗或與治化相移易、而今日之燕趙、未必不異于昔日之所稱也。○吾惡知其、妙。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。風俗之異與不異、我不敢懸斷、聊以董生之合與不合卜之也。董生勉乎哉。此段勉董生行、是反寫。主。吾因之有所感矣。上一正一反、俱送董生、下特論燕趙。此爲去聲我弔望諸君之墓、樂毅去燕之趙、趙封于觀津、號望諸君。此燕趙之古人也。而觀於其市、復有昔時屠狗者乎。荊軻至燕、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、日飲燕市。酒酣、歌于市中。乃感慨不得志之士也。爲我謝曰、明天子在上、可以出而仕矣。送董生、却勸燕趙之士來仕。則董生之不當往、已在言外。

董生憤己不得志、將往河北、求用于諸藩鎮、故公作此送之。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、中言恐未必合、終諷諸鎮之歸順、及董生不必往。文僅百十餘字、而有無限開闔、無限變化、無限含蓄、短章聖手。

送楊少尹序

韓愈

昔疏廣、受二子、以年老、一朝辭位而去。漢疏廣、東海蘭陵人。仕至太子太傅。兄子受、仕至太子少傅。在位五年、廣謂受曰、知足不辱、知止不殆、宦成名立、如此不去、懼有後悔。乃上疏乞骸骨、上許之。於時公卿設供張、祖道都門外、車數百兩。去聲、○供張、謂供具張設也。祭道神曰祖。祖道、謂餞行也。兩、一車也。一車兩輪、故謂之兩。道路觀者、多歎息泣下、共言其賢。漢史既傳其事、而後世工畫者、又圖其迹。至今照人耳目、赫赫若前日事。敘二疏事引起。國子司業楊君巨源、入題。方以能詩訓後進、此句補楊君在官時事。一旦以年滿七十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。敘楊君事畢、以下發議論。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、今楊與二疏、其意豈異也。隨手先作一總。予忝在公卿後、時公爲吏部侍郎。遇病不能出。一篇情景、全在托病上寫出。不知楊侯去時、城門外送者幾人、車幾兩、馬幾匹、道邊觀者、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。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、爲傳繼二疏蹤跡否、不落莫否。司業去位、國史亦書。張大其事、雖書亦落莫也。但不見今世無工畫者、而畫與不畫、固不

論也。上文圖迹、原屬後世事、所以付之不論。○此段從二疏合到楊侯。然吾聞楊侯之去、丞相有愛而惜之者、白以爲其都少尹、不絕其祿。白之于朝命、爲其邑少尹、不絕其俸祿。又爲歌詩以勸之、京師之長於詩者、亦屬祝而和之。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、有是事否。此段從楊侯合到二疏。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。隨手再作一總、應前古今人不相及。中世士大夫、以官爲家、罷則無所於歸。反襯楊侯。楊侯始冠、去聲。舉於其鄉、歌鹿鳴而來也。賓句。今之歸、主句。指其樹曰、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。某水某丘、吾童子時所釣遊也。點出歸鄉風趣。鄉人莫不加敬、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。法其不以官爲家、罷後有所歸。古之所謂鄉先生、沒而可祭於社者、古人臨文不諱。其在斯人歟、其在斯人歟。感歎不盡。

巨源之去、未必可方二疏。公欲張大之、將來形容、又不可確言。特前說二疏所有、或少尹所無。後說少尹所有、或二疏所無。則巨源之美不可掩、而己亦不至失言。末托慨世之詞、寫出楊侯歸鄉、可敬可愛、情景宛然。

送石處士序　韓愈

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、爲節度之三月、元和五年、四月、詔用烏公重胤、爲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。治孟州。其曰節度之三月、則是歲六七月閒也。求士於從事之賢者。有薦石先生者。石先生、名洪、字濬川、洛陽人。罷黃州錄事參軍。退居於洛、十年不仕。公曰、先生何如。因此一問、下便借從事之薦詞、以代己之頌美。所謂遊實行虛、文之生路也。曰、先生居嵩邙茫、瀍蟬、穀之間。嵩邙、山名。瀍穀、水名。皆在洛陽之境。冬一裘、夏一葛。食朝夕、飯一盂、蔬一盤。人與之錢、則辭。請與出遊、未嘗以事免。勸之仕、不應。坐一室、左右圖書。一路短句錯落。與之語道理、辨古今事當否、論人高下、事後當成敗、若河決下流而東注、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、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、王良、造父、皆古善御者。若燭照、數計而龜卜也。與之語道理、管到龜卜也。止中間用三個若字、有三意、文法變化不同。大夫曰、先生有以自老、無求於人、其肯爲某來邪。因此再問、下又借從事之言、安頓石處士。從事曰、大夫文武忠孝、求士爲國、不私於家。方今寇聚於恆、師環其疆。元和四年、三月、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、其子承宗叛。十二月、詔吐突承璀、率諸道兵討之。地理志、鎭州恆山郡、本恆州。天寶元年、更名鎭、成德軍所治也。農不耕收、

財粟殫亡。吾所處地、歸輸之塗。糧運輻輳之區。治法征謀、宜有所出。急需賢才以濟。先生仁且勇、仁則易于感動、勇則敢於有爲。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、其何說之辭。此段句句爲石生占地步。於是譔書詞、具馬幣、卜日以受使者、求先生之廬而請焉。寫大夫求士鄭重。先生不告於妻子、不謀於朋友、冠帶出見客、拜受書禮於門內。此與勸之仕不應相反、然其出處之意、已見于從事之言、以不告不謀、較有意味。宵則沐浴、戒行李、載書冊、問道所由。告行於常所來往、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、張、供張也。如今筵會鋪張設席之類。○只此一句、又生出下半篇文字。酒三行且起、酒三行後、且將起別。得此一句、落下便有勢。○有執爵而言者曰、大夫真能以義取人、先生真能以道自任、決去就、爲先生別。第一祝、並贊二人。又酌而祝曰、上只執爵而言。此乃酌而祝也。凡去就出處何常、惟義之歸、照上勸之仕不應。遂以爲先生壽。第二祝、獨壽處士。又酌而祝曰、使大夫恆無變其初、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、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、無昧於諂言、惟先生是聽、以能有成功、保天子之寵命。第三祝、規大夫。又祝曰、不再酌也。

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、而私便其身圖。第四祝、規先生。○四祝詞。一段緊一段。先生起拜祝辭曰、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。須有此一答、四祝便有收拾。上於是東都之人士、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。一篇之意、歸結此一句上。何等筆力。遂各爲歌詩六韻、遣愈爲之序云。

純以議論行序事、序之變也。看前面大夫從事、四轉反覆。又看後面四轉祝詞、有無限曲折變態、愈轉愈佳。

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

韓愈

伯樂一過冀北之野、而馬羣遂空。伯樂、姓孫、名楊、古之善相馬者。○憑空作奇語起、下一難一解。夫冀北馬多天下、伯樂雖善知馬、安能空其羣邪。解之者曰、吾所謂空、非無馬也、無良馬也。伯樂知馬、遇其良、輒取之、羣無留良焉。苟無良、雖謂無馬、不爲虛語矣。已上以譬喩起。不獨爲送溫、幷送石亦連及、伯樂譬烏公、冀北譬東都、馬譬處士、良馬譬溫石、凡四段。東都、固士大夫之冀北也。一語、卽從喩處渡下。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、洛之北涯、曰石生。連石。其

南涯、曰温生。出温。大夫烏公、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、以石生爲才、以禮爲羅、羅而致之幕下。幕、莫下。帷幕也。在旁曰帷、在上曰幕。軍旅無常居、曰幕府。○連石。未數月也、以温生爲才、於是以石生爲媒、以禮爲羅、又羅而致之幕下。出温生、自見所以連石之故。○爲羅、爲媒、字法新奇。東都雖信多才士、朝取一人焉、拔其尤。暮取一人焉、拔其尤。所謂遇其良輒取之。自居守河南尹、以及百司之執事、與吾輩二縣之大夫。居守、謂東都留守。二縣、謂東都、郭下。政有所不通、事有所可疑、奚所諮而處焉。寫空羣、一。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、誰與嬉遊。寫空羣、二。小子後生、於何考德而問業焉。寫空羣、三。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、無所禮於其廬。寫空羣、四。○美處士在去後感慨中見之。妙。若是而稱曰、大夫烏公、一鎮河陽、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、豈不可也。以烏公爲伯樂、應首句意。夫南面而聽平聲。天下、其所託重而恃力者、惟相與將耳。相一陪。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、陪。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、正。求內外無治、不可得也。此段推開。

（邑、洛陽、河南也。）

（一步、以歸美爲公、文氣始足。）愈縻於茲、（縻、繫也。時公爲河南令。）不能自引去、資二生以待老。今皆爲有力者奪之、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。（本以致頌、反更生怨、絕妙文情。）生既至、拜公於軍門、其爲吾以前所稱、爲天下賀、（應求內外無治句。）以後所稱、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。（應何能無介然句。）留守相公、首爲四韻詩歌其事、愈因推其意而序之。

（全篇無一語實說溫生之賢、而溫生已處處躍露。若是而稱曰數語、是結前半篇。其爲吾以前所稱、是結後半篇。然致私怨于盡取句、直挽到篇首空字、收盡通章。）

祭十二郎文

韓愈

年月日、（或作貞元十九年、五月二十六日。）季父愈、聞汝喪之七日、乃能銜哀致誠、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、告汝十二郎之靈。（七日乃能者、以所報月日不同、欲審其實、故遲遲若此。建中、人名。十二郎、名老成、公兄韓介之子、韓會之繼子也。）嗚呼、吾少孤。（大歷五年、公父仲卿卒、公時三歲。○從自說起。）及長、不省所怙、（小雅、無父何怙。）惟兄嫂是依。（兄韓會、嫂鄭夫人、即十二郎父母。公于郎、雖叔姪、猶兄弟。其情誼盡在此。）中年、兄歿南方、吾與汝俱幼。（大歷十二年、五月、起居舍人韓會、坐宰相元載黨與、貶爲韶州刺史、尋卒于官。公時年十一、從至貶所。○始入十二郎、只俱幼二字、已不勝酸楚。）從嫂歸葬

河陽。既又與汝就食江南。建中二年、中原多故、避地江左、家于宣州。零丁孤苦、未嘗一日相離也。一段敍幼時相依。吾上有三兄、皆不幸早世。承先人後者、在孫惟汝、在子惟吾。兩世一身、形單影隻。寫盡零丁孤苦。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、韓氏兩世、惟此而已。引嫂言、尤悲慘不堪。汝時尤小、當不復記憶。上說俱幼、此又略分。吾時雖能記憶、亦未知其言之悲也。雖略分、又不甚分、妙妙。○一段、敍叔姪二人、關係韓氏甚重。吾年十九、始來京城。貞元二年、公自宣州遊京師。與郎別。○其後四年、而歸視汝。與郎會。又四年、吾往河陽省墳墓、與郎別。遇汝從嫂喪來葬。與郎會。又二年、吾佐董丞相於汴州、貞元十二年、董晉辟汴州。○與郎別。汝來省吾。與郎會。止一歲、請歸取其孥。孥、妻子也。○與郎別。明年、丞相薨、吾去汴州、汝不果來。與郎不復會。是年、吾佐戎徐州。是歲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。○與郎別。使取汝者始行、吾又罷去、汝又不果來。十六年五月、張建封卒、公罷歸洛陽。○與郎不復會。吾念汝從於東、東亦客也、不可以久。圖久遠者、莫如西歸。將成家而致汝。圖與郎長會。嗚呼、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。

與郎永別不會。○自吾年十九以下、追憶其離合之不常、卒不可合而遽死。意只是平平、讀之自不覺酸楚。吾與汝俱少年、以爲雖暫相別、終當久相與處。故捨汝而旅食京師、以求斗斛之祿。承寫相離之故。誠知其如此、雖萬乘之公相、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。真言腸斷。去年、孟東野往、吾書與汝曰、吾年未四十、而視茫茫、而髮蒼蒼、而齒牙動搖。念諸父與諸兄、皆康彊而早世、如吾之衰者、其能久存乎。吾不可去、汝不肯來、恐旦暮死、而汝抱無涯之戚也。倒跌起下。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、彊者夭而病者全乎。嗚呼、其信然邪、其夢邪、其傳之非其真邪。承上發出一段疑信。惝怳光景、下分承一段疑、一段信。信也、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。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。少者彊者而夭歿、長者衰者而存全乎。未可以爲信也。一段從信轉到疑。夢也、傳之非其真也、東野之書、耿蘭家人名。之報、何爲而在吾側也。嗚呼、其信然矣、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。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、不克蒙其澤矣。一段從疑轉到信。所謂天者

誠難測、而神者誠難明矣。所謂理者不可推、而壽者不可知矣。言其不應死而死、卒歸咎于天、與神、與埋、哀傷之至也。雖然、吾自今年來、蒼蒼者、或化而爲白矣。動搖者、或脫而落矣。毛血日益衰、志氣日益微、幾何不從汝而死也。此言己亦不可必、回顧前寄孟東野書上意。死而有知、其幾何離。其無知、悲不幾時、而不悲者無窮期矣。言有知、不久與郎復會。若無知、悲日無多。而不悲者、終古無盡時。蓋以生知悲、死不知悲也。○達生之言。可括蒙莊一部。汝之子始十歲。謂湘也。吾之子始五歲。謂昶也。少而彊者不可保、如此孩提者、又可冀其成立邪。嗚呼哀哉、嗚呼哀哉。忽然于郎前寫自家不保、忽然又于郎後寫二子不保、文情絕妙。汝去年書云、比得軟脚病、往往而劇。極、○劇、甚也。吾曰是疾也、江南之人、常常有之、未始以爲憂也。嗚呼、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、抑別有疾而致斯乎。此段伏下汝病吾不知時句。汝之書、六月十七日也。上言病。下言歿。一句接、無痕。東野云、汝歿以六月二日、耿蘭之報無月日、蓋東野之使者、不知問家人以月日。如耿蘭之報、不知當言月日。言耿蘭之報、所以無月日者、由

其不知報告之體、當其月日以報也。東野與吾書、乃問使者、使者妄稱以應之耳、其然乎、其不然乎。此段伏下汝歿吾不知日句。今吾使建中祭汝、弔汝之孤、與汝之乳母。彼有食可守、以待終喪、則待終喪而取以來。如不能守以終喪、則遂取以來。其餘奴婢、並令守汝喪。吾力能改葬、終葬汝於先人之兆、然後惟其所願。此告之欲處置其身後、以慰死者之心。意到筆隨、不覺其詞之刺刺也。

嗚呼、自此以下、一往慟哭而盡。汝病吾不知時、汝歿吾不知日、生不能相養以共居、歿不能撫汝以盡哀、斂不憑其棺、窆去聲、不臨其穴。窆、下棺也。吾行負神明、而使汝夭。不孝不慈、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、相守以死。一在天之涯、一在地之角。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、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。吾實爲之、其又何尤。彼蒼者天、曷其有極。更不能分句、分段、分字。何况直是一慟而盡。

自今以往、吾其無意於人世矣。宕一句、起下。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、伊、潁、二水名。以待餘年。教吾子與汝子、幸其成長、吾女與汝女、待其嫁、如

此而已。教子嫁女、又慰死者之心、自是天理人情中體貼出來。嗚呼、言有窮而情不可終、汝其知也邪、其不知也邪。總結、更復惝怳。嗚呼哀哉。尚饗。

情之至者、自然流爲至文。讀此等文、須想其一面哭一面寫、字字是血、字字是淚。未嘗有意爲文、而文無不工、祭文中千年絶調。

祭鱷魚文　韓愈

維年月日、潮州刺史韓愈、使軍事衙推秦濟、以羊一、豬一、投惡谿之潭水、以與鱷諤、魚食、而告之初、公至潮、問民疾苦、皆曰惡谿有鱷魚、食民產且盡。數日、公令其屬秦濟、以一羊一豚、投谿水而祝之。曰、昔先王既有天下、列山澤、罔同網、繩擉錯、刃、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、驅而出之四海之外。列、遮道也。擉、刺也。○正議發端、便不可犯。及後王德薄、不能遠有、則江漢之間、尚皆棄之、以與蠻夷楚越、況潮、嶺海之閒、去京師萬里哉。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、亦固其所。潮在嶺外海內、較江漢更遠、毋怪爲鱷魚所據。涵淹、潛伏也。卵育、生息也。○先歸咎後王、故意放寬一步。妙。今天子嗣唐位、神聖慈武、四海之外、六合之內、皆撫而有之。

(能遠有矣。)況禹跡所揜、揚州之近地、刺史縣令之所治、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。(揜、止也。潮于古爲揚州之境、以四海六合言之、則潮地又甚近也。○二十四字作一句讀。)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。(此句是一篇綱領。前將天子立大議論、此下專在與刺史爭土上發議。)刺史受天子命、守此土、治此民、而鱷魚睅(音緩)然不安谿潭、據處食民畜(休去聲)、熊豕鹿麞、以肥其身、以種其子孫、與刺史亢拒、爭爲長(掌)雄。(睅、目出貌。據處、謂據其地而處之也。食民畜、謂食人與六畜也。刺史欲安民、而鱷魚爲害若此、是與亢拒爭雄矣。)刺史雖駑弱、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、伈伈(心上聲)睍睍(賢上聲)、爲民吏羞、以偷活於此邪。(伈伈、恐懼貌。睍睍、小目貌。)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、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。(稟以天子、稟以天子命吏、詞嚴義正、是一篇討賊檄文。)鱷魚有知、其聽刺史言。(總喝一句、起下文。)潮之州、大海在其南。鯨鵬之大、蝦蟹之細、無不容歸。以生以食、鱷魚朝發而夕至也。(爲鱷魚尋去路。)今與鱷魚約、盡三日、其率醜類南徙於海、以避天子之命吏。三日不能、至五日。五日不能、至七日。(爲鱷魚限日期。)七日不能、

是終不肯徙也、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。不然、則是鱷魚冥頑不靈、刺史雖有言、不聞不知也。層疊而下、犀利無前。夫傲天子之命吏、不聽其言、不徙以避之、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、皆可殺。閃電轟雷、一齊俱發。刺史則選材技吏民、操強弓毒矢、以與鱷魚從事、必盡殺乃止。其無悔。是夕有暴風震雷、起湫水中、數日、水盡涸。西徙六十里、自是潮州無鱷魚患。

全篇只是不許鱷魚雜處此土、處處提出天子二字、刺史二字壓服他。如問罪之師、正正堂堂之陣、能令反側子心寒膽慄。

柳子厚墓誌銘

韓愈

子厚諱宗元。七世祖慶、爲拓跋魏北魏姓拓跋。侍中、封濟陰公。曾伯祖奭、爲唐宰相、與褚遂良、韓瑗、願、俱得罪武后、死高宗朝。皇考父。諱鎮、以事母棄太常博士、求爲縣令江南、其後以不能媚權貴、失御史、權貴人死、乃復拜侍御史。號爲剛直、所與游、皆當世名人。敘其前人節慨、所以形子厚之附叔文、是公微意。

子厚少精敏、無不通達、逮其父時、雖少年、已自成人。能取進士第、嶄讒然見頭角、衆謂柳氏有子矣。嶄、尖銳貌。其後以博學宏詞、授集賢殿正字。儁傑廉悍、四字、爲柳文寫照。議論證據今古、出入經史百子、踔卓同、厲風發、率常屈其座人、名聲大振、一時皆慕與之交。諸公要人、爭欲令出我門下、交口薦譽之。子厚爲諸公要人所爭致、初非求附之也。全爲附王叔文一節出脫。貞元十九年、由藍田尉、拜監察御史。順宗卽位、拜禮部員外郎。遇用事者得罪、例出爲刺史。未至、又例貶州司馬。王叔文、韋執誼用事、拜宗元禮部員外郎、且將大用。憲宗卽位、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、宗元坐王叔文黨、貶邵州刺史、未至、道貶永州司馬。○誌其被貶、不露叔文輩姓名、甚婉曲。居閒益自刻苦、務記覽爲詞章、汎濫停蓄、爲深博無涯涘、詞上聲、而自肆於山水間。宗元既竄斥、地又荒癘、因自放山澤間。其湮厄感鬱、一寓諸文、放離騷數十篇、讀者咸悲惻。元和中、嘗例召至京師、又偕出爲刺史、而子厚得柳州。伏爲劉禹錫請播州一節。既至、歎曰、是豈不足爲政邪。因其土俗、爲設教禁、州人順賴。其俗以男女質至、

錢、約不時贖、子本相侔、則沒爲奴婢。子厚與設方計、悉令贖歸。其尤貧力不能者、令書其傭、足相當、則使歸其質。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、比一歲、免而歸者且千人。（柳州之政、詳見羅池廟碑。獨書贖子一節、撮其有德于民之大者。）衡湘以南、爲進士者、皆以子厚爲師。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、悉有法度可觀。（前敘其自爲詞章、此敘其教人爲文詞。公推重子厚、特在文章。）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、（遙接。）中山劉夢得禹錫、亦在遣中、當詣播州。子厚泣曰、播州、非人所居、而夢得親在堂、吾不忍夢得之窮、無辭以白其大人、且萬無母子俱往理、請於朝、將拜疏、願以柳易播、雖重得罪、死不恨。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、夢得於是改刺連州。（子厚所至、皆有樹立。其處中山、尤其行之卓異者。）嗚呼、士窮乃見節義。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、酒食游戲相徵逐、詡詡（許）、強笑語以相取下、握手出肺肝相示、指天日涕泣、誓生死不相背負、眞若可信。一旦臨小利害、僅如毛髮比、反眼若

不相識、落陷穽、不一引手救、反擠之又下石焉者、皆是也。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、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、聞子厚之風、亦可以少媿矣。（此段因事發議、全學伯夷屈原傳。）子厚前時少年、勇於爲人、不自貴重（說出子厚病根。）顧藉、謂功業可立就、故坐廢退。既退、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、故卒死於窮裔。異、材不爲世用、道不行於時也。（只數語總敘子厚生平、且悲且惜。）使子厚在臺省時、自持其身、已能如司馬刺史時、亦自不斥。斥時有人力能舉之、且必復用不窮。（反振起下意。）然子厚斥不久、窮不極、雖有出於人、其文學辭章、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。（就斥窮二字、一轉。極爲子厚喜幸。）雖使子厚得所願、爲將相於一時。以彼易此、孰得孰失、必有能辨之者。（又一轉、語帶規諷、意亟含蓄。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、年四十七。以十五年七月十日、歸葬萬年先人墓側。子厚有子男二人。長曰周六、始四歲。季曰周七、子厚卒、乃生。女子二人、

皆幼。其得歸葬也、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。行立有節概、重然諾、與子厚結交、子厚亦爲之盡、竟賴其力。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、舅弟盧遵。遵、涿人、性謹慎、學問不厭、自子厚之斥、遵從而家焉、逮其死不去、既往葬子厚、又將經紀其家、庶幾有始終者。附書裴、盧二人、與前士窮見節義一段對照。銘曰、是惟子厚之室、既固既安、以利其嗣人。子厚不克持身處、公亦不能爲之諱、故措詞隱躍、使人自領。只就文章一節、斷其必傳、下筆自有輕重。

古文觀止卷之九

駁復讎議

柳宗元

臣伏見天后（唐武后。）時、有同州下邽（圭、）人徐元慶者。父爽、爲縣尉趙師韞所殺。卒能手刃父讎、束身歸罪。（後師韞爲御史、元慶變姓名、於驛家傭力。久之、師韞以御史舍亭下。元慶手刃之、自囚詣官。）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、誅之而旌其閭。且請編之於令、永爲國典。（時議者以元慶孝烈、欲捨其罪。子昂建議、以爲國法專殺者死、元慶宜正國法、然旌其閭墓、以褒其孝義可也。議者以子昂爲是。○敘述其事作案。）臣竊獨過之。（總駁一句。）臣聞禮之大本、以防亂也。若曰無爲賊虐、凡爲子者殺無赦。（子不當讎而讎者、死。）刑之大本、亦以防亂也。若曰無爲賊虐、凡爲治者殺無赦。（吏不當殺而殺者、死。○以禮刑大本上說起、是議論大根原處。）其本則合、其用則異。旌與誅莫得而並焉。（一句點醒、破其首鼠兩端之說。）誅其可旌茲謂濫、黷刑甚矣。旌其可誅茲謂僭、壞禮甚矣。（左傳、善爲國者、賞不僭、刑不濫。○互發以足上句意。）

果以是示於天下、傳於後代、趨義者不知所向、違害者不知所立。以是爲典、可乎。（以上泛言旌誅並用之非。）蓋聖人之制、窮理以定賞罰、本情以正褒貶、統於一而已矣。（此言聖人旌誅不並用、窮理本情四字、甚細。）嚮使刺讞其誠僞、考正其曲直、原始而求其端、則刑禮之用、判然離矣。（刺、訊也。議罪曰讞。誠僞、以情言。曲直、以理言。○承上正轉一筆、起下二段議論。）何者、若元慶之父、不陷於公罪。師韞之誅、獨以其私怨。奮其吏氣、虐於非辜。州牧不知罪、刑官不知問。上下蒙冒、籲（豫）號（豪）、不聞。（籲、呼也。）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、枕戈爲得禮。（禮記、父之讎、不與共戴天。又曰居父母之讎、寢苫枕戈、不仕、弗與共天下也。）處心積慮、以衝讎人之胸。介然自克、即死無憾、是守禮而行義也。執事者宜有慚色。將謝之不暇、而又何誅焉。（一段寫旌之不宜誅。）其或元慶之父、不免於罪。師韞之誅、不愆於法。是非死於吏也、是死於法也、法其可讎乎。讎天子之法、而戕奉法之吏、是悖驁（傲）、而凌上也。執而誅之、所以正邦

典、而又何旌焉。（一段寫誅之不宜旌。○二段、透發旌與誅、莫得而並之意。）且其議曰、人必有子、子必有親。親親相讎、其亂誰救。（述子昂原議。）是惑於禮也甚矣。禮之所謂讎者、蓋其寃抑沉痛、而號無告也。非謂抵罪觸法、陷於大戮。而曰彼殺之、我乃殺之。不議曲直、暴寡脅弱而已。其非經背聖、不亦甚哉。（此段申明讎字之義、正駁子昂言讎之失。）周禮調人、（調人、官名。）掌司萬人之讎、凡殺人而義者、令勿讎、讎之則死。有反殺者、邦國交讎之。（周禮、地官。）又安得親親相讎也。春秋公羊傳曰、父不受誅、子復讎可也。父受誅、子復讎、此推刃之道、復讎不除害。（公羊傳、見定公四年。不受誅、謂罪不當誅也。一來一往曰推刃。不除害、謂取讎身而已、不得兼其子也。）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、則合於禮矣。（兩下相殺、謂師韞殺元慶之父、元慶又殺師韞。○引周禮公羊、以明殺人不義、與不受誅者、皆可復讎。論有根據、一篇主意、具見于此。）且夫不忘讎、孝也。不愛死、義也。元慶能不越于禮、服孝死義、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。夫達理聞道之人、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。議者反以爲戮、黷刑壞禮、其

不可以爲典明矣。收段就元慶立論、所以重與之。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、是通篇結案。請下臣議附於令、有斷斯獄者、不宜以前議從事、謹議。

看敍起手刃父讎、束身歸罪八字、便見得宜旌不宜誅。中段是論理、故作兩平之言。後段是論事、故作側重之之語。引經據典、無一字游移、乃成鐵案。

桐葉封弟辨

柳宗元

古之傳者有言、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、曰、以封汝。周公入賀。王曰、戲也。周公曰、天子不可戲。乃封小弱弟於唐。史記、晉世家、成王與叔虞戲、削桐葉爲珪、以與叔虞曰、以此封若。史佚因請擇日立之。成王曰、吾與之戲耳。史佚曰、天子無戲言。于是遂封叔虞于唐。若曰、周公入賀、史不之見。特于劉向說苑云云。吾意不然。一句抹倒。王之弟當封邪、周公宜以時言於王、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。一層。不當封邪、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、以地以人、與小弱弟者爲之主、其得爲聖乎。二層。且周公以王之言、不可苟焉而已、必從而成之邪。設有不幸、王以桐葉戲婦寺、亦將舉而從之乎。三層。凡王者之德、在行之何若。設未得

其當、去聲、雖十易之不爲病、要去聲、於其當、不可使易也、而況以其戲乎。若戲而必行之、是周公教王遂過也。此段方是正斷。嚴切不留餘漏、下乃就周公身上另起、再作斷。吾意周公輔成王、宜以道從容優樂、要歸之大中而已、應要于其當句。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。一層。又不當束縛之、馳驟之、使若牛馬然、急則敗矣。言不能從容優樂、若制牛馬然。束縛之使不得行、馳驟之使之必行、迫之太甚、則敗壞矣。○二層。且家人父子、尚不能以此自克、況號爲君臣者邪。言父子之閒、尚不能以束縛馳驟之事相勝、何況君臣。○三層。是直小丈夫缺缺缺、者之事、非周公所宜用、故不可信。老子、其政察察、其民缺缺。缺缺、小智貌。○正結一段。或曰、封唐叔、史佚成之。史佚、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。○結束有不盡意、不指定史佚、妙。

前輻連設數層翻駁、後輻連下數層斷案、俱以理勝、非尚口舌便便也。讀之反覆重疊愈不厭、如眺層巒、但見蒼翠。

箕子碑　柳宗元

凡大人之道有三、一曰正蒙難、去聲、二曰法授聖、三曰化及民。蒙、犯也。蒙難者、以正

犯難也。○總提三柱立論。殷有仁人曰箕子、實具茲道以立于世。故孔子述六經之旨、尤殷勤焉。謂下易書詩所載是也。○出箕子。當紂之時、大道悖亂、天威之動不能戒、聖人之言無所用。書、今天動威。○總起。進死以併命、誠仁矣。無益吾祀、故不爲。閟過比干。委身以存祀、誠仁矣。與預亡吾國、故不忍。閟過微子。具是二道、有行之者矣。將正寫箕子、先入此段、斡旋多少。是用保其明哲、與之俯仰。晦是謨範、辱於囚奴。昏而無邪、隤頹而不息。故在易曰、箕子之明夷。正蒙難也。詩、既明且哲、以保其身。書、囚奴正士。正士、謂箕子也。易、明夷卦、六五、箕子之明夷。夷、傷也。言六五以宗臣居暗地、近暗君、而能正其志、箕子之象也。○應前一日。及天命既改、生人以正。乃出大法、用爲聖師。周人得以序彝倫、而立大典。故在書曰、以箕子歸作洪範。法授聖也。大法、謂洪範。洪、大也。範、法也。書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、彝倫攸敘。漢志曰、禹治洪水、錫洛書、法而陳之、洪範是也。史記、武王克殷、訪問箕子以天道、箕子以洪範陳之。蓋洪範發之于禹、箕子推衍增益、以成篇歟。○應前二日。及封朝鮮、推道訓俗、惟德無陋、惟人無遠、用廣殷祀、俾夷爲華、化及民也。朝鮮、東夷地。漢書地理志、箕子去之朝

鮮、教其民以禮義田蠶、民犯禁八條、其民終不相盜、無門戶之閉。婦人貞信不淫僻、其教民飲食、以籩豆爲可貴。此仁賢之化也。○應前二曰。率是大道、藂同叢、於厥躬、天地變化、我得其正、其大人歟。應前大人第一句。○首提作柱、以文分應、似正意、卻是客也。下一段寫出箕子意中事、是作者大旨。於虖、同嗚呼、當其周時未至、殷祀未殄。比干已死、微子已去、向使紂惡未稔餁、而自斃、武庚念亂以圖存、國無其人、誰與興理、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。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、其有志於斯乎。忽然別起波浪、語極淋漓感慨、使人失聲長慟。唐某年、作廟汲郡、歲時致祀。汲郡、紂故都、爲河南衛輝府。今嘉先生獨列於易象、作是頌云。頌不載。

前立三柱、真如天外三峯、卓然峭峙。於虖以下、忽然換筆、一往更有深情。

捕蛇者說

柳宗元

永州之野產異蛇、黑質而白章、黑體白文。觸草木盡死。以齧人、無禦之者。異蛇最毒。然得而腊昔、之以爲餌、可以已大風、攣戀、踠淵上聲、瘻漏、癘、賴、去死

肌、殺三蟲。臘、乾肉也。餌、藥餌也。已、止也。攣踠、曲脚不能伸也。瘻、頸腫。癘、惡創。死肌、如癰疽之腐爛者。三蟲、三尸之蟲也。○毒蛇、偏爲要藥。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、歲賦其二、兩次。募有能捕之者、當其租入、永之人爭奔走焉。敘捕蛇事。有蔣氏者、專其利三世矣。入題。問之、則曰、吾祖死於是、吾父死於是、今吾嗣爲之十二年、幾死者數朔、矣。言之貌若甚戚者。摹泰山婦、伏結處。

余悲之。且曰、若毒之乎。余將告於蒞事者、更若役、復若賦、則何如。若、汝也。言改汝捕蛇之役、復汝輸租之賦、以免其死。蔣氏大戚、汪然出涕曰、君將哀而生之乎、則吾斯役之不幸、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。犯死捕蛇、乃以爲幸。更役復賦、反以爲不幸。此豈人之情哉、必有甚不得已者耳。嚮吾不爲斯役、則久已病矣。提一句、起下文。直貫至捕蛇獨存句。自吾氏三世居是鄉、積於今六十歲矣。而鄉鄰之生日蹙、殫其地之出、竭其廬之入、賦斂之苦。號呼而轉徙、飢渴而頓踣。同仆、○迫于賦斂而徙。觸風雨、犯寒暑、呼噓毒癘、利、往往而死者、相藉謝、也。癘、疫氣。藉、枕藉也。○勞于遷徙而死。○寫得慘毒。是一幅流民圖。曩與吾祖居者、今其室、十無一

焉。與吾父居者、今其室、十無二三焉。與吾居十二年者、今其室、十無四五焉。（應前三世。）非死則徙爾、而吾以捕蛇獨存。（二句收上轉下、有力。）悍吏之來吾鄉、叫囂乎東西、隳（灰、）突乎南北、譁然而駭者、雖雞狗不得寧焉。（追呼之擾、所不忍言。）吾恂恂而起、視其缶、而吾蛇尚存、則弛（始、）然而臥、（蛇存放心。）謹食（嗣、）之、時而獻焉。（小心養食、俟其時之所需、而獻上焉。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、以盡吾齒。（退而甘食其土地之所產、以盡其天年。○摹擬自得光景、真情真語、大有筆趣。）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。其餘則熙熙而樂、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。（言吾犯蛇毒而死者、一歲只有兩次。非若吾鄉鄰遭悍吏之毒、無日不犯死也。）今雖死乎此、比吾鄉鄰之死、則已後矣、又安敢毒邪。（今吾雖終死于斯役、比吾鄉鄰被重賦而死者、已在後矣。安敢怨其爲毒、而不爲此。○此段正明斯役之不幸、未若復賦不幸之甚二句。情態曲盡、而一段無聊之意、溢于言表。）余聞而愈悲。孔子曰、苛政猛於虎也、吾嘗疑乎是。今以蔣氏觀之、猶信。（檀弓、孔子過泰山側、有婦人哭于墓而哀。夫子式而聽之、使子貢問之曰、子之哭也、一似重有憂者。而曰然、昔者吾舅死于虎、吾夫又死焉、今吾子又死焉。夫子曰、何爲不去也。曰、無苛政。夫子曰、小子識之、苛政猛于虎也。）嗚呼、孰知賦斂之毒、有甚是蛇者乎。

（一句結出。）故爲之說、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。

此小文耳、卻有許大議論。必先得孔子苛政猛于虎一句、然後有一篇之意。前後起伏抑揚、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。若轉以上聞、所謂言之者無罪、聞之者足以爲戒、真有用之文。

種樹郭橐駝傳

柳宗元

郭橐駝不知始何名、病僂、（樓、）隆然伏行、有類橐駝者、故鄉人號之駝。駝聞之曰、甚善、名我固當。因捨其名、亦自謂橐駝云。（僂、傴疾也。隆然、高起貌。橐駝、即駱駝。○以上先將橐駝命名、寫作一笑、）其鄉曰豐樂鄉、在長安西。（何爲書其鄉、只爲欲寫其在長安、長安人爭迎也。）駝業種樹、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、（種樹行樂。）及賣果者、（種樹謀生。）皆爭迎取養。（去聲、○爭相迎取駝于家而養之。）視駝所種樹、或遷徙、無不活。（無不活、雙承種與遷。）且碩茂、蚤實以蕃。（其樹大而盛、其實蚤而多。○活外又添寫此一句。）他植者、雖窺伺傚慕、莫能如也。（又反襯一句、伏後文。）有問之、對曰、橐駝（自謂橐駝。）非能使木壽且孳也。（折一筆。）能順木之天、以致其性焉爾。

一篇之意、已盡于此。凡植木之性、承其性字。其本欲舒、其培欲平、其土欲故、其築欲密。此四欲字、本性欲也。既然已、勿動勿慮、去不復顧。其蒔侍也若子、其置也若棄。則其天者全、而其性得矣。蒔、種也。○此段是暢講無不活三字理。故吾不害其長而已、非有能碩茂之也。不抑耗其實而已、非有能蚤而蕃之也。耗、損也。○此段又反覆碩茂蚤蕃四字理。○以上只淺淺就植木上說道理、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出來。他植者則不然。一句提轉、上言無心之得、下言有心之失。根拳而土易、拳、曲也。易、更也。其培之也、若不過焉則不及。苟有能反是者、則又愛之太殷、憂之太勤、旦視而暮撫、已去而復顧。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、搖其本以觀其疏密、而木之性日以離矣。雖曰愛之、其實害之。雖曰憂之、其實讎之。故不我若也、吾又何能爲哉。此段明他植者莫能如一句理。○以上論種樹畢。以下入正意、發出議論。問者曰、以子之道、移之官理可乎。駝曰、我知種樹而已、官理非吾業也。然吾居鄉、見長人者、好煩其令、若甚憐焉、而卒以禍。總提一句、下就他植者則不然一段摹出。旦暮吏來而呼

曰、官命促爾耕、勗爾植、督爾穫、（穫、）蚤繅（騷、）而緒、蚤織而縷、（繅、繹繭爲絲也。縷、布縷也。）字而幼孩、遂而雞豚、（字、養也。遂、長也。）鳴鼓而聚之、擊木而召之。吾小人輟飧饔以勞（去聲、）吏者、且不得暇、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。故病且怠若是。則與吾業者、其亦有類乎。（寫出俗吏情弊、民間疾苦、讀之令人悽然。）問者嘻曰、不亦善夫。吾問養樹得養人術、傳其事以爲官戒也。（一篇精神命脉、直注末句結出。語極冷雋。）

前寫橐駝種樹之法、瑣瑣述來、涉筆成趣。純是上聖至理、不得看爲山家種樹方。末入官理一段、發出絕大議論、以規諷世道。守官者當深體此文。

梓人傳

柳宗元

裴封叔之第、在光德里。（裴封叔、名瑾。子厚之妹夫。）有梓人款其門、願傭隟（同隙、）宇而處焉。（梓人、即木匠。款、叩也。隟宇、空屋也。傭、役于主人以代租也。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、家不居礱斲之器。（尋、八尺。引、十丈。尋引、所以度長短。礱、磨石。斲、刀鋸斧斤之屬。○出語便作意凝注。）問其能、曰、吾善度（鐸、）材。視棟宇之制、高

深圓方短長之宜、吾指使而羣工役焉。捨我、衆莫能就一宇。故食（嗣、）於官府、吾受祿三倍。作於私家、吾收其直大半焉。（此以言語代敘事。）他日、入其室、其牀闕足而不能理、曰、將求他工。余甚笑之、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。（故作一折。）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、余往過焉。委（魏、）羣材、會衆工。（委、蓄也。寫梓人一。）○或執斧斤、或執刀鋸、皆環立嚮之。梓人左持引、右執杖、而中處焉。（寫梓人二。）量棟宇之任、視木之能舉。揮其杖曰斧、彼執斧者奔而右。顧而指曰鋸、彼執鋸者趨而左。（寫梓人三。）俄而斤者斲、刀者削、皆視其色、俟其言、莫敢自斷者。（寫梓人四。）其不勝（升、）任者、怒而退之、亦莫敢慍焉。（寫梓人五。）畫宮於堵、盈尺而曲盡其制。計其毫釐而構大廈、無進退焉。（寫梓人六。）既成、書於上棟（易、上棟下宇。）曰、某年某月某日某建、則其姓字也。凡執用之工不在列。（寫梓人七。）余圜（圓、）視大駭、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。（圜、驚視也。○句句包含下意、摹寫甚工緻、既成數句、尤極含蓄、爲下

〔文張本。〕繼而歎曰、〔轉筆。〕彼將捨其手藝、〔照不居礱斲之器。〕專其心智、〔照所職尋引規矩繩墨。〕而能知體要者歟。〔體要二字、一篇之綱。是〕吾聞勞心者役人、勞力者役於人、彼其勞心者歟。能者用而智者謀、彼其智者歟。〔又就專其心智句、寫作二層。〕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、物莫近乎此也。〔物、事也。○連下三者歟字贊美、方轉入正意、如黃河之流、九折而入海、何等委曲。以下將梓人一一翻案。〕彼爲天下者本於人。其執役者、爲徒隸、爲鄉師里胥、其上爲下士、又其上爲中士、爲上士、又其上爲大夫、爲卿、爲公。離而爲六職、判而爲百役。〔此以王都內言。〕外薄〔博、〕四海、〔薄、迫也。〕有方伯連率。〔同帥、○禮、王制、千里之外、設方伯。又十國以爲連、連有帥。〕郡有守、邑有宰、皆有佐政。其下有胥吏、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、以就役焉。〔漢制、鄉小者、制嗇夫一人。版尹、掌戶版者。此以王都外言。〕○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。〔猶衆工一。〕彼佐天子相天下者、舉而加焉、指而使焉、條其綱紀而盈縮焉、齊其法制而整頓焉、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。〔猶梓人二。〕擇天下之士、使稱其職。居天下之人、使安

其業。視都知野、視野知國、視國知天下、其遠邇細大、可手據其圖而究焉。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。猶梓人三。能者進而由之、使無所德。不能者退而休之、亦莫敢慍。不衒眩能、不矜名、不親小勞、不侵衆官。日與天下之英才、討論其大經。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。猶梓人四。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。單承一句、側出第五段、句法變化。相道既得、萬國既理、天下舉首而望曰、吾相之功也。後之人循跡而慕曰、彼相之才也。士或談殷周之理者、曰伊傅周召、其百執事之勤勞、而不得紀焉。猶梓人自名其功、而執用者不列也。猶梓人五。○以上闡相道之合梓人處、凡五段。文勢層疊、措詞有法。大哉相乎、通是道者、所謂相而已矣。一贊作總結、即宕起不知體要一段。其不知體要者反此。以恪勤爲公、以簿書爲尊。衒能矜名、親小勞、侵衆官、竊取六職百役之事、听听銀、於府庭、而遺其大者遠者焉。所謂不通是道者也。听听、猶齗齗、辨爭貌。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

曲直、規矩之方圓、尋引之短長、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、以佐其藝。又不能備其工、以至敗績、用而無所成也。不亦謬歟。（此就上五猶梓人意、反寫一段。文字已畢、下另發議。）或曰、彼主爲室者、儻或發其私智。牽制梓人之慮、奪其世守、而道謀是用。雖不能成功、豈其罪邪、亦在任之而已。（詩、如彼築室于道謀、是用不潰于成。言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、人人得爲異論、不能有成也。○此以主爲室者、喻人君之任相當專一意。）余曰不然。夫繩墨誠陳、規矩誠設、高者不可抑而下也、狹者不可張而廣也。由我則固、不由我則圮。（痞、）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、則卷其術、默其智、悠爾而去、不屈吾道、是誠良梓人耳。其或嗜其貨利、忍而不能捨也。喪其制量、屈而不能守也。棟橈（鬧、）屋壞、則曰、非我罪也。可乎哉、可乎哉。（此又從梓人上喻爲相者、以合則留、不合則去、不可貶道、亦不可嗜利意。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、故書而藏之。（喻意正意、總結一句。）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、今謂之都料匠云。（審曲面勢、出考工記。言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實也。）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。（任法亦奇。）

前細寫梓人、句句暗伏相道。後細寫相道、句句回抱梓人。末又補出人主任相、爲相自處兩意。次序摹寫、意思滿暢。

愚溪詩序

柳宗元

灌水之陽有溪焉、東流入於瀟水。灌、瀟二水、在永州府城外。或曰、冉氏嘗居也、故姓是溪爲冉溪。或曰、可以染也、名之以其能、故謂之染溪。題前先借影二層。余以愚觸罪、謫瀟水上。愛是溪、入二三里、得其尤絕者、家焉。憲宗朝、宗元坐王叔文黨、貶永州司馬。○提愚字作主。古有愚公谷、齊桓公出獵、入山谷中、見一老。問曰、是爲何谷。對曰、爲愚公之谷。桓公曰、何故。對曰、以臣名之。○引古作陪。今余家是溪、而名莫能定、土之居者、猶齗齗銀、然、齗齗、辨爭貌。應上兩或曰。不可以不更平聲、也、故更之爲愚溪。敍出名溪之故。愚溪之上、買小丘、爲愚丘。又就愚字生發。○二愚。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、得泉焉、又買居之、爲愚泉。三愚。愚泉凡六穴、皆出山下平地、蓋上出也。合流屈曲而南、爲愚溝。四愚。遂負土累石、塞其隘、爲愚池。五愚。愚池之東、爲愚堂。六愚。其南、爲愚亭。七愚。池之中、爲愚

島。八愚。嘉木異石錯置、皆山水之奇者、以余故、咸以愚辱焉。總結愚字一筆。〇敍出八愚、亦極錯落、點如畫。夫揩水、智者樂效、也、今是溪獨見辱於愚、何哉、蓋其流甚下、不可以灌溉、槪、一。〇又峻急多坻池、石、大舟不可入也。小渚曰坻。〇二。幽邃歲、淺狹、蛟龍不屑、不能興雲雨、三。無以利世、而適類於余、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。此段明溪之所以爲愚。甯武子邦無道則愚、智而爲愚者也。顏子終日不違如愚、睿胃、而爲愚者也。皆不得爲眞愚。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、悖於事、故凡爲愚者、莫我若也。是爲眞愚。夫然、則天下莫能爭是溪、余得專而名焉。此段明己之所以名溪。溪雖莫利於世、而善鑒萬類。清瑩秀澈、鏘鳴金石。能使愚者喜笑眷慕、樂而不能去也。與上其流甚下一段、抑揚對照。余雖不合於俗、亦頗以文墨自慰。漱瘦、滌萬物、牢籠百態、而無所避之。與上違理悖事一段、抑揚對照。以愚辭歌愚溪、則茫然而不違、昏然而同歸。超鴻蒙聲上、混希夷、寂寥而莫我知也。鴻濛、元氣也、一

云海上氣。老子、聽之不聞、名曰希、視之不見、名曰夷。○將己之愚、溪之愚、寫作一團、無從分別、奇絕妙絕。於是作八愚詩、記於溪石上。仍收轉八愚、作結。

通篇就一愚字、點次成文。借愚溪自寫照、愚溪之風景宛然、自己之行事亦宛然。前後關合照應、異趣沓來、描寫最爲出色。

永州韋使君新堂記

柳宗元

將爲穹谷嵁（謙）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、則必輦（連上聲）山石、溝澗壑、陵絕險阻、疲極人力、乃可以有爲也。（劈空翻起。）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、咸無得焉。（又翻。）逸其人、因其地、全其天、昔之所難、今於是乎在。（落入。○發端忽作數折、全用虛字襯成、筆法奇幻。）永州實惟九疑之麓。（六、○九疑、山名、有九谿、皆相似、故名。麓、山足也。）其始度（鐸）土者、環山爲城。（書、惟荒度土功。○此句、追原城中、所以有自然泉石之故。）有石焉、翳於奧草。有泉焉、伏於土塗。蛇虺（毀）之所蟠、狸鼠之所游。茂樹惡木、嘉葩（帕平聲）毒卉（毀）、亂雜而爭植、號爲穢墟。（翳、蔽也。奧、深也。虺、蛇屬。葩、花貌。卉、草之總名。○寫得荒蕪不堪、以起下開闢之功。）韋公（永州刺史。）之來、既逾月。理

甚無事。欲寫韋公之開闢新堂、著理甚無事四字、妙。先望其地、且異之。六字、寫出理甚無事人、開心妙眼。始命芟衫、其蕪、無、行其塗、積之丘如、蠲涓、之瀏流、如、既焚既釃、詩、奇勢迭出。除草曰芟。積、聚其草也。丘如、草高貌。蠲、除其穢也。瀏如、水清貌。焚、燒其所積之草也。釃、疏其已清之流也。○此記始事。清濁辨質、美惡異位。非穢墟矣。視其植、則清秀敷舒。茂樹嘉葩。視其蓄、則溶漾紆餘。蓄、水聚處。溶、安流也。漾、水搖動貌。紆、曲也。餘、繞也。○有泉。怪石森然、周於四隅。或列或跪、或立或仆。竅穴逶威、邃、歲、堆阜突怒。逶、曲也。邃、深也。○有石。○此記舉工。乃作棟宇、以爲觀游。凡其物類、無不合形輔勢、效伎於堂廡武、之下。此記新堂。外之連山高原、林麓之崖、閒廁隱顯。邇延野綠、遠混天碧、咸會於譙樵、門之內。譙門、城門上樓、以望敵者。新堂在郊邑中、故云譙門之內。○此記堂外。○敘荒蕪處、便是個荒蕪境界。敘修潔處、便似個修潔場所。可謂文中有畫。已乃延客入觀、繼以宴娛。魚、或贊且賀曰、見公之作、知公之志。推進一步。公之因土而得勝、豈不欲因俗以成化。公之擇惡而取美、豈不欲除殘而佑仁。公之蠲濁而流清、豈不欲廢

貪而立廉。公之居高以望遠、豈不欲家撫而戶曉。贊賀語、說出新堂關係政教、所見者大。夫然、則是堂也、以宕開一筆。以作一束。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、山原林麓之觀歟、將使繼公之理者、視其細、知其大也。結出斯堂之不朽。宗元請志諸石、措諸壁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。刺史稱二千石。楷、式也。儒行、今世行之、後世以爲楷。

只要表章韋使君開闢新堂之功、先說一段名勝之難得。又說一段舊址之荒穢。以起韋公于政理之暇新之、所以爲有功。末特開一議、見新堂繫甚關係、是記中所不可少。

鈷鉧潭西小丘記　柳宗元

得西山後八日、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、又得鈷古、鉧母、潭。西二十五步、當湍而浚者爲魚梁。西山、在永州城西瀟江之滸。鈷鉧潭、在西山之西。湍、波流瀠回之貌。浚、深也。魚梁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、以通魚之往來者。梁之上有丘焉。點丘字。生竹樹。含下嘉木美竹。其石之突怒偃蹇、負土而出、爭爲奇狀者、殆不可數。上聲、○含下奇石。其嶔欽、然相累而下者、若牛馬之飲於溪。其衝然角列而上者、若熊羆之登於山。嶔、高聳也。衝、向也、突也。○單承石之奇狀、描寫一筆。丘之小不能一

畝、可以籠而有之。（籠、包舉也。○又點小字。）問其主。曰、唐氏之棄地、貨而不售。（讎、○以物售與人曰貨。）問其價。曰、止四百。余憐而售之。李深源、元克己、時同遊、皆大喜、出自意外。（敍買丘。）卽更取器用、剷（產）、刈穢草、伐去惡木、烈火而焚之。嘉木立、美竹露、奇石顯。（敍開闊。）由其中以望、則山之高、雲之浮、溪之流、鳥獸之遨遊、舉熙熙然迴巧獻技、以效茲丘之下。（敍玩賞。）枕席而臥、則清泠之狀與目謀、瀯瀯（榮）、之聲與耳謀、（瀯瀯、水回貌。）悠然而虛者與神謀、淵然而靜者與心謀。（敍玩賞中、生出靜機。）不匝（簪入聲）、旬而得異地者二、（匝、周也。十日曰旬。○此句、應起八日又得字。）雖古好事之士、或未能至焉。（收住、下忽從小丘。出感慨、寄意更遠。）（發）噫、以茲丘之勝、致之灃鎬鄠（戶）、杜、（灃、鎬、鄠、杜、俱屬右扶風、漢上林苑地。）則貴游之士爭買者、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。今棄是州也、農夫漁父、過而陋之。價四百、連歲不能售。而我與深源克己、獨喜得之、是其果有遭乎。書於石、所以賀茲丘之遭也。（感慨不盡。）

前幅平平寫來、意只尋常。而立名造語、自有別趣。至末從小丘上發出一段感慨、爲茲丘致賀、賀茲丘、所以自弔也。

小石城山記　柳宗元

自西山道口徑北、踰黃茅嶺而下、有二道。故寫二道。其一西出、尋之無所得。閣起一道。其一少北而東、不過四十丈。土斷而川分、有積石橫當其垠。銀、其上爲睥譬、睨詣、梁欐例之形。垠、崖也。睥睨、城上女垣也。梁欐、屋棟也。山以小石城名者以此。其旁出堡保、塢、烏上聲。有若門焉。窺之正黑。堡、小城也。塢、水障也。投以小石、洞然有水聲。其響之激越、良久乃已。此不是寫水。只極寫窺之正黑四字。環之可上、望甚遠。其旁可以窺深、其上可以望遠。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、益奇而堅。其疏數促、偃仰、類智者所施設也。無土壤三字、妙。類智者所施設一句、下有無一段。噫、生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。宕筆。及是愈以爲誠有。疑其有。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、而列是夷狄。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、是固勞而無用。神者儻不宜如是、則其果無乎。疑其無。或曰、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。或曰其

氣之靈、不爲偉人、而獨爲是物。故楚之南、少人而多石。（借兩或曰、錯落自說胸中憤懣、隨筆蓬勃。）是二者、余未信之。（不說煞、妙。）

（借石之瑰瑋、以吐胸中之氣。柳州諸記、奇趣逸情、引人以深。而此篇議論、尤爲崛出。）

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

柳宗元

得楊八書、知足下遇火災、家無餘儲。（儲、積蓄也。）僕始聞而駭、中而疑、終乃大喜。蓋將弔而更（耕）、以賀也。（因駭疑而將弔、大喜而更以賀。）因道遠言略、猶未能究知其狀。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、乃吾所以尤賀者也。（再足一句。〇以上總提作柱、下文分疏。）足下勤奉養、樂朝夕、惟恬安無事是望也。今乃有焚煬（樣）、赫烈之虞、以震駭左右、而脂膏滫（脩上聲）瀡（雖上聲）之具、或以不給。（滫瀡、米滋也。禮、內則、滫瀡以滑之、脂膏以膏之。謂調和飲食也。）吾是以始而駭也。（承寫一段駭。）凡人之言皆曰、盈虛倚伏、去來之不可常。（老子、禍兮福所倚、福兮禍所伏。）或將大有爲也、乃始厄困震悸、於是有水火之孽、有羣小之愠。（詩、憂心悄悄、愠

忓（𠦝）。勞苦變動、而後能光明、古之人皆然。斯道遼闊誕漫、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、是故中而疑也。（承寫一段疑。）以足下讀古人書、爲文章、善小學、其爲多能若是。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、以取顯貴者、蓋無他焉。（無有他故。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、士之好廉名者、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。獨自得之心、蓄之銜忍、而不出諸口。以公道之難明、而世之多嫌也。（好廉名者、所以不敢道。）一出口、則嗤嗤（鴟）、者以爲得重賂。（嗤嗤、笑貌。○雖道亦必見笑于人。）僕自貞元十五年、見足下之文章、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。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、非特負足下也。（己亦避忌世嫌、有負公道。）及爲御史尚書郎、自以幸爲天子近臣、得奮其舌、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、然時稱道於行（杭）列、猶有顧視而竊笑者。（即欲一明公道、究不免于嗤嗤者之竊笑。）僕良恨修己之不亮、素譽之不立、而爲世嫌之所加、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。（孟簡、字幾道。○公道難明、古今重歎。借以抒發、不勝世變之感。）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、凡衆之

疑慮、舉爲灰埃。哀、黔其廬、赭者、其垣、黔、黑也。赭、赤也。以示其無有。而足下之才能、乃可以顯白而不汚。其實出矣、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。祝融、回祿、皆火神。相、助也。○奇語快語。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、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。奇極快極。宥而彰之、人皆寬宥、而可以彰明其美。使夫蓄於心者、咸得開其喙。譁、發策決科者、授子而不慄。喙、口也。發策決科、謂明經取士、必爲問難疑義書之于策、以試諸士、定爲甲乙之科。慄、懼也。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、其可得乎。蓄縮、謂畏忌世嫌。受侮、謂被人竊笑。於茲吾有望於子、庶幾能出羣士之上。以取顯貴。是以終乃大喜也。承寫一段喜、大喜是主、故此段獨詳。古者列國有災、同位者皆相弔。許不弔災、君子惡之。左傳、昭公十八年、宋、衛、陳、鄭災、陳不救火、許不弔災、君子是以知陳許之亡也。今吾之所陳若是、指第三段。有以異乎古、原不是災。故將弔而更以賀也。承寫一段弔且賀。顏曾之養、其爲樂也大矣、又何闕焉。想參元親在、故前云勤奉養、樂朝夕、末慰之言、正照上養字樂字。

聞失火而賀、大是奇事。然所以賀之之故、自創一段議論、自闢一番實理、絕非泛泛也。取徑幽奇險仄、快語驚人、可以破涕爲笑。

待漏院記

王禹偁

天道不言、而品物亨、歲功成者、何謂也。四時之吏、五行之佐、宣其氣矣。聖人不言、而百姓親、萬邦寧者、何謂也。三公論道、六卿分職、張其教矣。[天道聖人對起、立論闊大。]是知君逸於上、臣勞於下、法乎天也。[三句收上二段。]古之善相天下者、自咎[皐]、夔至房魏、可數[上聲]也。[咎陶、后夔、舜臣。房玄齡、魏徵、唐相。]是不獨有其德、亦皆務於勤耳。[先提一勤字、引起待漏意。]況夙興夜寐、以事一人。卿大夫猶然、況宰相乎。[側重宰相當勤。]朝廷自國初、因舊制、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、[丹鳳門、即朱雀門。凡宰相來朝、至此待玉漏。及晨而後趨朝。○點待漏院。]示勤政也。[緊接上勤字。]乃若北闕向曙、[樹]東方未明、相君啓行、煌煌火城。相君至止、噦噦[諱]鑾聲。金門未闢、玉漏猶滴。撤[徹]蓋下車、於焉以息。[忽作韻語、描寫宰相入院之景、妙甚。]待漏之際、相君其有思乎。[輕輕帶出一思字、生出下文二大段文字。]其或兆民未安、思所泰之。四夷未附、思所來之。兵革

未息、何以弭(米)之。田疇多蕪、何以闢之。賢人在野、我將進之。佞人立朝、我將斥之。六氣不和、(六氣、陰、陽、風、雨、晦、明。)災眚(生上聲。)薦至、願避位以禳之。五刑未措、欺詐日生、請脩德以釐(離)之。(釐、理也。)憂心忡忡、待旦而入。九門既啓、四聰甚邇。(四聰、四方之聽也。虞書、達四聰。言廣四方之聽、以決天下之壅蔽也。)相君言焉、時君納焉。皇風於是乎清夷、蒼生以之而富庶。若然、則總百官、食萬錢、非幸也、宜也。(此段寫賢相勸政之思。先用兩個思字、又轉用兩個何以字、我將字、何等可師可法。)其或私讎未復、思所逐之。舊恩未報、思所榮之。子女玉帛、何以致之。車馬玩器、何以取之。姦人附勢、我將陟之。直士抗言、我將黜之。三時告災、上有憂色、構巧詞以悅之。羣吏弄法、君聞怨言、進諂容以媚之。私心慆慆、(滔、○慆、慢也。)假寐而坐。(不脫衣冠而寐、曰假寐。)九門既開、重瞳屢回。相君言焉、時君惑焉。政柄於是乎隳(灰)哉、帝位以之而危矣。若然、則死下獄、投遠方、非不幸也、亦宜

也。此段寫奸相亂政之患、與上賢相一樣大費經營、可鄙可恨。是知一國之政、萬人之命、懸於宰相、可不慎歟。總收上二段。復有無毀無譽、旅進旅退、旅、衆也。言與衆進退。竊位而苟祿、備員而全身者、亦無所取焉。賢相不世出、奸相亦不恆有、此等庸相却多、點出尤足示戒。棘寺小吏王禹偁稱、爲文、棘寺、周官所謂外朝之左棘、卿大夫之位也。請誌院壁、用規於執政者。是作記本意。

將千古賢相奸相心事、曲曲描出。辭氣嚴正、可法可鑒。尤妙在先借勤字立說、後將慎字作收。蓋爲相者、一出于勤慎、則所思自有善而無惡。末又說出一種苟祿全身之庸相、其害正與奸相等。尤足以爲後世戒。雖名爲記、極似箴體。

黃岡竹樓記

王禹偁

黃岡之地多竹、黃岡、縣名、今屬湖廣黃州府。大者如椽、竹工破之、刳枯、去其節、用代陶瓦、比屋皆然、以其價廉而工省也。從竹說起。子城西北隅、雉堞圮痞、毀、蓁莽荒穢。雉堞、城上女垣也。因作小樓二閒、與月波樓通。月波樓、在府城上、亦王禹偁建。○文說因竹作樓。遠吞山光、平挹江瀨。賴、幽闃傾入聲、遼夐、同迥、不可具狀。瀨、水流沙上也。闃、寂靜也。夐、遠也。○寫山川之景。

夏宜急雨、有瀑僕、布聲。飛泉懸水曰瀑布。冬宜密雪、有碎玉聲。宜鼓琴、琴調和暢。宜詠詩、詩韻清絕。宜圍棊、子聲丁丁爭、然。宜投壺、矢聲錚錚撐、然。皆竹樓之所助也。上二句、寫天時之景。下四句、寫人事之景。連下六宜字、又下一助字、正見有聲韻者、與竹相應而倍佳。文致雋絕。公退之暇、被批、鶴氅敞、衣、羽衣。戴華陽巾、道冠。手執周易一卷、焚香默坐、消遣世慮。江山之外、第見風帆沙鳥、煙雲竹樹而已。待其酒力醒、茶煙歇、送夕陽、迎素月、亦謫居之勝概也。時禹偁謫貶黃州郡。○上寫竹樓之景、令讀者心開目明。此寫登樓之勝、則遙情獨往、翩翩欲仙矣。彼齊雲落星、高則高矣。齊雲、樓名、五代韓浦建。落星、亦樓名。井幹寒、麗譙、華則華矣。漢武帝立井幹樓、高二十文。麗譙樓、曹韓建。止於貯妓女、藏歌舞、非騷人之事、吾所不取。騷、憂也。屈原作離騷、言遭憂也。今謂詩人爲騷人。○又借四樓反照竹樓、以我幽冷、傲彼繁華。襟懷何等洒落。吾聞竹工云、竹之爲瓦、僅十稔。飪、若重覆之、得二十稔。穀熟曰稔。古人謂一年爲一稔、取穀一熟也。○應前竹工一段、起下明年何處之意。噫、吾以至道宋太宗年號。乙未歲、自翰林出滁除、上、貶滁州。丙申、移廣陵、遷揚州。丁酉、又入西

掖、中書省曰西掖。戊戌歲除日、有齊安之命、黃州郡名齊安。己亥閏三月到郡。四年之間、奔走不暇、未知明年又在何處、豈懼竹樓之易朽乎。細敘數年履歷、如閒雲野鶴、去留無定。讀之可爲愴然。後之人與我同志、嗣而葺之、庶斯樓之不朽也。以修葺望之後人、極繫戀、又極曠達。

冷淡蕭疎、無意于安排措置、而自得之于景象之外。可以上追柳州得意諸記。起結搖曳生情、更覺蘊藉。

書洛陽名園記後　李格非

洛陽處天下之中、挾殽黽萌、之阻、當秦隴之襟喉、而趙魏之走集、蓋四方必爭之地也。點洛陽。天下當無事則已、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。予故嘗曰、洛陽之盛衰、天下治亂之候也。盛衰不過洛陽、而治亂關于天下。唐貞觀太宗年號。開元明皇年號。之閒、公卿貴戚、開館列第於東都者、號千有餘邸。底、名園。○點及其亂離、繼以五季五代。之酷。其池塘竹樹、兵車蹂蹴、廢而爲丘墟。高亭大榭、謝、煙火焚燎、化而爲灰燼。與唐共滅而俱亡、無餘處矣。予故嘗曰、園囿之

興廢、洛陽盛衰之候也。（興廢不過園圃、盛衰關于洛陽。而）且天下之治亂、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。洛陽之盛衰、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。（將候字倒用、甚生活。）則名園記之作、予豈徒然哉。（將上二段一總、寫出作記意。）嗚呼、公卿大夫方進於朝、放乎一己之私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、欲退享此得乎。唐之末路是已。（感歎歔欷以收之。）

（名園特遊觀之末耳。今張大其事、恢廣其意、其興廢可以占盛衰、可以占治亂。至小之物、關係至大。有學有識、方有此文。）

嚴先生祠堂記　范仲淹

先生、光武之故人也。（先生光武並點出。）相尚以道。（總贊一句、就平日言。）及帝握赤符、（光武至鄗、儒生彊華奉赤伏符奏上、遂即帝位。）乘六龍、（易曰、時乘六龍以御天。）得聖人之時。臣妾億兆、天下孰加焉。惟先生以節高之。（從光武側到先生。）既而動星象、（帝與光共臥、光以足加帝腹、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。帝笑曰、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。）歸江湖、（帝除光爲諫議大夫、不屈。去耕釣于富春山中。）得聖人之清。泥塗軒冕、天下孰加焉。惟光武以禮下之。（從先生打轉光武。○以節高之、以禮下之、正見先生與光武、始終相尚以道處。）在蠱之上九、衆方有爲、而

獨不事王侯、高尚其事、易、蠱卦、上九爻曰、不事王侯、高尚其事。蠱、壞極而有事也。處蠱之世、衆皆有爲、而上九獨在事外、惟高尚其事而已。先生以之。引經證先生。在屯之初九、陽德方亨、而能以貴下賤、大得民也、易、屯卦、初九象曰、以貴下賤、大得民也。屯、難也。屯難之初、德足亨屯、而乃能以貴下賤、民心無不歸之也。光武以之。引經證光武。蓋先生之心、出乎日月之上。高。光武之量、包乎天地之外。大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、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。互言之以終相尚之意。而使貪夫廉、懦夫立、是大有功於名教也。只用而使二字、過文獨歸到先生、見當立祠意妙。仲淹來守是邦、始構堂而奠焉。祠堂在嚴州、桐廬縣。乃復爲其後者四家、以奉祠事。復者、免其賦役也。又從而歌曰、雲山蒼蒼、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風、山高水長。風、猶孟子故聞伯夷之風者之風。正與上貪夫廉、懦夫立六字相關應。山高水長、言與山水並垂千古。〇以歌結、有餘韻。

題嚴先生、卻將光武兩兩相形、竟作一篇對偶文字。至末乃歸到先生、最有體格。且以歌作結、能使通篇生動、不失之板。妙甚。

岳陽樓記

范仲淹

慶歷仁宗年號。四年春、滕子京、名宗諒。謫守巴陵郡。巴陵、即岳州。宋曰岳陽。越明年、政通人

和、百廢具興。提句、最不可少。乃重修岳陽樓、增其舊制、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、屬祝、予作文以記之。述作記之由。予觀夫巴陵勝狀、在洞庭一湖。洞庭湖、在府城西南。○先總點一句。銜遠山、吞長江、浩浩湯湯、商、橫無際涯。朝暉夕陰、氣象萬千。四字、包許多景致。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、前人之述備矣。述、指上詩賦言。用虛筆、輕輕提過。○只然則北通巫峽、南極瀟湘。巫峽、山名、在四川夔州。瀟、湘、二水名、在九江之間。遷客騷人、多會於此。遷客、遷謫之客也。騷人、即詩人。覽物之情、得無異乎。覽物之情一句、起下二段文字。若夫霪雨霏霏、連月不開。陰風怒號、濁浪排空。日星隱曜、山岳潛形。商旅不行、檣傾檝同楫、摧。薄博、暮冥冥、虎嘯猿啼。登斯樓也、則有去國懷鄉、憂讒畏譏、滿目蕭然、感極而悲者矣。一段寫遷客騷人之悲、是覽物之情而憂者。至若春和景明、波瀾不驚。上下天光、一碧萬頃。沙鷗翔集、錦鱗游泳。岸芷紙、汀蘭、郁郁青青。精、而或長煙一空、皓月千里。浮光耀金、靜影沉璧、漁歌互答、此樂何極。登

斯樓也、則有心曠神怡、寵辱皆忘、把酒臨風、其喜洋洋者矣。一段寫遷客騷人之喜、是覽物之情而樂者。嗟夫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、或異二者之為、何哉。此上寫悲喜二段、只是欲起古仁人一段正意。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。居廟堂之高、進。則憂其民。處江湖之遠、退。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、退亦憂。然則何時而樂耶。從悲喜引出憂樂、明古之仁人憂多樂少。與人情之隨感而憂樂頓殊者不同。其必曰、先天下之憂而憂、後天下之樂而樂歟。先生少有大志、嘗自誦曰、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、後天下之樂而樂、此其志也、今于此發之。○憂樂俱在天下、正見其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意。噫、微斯人、吾誰與歸。斯人、指古仁人。結句一往情深。

岳陽樓大觀、已被前人寫盡。先生更不贅述、止將登樓者覽物之情、寫出悲喜二意。只是翻出後文、憂樂一段正論。以聖賢憂國憂民心地、發而為文章、非先生其孰能之。

諫院題名記

司馬光

古者諫無官。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、無不得諫者。突然而起、高題一層。漢興以來、始置官。夫以天下之政、四海之眾、得失利病、萃於一官使言之、其為任

亦重矣。（非古之無不得諫者、此諫官何等關係。）居是官者、常志其大、舍其細。先其急、後其緩。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。彼汲汲於名者、猶汲汲於利也。其閒相去何遠哉。（諫官本無利、然最易犯名。必須名利並戒、方是不爲身謀。二語極精細。）天禧（真宗年號。）初、真宗詔置諫官六員、責其職事。（先記諫院。）慶曆（仁宗年號。）中、錢君始書其名於版。（次記題名。）光恐久而漫滅、嘉祐（仁宗年號。）八年、刻著於石。（次記易版爲石。）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、某也忠、某也詐、某也直、某也曲。嗚呼、可不愳（同懼。）哉。（結出題名之意、言下凜然。）

（文僅百餘字、而曲折萬狀、包括無遺。尤妙在末後一結。後世以題名爲榮、此獨以題名爲懼。立論不磨、文之有關世道者。）

義田記

錢公輔

范文正公、（名仲淹、字希文。）蘇人也。平生好施與、擇其親而貧、疏而賢者、咸施之。（三句、是一篇之總。）方貴顯時、置負郭常稔（飪。）之田千畝、號曰義田、以養濟羣族之人。（點義田。）日有食、歲有衣、嫁娶凶葬皆有贍。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、

而時共出納焉。（此中大有經濟。）日食、人一升。歲衣、人一縑。嫁女者五十千、再嫁者三十千。娶婦者三十千、再娶者十五千。葬者如再嫁之數、葬幼者十千。族之聚者九十口、歲入給稻八百斛、以其所入、給其所聚、沛然有餘而無窮。（此敍分給之法。）屏（丙、）而家居俟代者與焉、仕而居官者罷莫給。（又加一語、分給之法始備。）此其大較也。（一句頓住。）初、公之未貴顯也、嘗有志於是矣、而力未逮者二十年。（言公早有此志。）既而爲西帥、及參大政、於是始有祿賜之入、而終其志。（慶曆二年、公出爲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。三年、入爲參知政事。○言公得遂其志。）公既歿、後世子孫修其業、承其志、如公之存也。（其子純祐、純仁、純禮、純粹、皆賢。祐、仁、尤行仁義。○言子孫能繼公之志。）公雖位充祿厚、而貧終其身。歿之日、身無以爲斂、子無以爲喪。惟以施貧活族之義、遺其子而已。（收完前文。下一段引古、一段歎今、總是借客形主之法。）昔晏平仲敝車羸馬。桓子曰、是隱君之賜也。晏子曰、自臣之貴、父之族、無不乘車者。母之族、無不足於衣食

者。妻之族、無凍餒者。齊國之士、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。如此、而爲隱君之賜乎、彰君之賜乎。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、而觴桓子。（罰以酒。○引古。）予嘗愛晏子好仁、齊侯知賢、而桓子服義也。（受觴不辭、是服義。○並美三人。）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、而言有次第也。先父族、次母族、次妻族、而後及其疏遠之賢。孟子曰、親親而仁民、仁民而愛物。晏子爲近之。（專美晏子。）今觀文正公之義田、賢於平仲。其規模遠舉、又疑過之。（結到文正公。）嗚呼、世之都三公位、享萬鍾祿、其邸第之雄、車輿之飾、聲色之多、妻孥之富、止乎一己而已。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、豈少也哉、況於施賢乎。其下爲卿、爲大夫、爲士、廩稍（去聲）、之充、（饋稟曰稍。）奉養之厚、止乎一己而已。而族之人、操壺（同葫）、瓢爲溝中瘠者、又豈少哉、況於宅（同他）、人乎。（歎今。）是皆公之罪人也。（罵世人之不義、正以贊公之義。）公之忠義滿朝廷、事業滿邊隅、功名滿天下、後世必有史官書之

者、予可無錄也。（他人作記、必以此于起手處張大之、今只于結尾略帶、高絕。）獨高其義、因以遺其世云。（常見世之貴顯者、徒自肥而已、視親族不異路人。如公之義、不獨難以望之晚近、即求之千古以上、亦不可多得。作是記者、非特以之高公之義、亦以望後世之相感而效公也。）

袁州州學記

李覯

皇帝（仁宗。）二十有三年、制詔州縣立學。惟時守令、有哲有愚、有屈（倔、）力殫慮、祗順德意。（屈、盡也。祗、敬也。○此等或亦間有。）有假官借師、苟具文書。（官、以治民言。師、以教士言。假借云者、謂徒有官師之名、而無其實、惟苟且具奉詔文書、以上聞而已。○此等比比皆是。）或連數城、亡誦弦聲。倡而不和、教尼（止、）不行。（尼、沮也。○一段先敘祖君未來以前。）三十有二年、范陽祖君無擇、知袁州。始至、進諸生、知學宮闕狀。（闕、廢壞也。）大懼人材放失、儒效闊疎、亡以稱（去聲、）上意旨。（寫得闊大。）通判潁川陳君侁、（莘、）聞而是之、議以克合。（先書祖君、次書陳君。）相舊夫子廟、陿隘不足改爲、（提過。）乃營治之東、厥土燥剛、厥位面陽、厥材孔良。（記地之吉、與

（材之美。）殿堂門廡、（武、）黝（憂上聲、）堊（惡、）丹漆、舉以法。（黝、微青黑色。堊、白土也。○記制作之佳。）故生師有舍、庖廩有次。百爾器備、並手偕作。（記學中次第與理。）工善吏勤、晨夜展力、越明年成。（記用力勤而成工速。○詳記立學畢。）舍同釋、菜且有日。（釋、陳設也。菜、蘋蘩之屬。學之初、釋菜以告先聖先師也。）立旴（吁、）江李覯諗（深去聲、）於衆曰、（諗、告也。）惟四代之學、考諸經可見已。（作學記、自當從虞夏商周說起。今只以一句道破、絕。）（高）秦以山西鏖（奧平聲、）六國、（盡死殺人曰鏖。）欲帝萬世、劉氏（漢高）。一呼、而關門不守。武夫健將、賣降恐後、何耶。詩書之道廢、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。（引古廢學之禍。）孝武（漢武）。乘豐富、世祖（光武）。出戎行、（杭、）皆孳孳學術。俗化之厚、延於靈獻。（靈帝、獻帝。）草茅危言者、折首而不悔。（謂竇武、陳蕃、李膺、杜密、郭泰、范滂、張儉、王章等。）功烈震主者、聞命而釋兵。羣雄相視、不敢去臣位、尚數十年。（謂曹操等。）教道之結人心如此。（引古興學之效。）今代遭聖神、爾袁得聖君、俾爾由庠序、踐古人之迹。（謂建學。）天下治、則譚禮樂以陶吾民。（教之于無事之先。）一有不幸、尤當仗大節、爲臣死忠、爲

子死孝。使人有所賴、且有所法。報之于有事之日。是惟朝家教學之意。應前辨上意旨句作收。若其弄筆墨以徼驕、利達而已、豈徒二三子之羞、抑亦爲國者之憂。又反收一筆、爲之慨然。

作學記、如塡入先王教化話頭、便落俗套。是作開口將四代之學、輕輕點過。只舉秦漢衰亡故事、學校之有關于國家、立論最爲警切。王末不幸一轉、不顧時忌、尤見膽識。讀竟、令人忠孝之心、油然而生。眞關係世教之文。

朋黨論

歐陽修

臣聞朋黨之說、自古有之、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歸重人君、一篇主意。大凡君子與君子、以同道爲朋。小人與小人、以同利爲朋。此自然之理也。君子小人先平寫一筆。然臣謂小人無朋、惟君子則有之。其故何哉。側注君子立論。小人所好者、利祿也。所貪者、貨財也。當其同利之時、暫相黨引以爲朋者、僞也。及其見利而爭先、或利盡而交疏、則反相賊害。雖其兄弟親戚、不能相

保。故臣謂小人無朋、其暫爲朋者、僞也。承寫小人無朋。君子則不然。所守者道義、所行者忠信、所惜者名節。以之修身、則同道而相益。以之事國、則同心而共濟。終始如一、此君子之朋也。承寫君子有朋。故爲人君者、但當退小人之僞朋、用君子之眞朋、則天下治矣。應轉人君辨其君子小人句、作一束。以起下六段意。堯之時、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、君子八元、伯奮、仲堪、叔獻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貍。八愷、蒼舒、隤敳、檮戭、大臨、尨降、庭堅、仲容、叔達。十六人爲一朋。舜佐堯、退四凶小人之朋、而進元愷君子之朋、堯之天下大治。君子一證。及舜自爲天子、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、四岳、九官、十二牧。並立於朝、更相稱美、更相推讓、凡二十二人爲一朋。而舜皆用之、天下亦大治。君子又一證。書曰、紂有臣億萬、惟億萬心。周有臣三千、惟一心。紂之時、億萬人各異心、可謂不爲朋矣、然紂以亡國。小人一證。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、而周用以興。君子又一證。後漢獻帝時、盡取天下名

士囚禁之、目爲黨人。時以竇武、陳蕃、李膺、郭泰、范滂、張儉等爲黨人。及黃巾賊起、漢室大亂、後方悔悟、盡解黨人而釋之、然已無救矣。鉅鹿張角、聚衆數萬、皆著黃巾、以爲標幟、時人謂之黃巾賊。帝召羣臣會議、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、帝懼而從之。○小人又一證。唐之晚年、漸起朋黨之論。李德裕之黨多君子、牛僧孺之黨多小人、號牛李黨。及昭宗時、盡殺朝之名士、或投之黃河、曰、此輩清流、可投濁流。而唐遂亡矣。天祐二年、朱全忠聚朝士、貶官者三十餘人、於白馬驛盡殺之。時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、深疾縉紳之士、言於全忠曰、此輩嘗自謂清流、宜投之黃河、使爲濁流。全忠笑而從之。○小人又一證。夫前世之主、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、莫如紂。能禁絶善人爲朋、莫如漢獻帝。能誅戮清流之朋、莫如唐昭宗之世。然皆亂亡其國。繳上紂漢唐三段、是不能辨君子小人者。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、莫如舜之二十二臣。舜亦不疑而皆用之。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、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、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。周武之世、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、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、然周用此以興者、善人雖多而不厭也。繳前舜武三段、是能辨君子小人者。

○看他一一用倒捲之法、五莫如字、尤錯落可誦。嗟呼、治亂與亡之迹、爲人君者、可以鑒矣。總斂治亂與亡四字。歸到人君身上、直與篇首惟幸人君句相應。

公此論爲杜、范、韓、富諸人發也。時王拱辰、章得象輩欲傾之。公既疏救、復上此論。蓋破藍元震朋黨之說、意在釋君之疑。援古事以證辨、反覆曲暢、婉切近人。宜乎仁宗爲之感悟也。

縱囚論　歐陽修

信義行於君子、而刑戮施於小人。兩句立柱。刑入於死者、乃罪大惡極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纍指所縱之囚。寧以義死、不苟幸生、而視死如歸、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。纍指因之自歸。尤字、最見精神。○兩方唐太宗之六年、錄大辟囚、三百餘人。縱使還家、約其自歸以就死。是以君子之難能、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。一斷。其囚及期、而卒自歸無後者、是君子之所難、而小人之所易也。一斷。此豈近於人情哉。一句收緊、伏後必本人情句。或曰、罪大惡極、誠小人矣。及施恩德以臨之、

可使變而爲君子。蓋恩德入人之深、而移人之速、有如是者矣。設一難、起下本旨。然安知曰、太宗之爲此、所以求此名也。言太宗爲此、正求恩德入人之名。○劈手一接、喝破太宗一生病根、刺心刻髓。然安知夫縱之去也、不意其必來以冀免、所以縱之乎。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、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、所以復來乎。將太宗與囚之心事、一一寫出、深文曲筆。夫意其必來而縱之、是上賊下之情也。意其必免而復來、是下賊上之心也。賊、猶盜也。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。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。上以賊下、非真施恩德也。下以賊上、非真知信義也。反應上文收住。○不然、太宗施德於天下、於玆六年矣。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。而一日之恩、能使視死如歸、而存信義、此又不通之論也。反覆辨駁、愈駁愈快。然則何爲而可、曰、縱而來歸、殺之無赦。而又縱之、而又來、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。又起一波。然此必無之事也。急轉。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、可偶一爲之爾。若屢爲之、則殺人者皆不死。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。不可爲

常者、其聖人之法乎。提出常法二字、縱因之失、顯然可見。是以堯舜三王之治、必本於人情。不立異以爲高、不逆情以干譽。前不說堯舜三王、留在後結、辭盡而意無窮。太宗縱因、因自來歸、俱爲反常之事。先以不近人情斷定、末以不可爲常法結之、自是千古正論。通篇雄辯深刻、一步緊一步、令無可躲閃處。此等筆力、如刀斫斧截、快利無雙。

釋祕演詩集序

歐陽修

予少以進士遊京師、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。當世賢豪、指在位及求仕者。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、休兵革、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、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、無所用其能者、往往伏而不出、山林屠販、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。伏祕演、曼卿二人。欲從而求之不可得。此段言非常之士不易見、先作一折。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。先出曼卿作陪引。曼卿爲人、廓然有大志。時人不能用其材、曼卿亦不屈以求合。無所放其意、則往往從布衣野老、酣嬉淋漓、顛倒而不厭。伏後隱于酒、與極飲醉歌一段案。予疑所謂伏

而不見者、庶幾狎而得之。故嘗喜從曼卿遊、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。從曼卿中起祕演。浮屠祕演者、浮屠、僧也。○入題。與曼卿交最久、亦能遺外世俗、以氣節自高。二人懽然無所閒。曼卿隱於酒、祕演隱於浮屠、皆奇男子也。二人合寫。然喜爲歌詩以自娛。魚、出詩。○點當其極飲大醉、歌吟笑呼、以適天下之樂、何其壯也。敘其盛。一時賢士、皆願從其遊、予亦時至其室。插入自家。十年之閒、祕演北渡河、東之濟鄆、運、無所合、困而歸。曼卿已死、祕演亦老病。敘其衰。嗟夫、二人者、予乃見其盛衰、則予亦將老矣。插入自家。寫二人、○寫祕演將曼卿引來陪說。文將自家插入陪說。夫曼卿詩辭清絕、尤稱祕演之作、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。不脫曼卿。祕演狀貌雄傑、其胸中浩然、應奇男子。既習於佛、無所用。深惜祕演。獨其詩可行於世。而懶不自惜。已老、胠區、其橐、胠、發也。尚得三四百篇、皆可喜者。此段方敘其集詩、是正文。曼卿死、祕演漠然無所向。到底不脫曼卿。聞東南多山水、其巔崖崛偪、峍、

論入聲、江濤洶湧、甚可壯也。應前壯字。遂欲往遊焉。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。年雖老而志猶壯。結老字。○於其將行、爲敘其詩。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。仍以盛衰二字結、妙。

寫祕演絕不似釋氏行藏、序祕演詩、亦絕不作詩序套格。只就生平始終盛衰敘次、而以曼卿夾入寫照、并插入自己。結處說曼卿死、祕演無所向。祕演行、歐公悲其衰、寫出三人真知己。

古文觀止卷之十

梅聖俞詩集序

歐陽修

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、（劈頭引一語、拈窮字起。）夫豈然哉。蓋世所傳詩者、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。（一句駁倒詩人多窮、下詳寫詩非能窮人。）凡士之蘊其所有、而不得施於世者、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。見蟲魚草木、風雲鳥獸之狀類、往往探其奇怪。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、其興於怨刺、以道羇（難）臣寡婦之所歎、而寫人情之難言、蓋愈窮則愈工。（述古今詩人、作意摹寫。）然則非詩之能窮人、殆窮者而後工也。（惟窮而後工、故世所傳詩者、多出于古窮人之辭。○一語點正、引出聖俞。）予友梅聖俞、（點出人。）少以蔭補爲吏。累舉進士、輒抑於有司。困於州縣、凡十餘年。年今五十、猶從辟（闢）書、爲人之佐。鬱其所蓄、不得奮見於事業。（辟書、聘書也。爲人佐、如作幕賓之類。○點出遭遇、正寫其窮。）其家宛陵、

幼習於詩。自爲童子、出語已驚其長老。既長、學乎六經仁義之說。其爲文章、簡古純粹、不求苟說於世、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。點出文章、爲詩作陪引。然時無賢愚、語詩者必求之聖俞。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、樂於詩而發之。故其平生所作、於詩尤多。方正點出詩。世既知之矣、而未有薦於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、二百年無此作矣。雖知之深、亦不果薦也。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、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、薦之清廟、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、豈不偉歟。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、乃徒發於蟲魚物類、羇愁感歎之言。世徒喜其工、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、可不惜哉。此段正寫聖俞之詩、窮而後工。如敘事、如發論、開合照應、盡態極妍、亦復感慨無限。

聖俞詩既多、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謝景初、懼其多而易失也、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、次爲十卷。予嘗嗜聖俞詩、而患不能盡得之。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、輒序而藏之。結出作序意。

其後十五年、聖俞以疾卒於京師。余既哭而銘之、因索於其家、得其遺稿千餘篇、幷舊所藏、掇（端入聲、）其尤者、六百七十七篇、爲一十五卷。（記所集篇數。）嗚呼、吾於聖俞詩、論之詳矣。故不復云。（言于聖俞詩中、已論之詳。故于序中、不復言其所以工也。○惆然不盡。）

（窮而後工四字、是歐公獨創之言、實爲千古不易之論。通篇寫來、低昂頓折、一往情深。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一段、尤突兀爭奇。）

送楊寘序

歐陽修

予嘗有幽憂之疾。退而閒居、不能治也。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、受宮聲數引、久而樂之、不知其疾之在體也。（先自記往事、提出學琴、送楊子意在此。）夫琴之爲技小矣。（頓折。）及其至也、大者爲宮、細者爲羽。（該商角徵。）操絃驟作、忽然變之。（聲以情遷。）急者悽然以促、緩者舒然以和。如崩崖裂石、高山出泉、而風雨夜至也。如怨夫寡婦之歎息、雌雄雍雍之相鳴也。其憂深思遠、則舜與文王孔子

之遺音也。悲愁感憤、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。（伯奇、尹吉甫子。吉甫聽後妻之言、疑而逐之。伯奇事後母孝、自傷無罪、投河死。屈原、楚懷王臣、被放作離騷。○借景形容、連作三四疊、乃韓歐得意之筆。）喜怒哀樂、動人必深。（二句爲下轉筆。）而純古淡泊、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、孔子之文章、易之憂患、詩之怨刺無以異。（必知此寫、方不是琵琶與箏。）其能聽之以耳、應之以手。取其和者、道其湮鬱、寫其幽思。則感人之際、亦有至者焉。（寫琴至此極盡。）予友楊君、（入楊子。）好學有文。累以進士舉、不得志。及從蔭調、爲尉於劍浦。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、是其心固有不平者。且少又多疾、而南方少醫藥、風俗飲食異宜。以多疾之體、有不平之心、居異宜之俗、其能鬱鬱以久乎。（三句、總攝幽憂意、情至而語深。）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、於琴亦將有得焉。（讀至此、則知通篇之說琴、意不在琴也。止借琴以釋其幽憂耳。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。且邀道滋酌酒、進琴以爲別。（一結拎然。）

送友序、竟作一篇琴說、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。及讀至末段、始知前幅極力寫琴處、正欲爲楊子解其鬱鬱耳。文能移情、此爲得之。

五代史伶官傳序

歐陽修

嗚呼、盛衰之理、雖曰天命、豈非人事哉。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、與其所以失之者、可以知之矣。（莊宗、姓朱耶、名存勗。先世事唐、賜姓李。父克用、以平黃巢功、封晉王。至存勗、滅梁自立、號後唐。○先作總挈。盛衰得失四字、是一篇關鍵。）世言晉王之將終也、以三矢賜莊宗、而告之曰、梁、吾仇也、（朱溫從黃巢爲盜、既而降唐、拜爲宣武軍節度使、賜名全忠、未幾、進封梁王。竟移唐祚。）燕王、吾所立、（燕王姓劉、名守光、晉王嘗推爲尚父。守光曰、我作河北天子、誰能禁我。遂稱帝。）契丹、與吾約爲兄弟、而背晉以歸梁。（契丹、耶律阿保機。帥衆入寇、晉王與之連和、約爲兄弟。既歸而背盟、更附于梁。）此三者、吾遺恨也。與爾三矢、爾其無忘乃父之志。莊宗受而藏之於廟。其後用兵、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、（羊曰少牢。）請其矢、盛（平聲、）以錦囊、負而前驅、及凱旋而納之。（凱、軍勝之樂。○以上敘事。）方其係燕父子以組、（守光父仁恭、周德威伐燕、守光曰、俟晉王至聽命、晉王至而擒之。）函梁君臣之首、（晉兵入梁、梁主友貞、謂皇甫麟曰、李氏吾世仇、理難降之、卿可斷吾首。麟遂泣弒梁主、因自殺。函、以木匣盛其首也。）入於太廟、還矢先王、而告以成功。其意氣之盛、可謂壯

哉。（一段揚。）及仇讎已滅、天下已定、一夫夜呼、亂者四應、倉皇東出、未見賊而士卒離散、君臣相顧、不知所歸。至於誓天斷髮、泣下沾襟、何其衰也。（一段抑。）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。抑本其成敗之迹、而皆自於人歟。（復作虛神、宕出正意、繳人事。）書曰、（應）滿招損、謙得益。憂勞可以興國、逸豫可以忘身、自然之理也。（引書作斷、篇首理字。）（應）故方其盛也、舉天下之豪傑、莫能與之爭。（又一段揚、仍用方其字、妙。）及其衰也、數十伶人困之、而身死國滅、爲天下笑。（伶人、樂工也。莊宗善音律、或時自傅粉墨、與優人共戲于庭。後爲伶人郭從謙所弒。○又一段抑、仍用及其字、妙。）夫禍患常積於忽微、而智勇多困於所溺、豈獨伶人也哉。（結出正意、慨想獨遠。）

（起手一提、已括全篇之意。次一段敘事、中後只是兩揚兩抑。低昂反覆、感慨淋漓、直可與史遷相爲頡頏。）

五代史宦者傳論

歐陽修

自古宦者亂人之國、其源深於女禍。女色而已、宦者之害、非一端也。（自來婦與

詩只是並提、此特與極力分出。蓋其用事也近而習、其爲心也專而忍。先總挈二句、是宦者爲害之根、下文俱從此轉出。能以小善中人之意、小信固人之心、使人主必信而親之。宦者之害、一轉。待其已信、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。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、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、不若起居飲食、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。宦者之害、二轉。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、則忠臣碩士日益疏、而人主之勢日益孤。勢孤、則懼禍之心日益切、而把持者日益牢。安危出其喜怒、禍患伏於帷闥。則嚮之所謂可恃者、乃所以爲患也。宦者之害、三轉。患已深而覺之、欲與疏遠之臣、圖左右之親近。緩之則養禍而益深、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。至、雖有聖智、不能與謀。宦者之害、四轉。謀之而不可爲、爲之而不可成、至其甚、則俱傷而兩敗。故其大者亡國、其次亡身、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。至抉淵入聲、其種類、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。董卓因而亡漢、朱温因而篡唐、千古同轍。○宦者之害、五轉。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

如此者、非一世也。（應前自古二字、總兜一句。）夫爲人主者、非欲養禍於內、而疎忠臣碩士於外、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。（放寬一步、正是打緊一步、履霜之戒、可不慎歟。）夫女色之惑、不幸而不悟、則禍斯及矣。使其一悟、捽（卒）而去之可也。（持頭髮曰捽。）宦者之爲禍、雖欲悔悟、而勢有不得而去也。唐昭宗之事是已。（昭宗與崔胤謀誅宦官、宦官懼。劉季述等乃以銀撾畫地、數上罪數十、幽上于少陽院、而立太子裕。）故曰深於女禍者、謂此也、可不戒哉。（結段中前深于女禍一句、最深切著明、可爲痛戒。）

（宦官之禍、至漢唐而極。篇中詳悉寫盡。凡作無數層次、轉折不窮、只是深于女禍一句意。名論卓然、可爲千古龜鑑。）

相州晝錦堂記　歐陽修

仕宦而至將相、富貴而歸故鄉、此人情之所榮、而今昔之所同也。（富貴歸故鄉、猶當晝而錦、何榮如之。史記、富貴不歸故鄉、如衣繡夜行、誰知之者。晝錦之說本此。○四句、乃一篇大意。）蓋士方窮時、困阨閭里、庸人孺子、皆得易而侮之。若季子不禮於其嫂。（蘇秦、字季子、說秦、大困而歸、嫂不爲炊。）買臣見棄

於其妻、（朱買臣、家貧、採薪自給。妻羞之、求去。買臣笑曰、待吾富貴當報汝。妻怒曰、從君終餓死。買臣不能留、即去。）一旦高車駟馬、旗旄導前、而騎卒擁後、夾道之人、相與駢肩累迹、瞻望咨嗟、而所謂庸夫愚婦者、奔走駭汗、羞愧俯伏、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閒。（歷數世態炎涼、何等痛切。）此一介之士、得志於當時、而意氣之盛、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。（數句收拾前文、振起下意。）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。（韓琦、字稚圭、封魏國公。○一句撇過上文。）公、相（去聲）人也。（相州、今河南彰德府、安陽縣。伏句。）○世有令德、爲時名卿。自公少時、已擢高科、登顯士。海內之士、聞下風而望餘光者、蓋亦有年矣。所謂將相而富貴、皆公所宜素有。（應起二句。）非如窮阨之人、僥倖得志於一時、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、以驚駭而誇耀之也。（翻季子、買臣一段。）然則高牙大纛、不足爲公榮。桓圭袞裳、不足爲公貴。（高牙、車輪之牙。大纛、車上羽葆幢。桓圭、三公所執。袞裳、三公所服。）惟德被生民、而功施社稷。勒之金石、播之聲詩。以耀後世而垂無窮、此公之志、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。豈止誇一

時而榮一鄉哉。此又道公平生之志、以見異于季子、買臣處。公在至和中、至和、仁宗年號。嘗以武康之節、來治於相、以武康節度來知相州、是富貴而歸故鄉也。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。點題。既又刻詩於石、以遺相人。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、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、而以爲戒。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、而其志豈易量哉。就詩中之言、見其輕富貴、而不以晝錦爲榮、爲韓公解釋最透。故能出入將相、公先經略西夏、後同平章事。勤勞王家、而夷險一節。夷、平時。險、處難。一節、謂一致也。至於臨大事、決大議、垂紳正笏、不動聲色、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、可謂社稷之臣矣。公在諫垣、前後凡七十餘疏。及爲相、勸上早定皇嗣、以安天下。故曰臨大事云云。○此段所稱皆是實事。初無溢美。其豐功盛烈、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、應前勒金石、播聲詩二句。乃邦家之光、非閭里之榮也。一篇結穴只二語。筆力千鈞。余雖不獲登公之堂、幸嘗竊誦公之詩、樂公之志有成、而喜爲天下道也。於是乎書。拈出作記意。

魏公永叔、豈皆以晝錦爲榮者。起手便一筆撇開、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、此古人高占地步處。按魏公爲相、永叔在翰林、人曰、天下文章、莫大于是、即晝錦堂記。

以永叔之藻采、著魏公之光烈、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。

豐樂亭記

歐陽修

修既治滁（滁、除。）之明年、（滁、滁州、在淮東。時公守是州。）夏始飲滁水而甘。（始飲而甘、明初至滁、未暇知水甘也。只此句、意極含蓄。）問諸滁人、得於州南百步之近。（出其處。）其上則豐山、聳然而特立。（陪一上。）下則幽谷、窈然而深藏。（陪一下。）中有清泉、滃（翁上聲。）然而仰出。（出泉。）俯仰左右、顧而樂之。（再陪左右。）於是疏泉鑿石、闢地以爲亭、而與滁人往遊其間。（出亭。○以上敍亭之景、當滁之勝。末帶與滁人句、爲下文發論張本。）

滁於五代干戈之際、用武之地也。（五代、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也。○議論忽開、一篇結構。）昔太祖皇帝、（趙匡胤。）嘗以周師破李景（南唐。）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、生擒其將皇甫暉、姚鳳於滁東門之外、遂以平滁。（周主柴世宗征淮南、唐人恐、退保清流關、關在滁州西南、皇甫暉、姚鳳、世宗命匡胤突陣而入、暉等走入滁、生擒之。○此滁所爲用武之地、不能豐樂、以起下文。）修嘗考其山川、按其圖記。升高以望清流之關、欲求暉鳳就擒之所。而故老皆無在者、蓋天下之平久矣。（就平滁想出天下之

平、一往深情、是龍門得意之筆。自唐失其政、海內分裂、豪傑並起而爭。所在爲敵國者、何可勝升、數。上聲、○宕開一筆、不獨詠滁也。及宋受天命、聖人出而四海一。嚮之憑恃險阻、剗產、削消磨。百年之間、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。欲問其事、而遺老盡矣。再疊一筆、虛神不盡。今滁單接今滁。介江淮之間、舟車商賈、四方賓客之所不至。民生不見外事、而安於畎畝衣食、以樂生送死。而孰知上之功德、休養生息、涵煦詡、於百年之深也。歸重上之功德、是爲豐樂之所由來。凡作數層跌宕、方落到此句。文致生動不迫。修之來此、樂其地僻而事簡、又愛其俗之安閒。應舟車商賈數句。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、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、俯而聽泉。掇幽芳春。而蔭喬木、夏。風霜冰雪、刻露清秀。峭刻呈露、清爽秀出。○秋冬。四時之景、無不可愛。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、而喜與予遊也。點出題面、應轉與滁人往遊句。因爲本其山川、道其風俗之美。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、幸生無事之時也。結出作記意、應轉休養生息句。夫宣上恩德、以與民共樂、

刺史之事也。遂書以名其亭焉。（收極端莊鄭重。妙絕。）

（作記遊文、卻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、立言何等闊大。其俯仰今昔、感慨係之、又增無數烟波。較之柳州諸記、是爲過之。）

醉翁亭記

歐陽修

環滁（除）、皆山也。（滁、州名、在淮東。○一也字、領起下文許多也字。）其西南諸峯、林壑尤美。（從山單出西南諸峯。）望之蔚（畏）然而深秀者、瑯琊也。（從諸峯單出瑯琊。）山行六七里、漸聞水聲潺潺、（殘。）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、釀泉也。（釀、娘去聲。從山出泉。）峯回路轉、有亭翼然、臨於泉上者、醉翁亭也。（從泉出亭。）作亭者誰、山之僧智仙也。（出作亭之人。）名之者誰、太守自謂也。（出名亭之人、又加自謂二字、法只應云太守也。因有下注故耳。）太守與客來飲於此、飲少輒醉、而年又最高、故自號曰醉翁也。（接手自注名亭之意、注醉一句、注翁一句、妙。）醉翁之意不在酒、在乎山水之間也。山水之樂、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（接手又自破名亭之意。不在酒、一句亦在酒、一句妙。）若夫日出而林霏開、（明。）雲歸而巖穴暝、（晦。）晦明變化者、山間之朝暮也。（記亭之朝暮。）野芳發而幽香、（春。）

佳木秀而繁陰、夏。風霜高潔、秋。水落而石出者、冬。山間之四時也。記亭之四時。朝而往、暮而歸。四時之景不同、而樂亦無窮也。又總收朝暮四時、申出樂字、起下文數樂字。至於二字、貫下段。負者歌於塗、行者休於樹、前者呼、後者應、傴於上聲、僂樓、提攜、傴僂、不伸也。往來而不絕者、滁人遊也。臨溪而漁、溪深而魚肥。釀泉爲酒、泉香而酒洌。洌、清潔也。山肴野蔌、速、○菜謂之蔌。雜然而前陳者、太守宴也。先記滁人遊、次記太守宴、妙。宴酣之樂、非絲非竹。二句、貫下段。射者中、投壺。弈者勝、圍棋。觥肱、籌交錯、觥、謂爵。籌、所以記爵。坐起而諠譁者、眾賓懽也。蒼顏白髮、頹乎其中者、太守醉也。記眾賓自懽、太守自醉、妙。已而二字、貫下段。夕陽在山、人影散亂、太守歸而賓客從也。歸時景。樹林陰翳、鳴聲上下、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歸後景。○記太守去、賓客亦去、滁人亦去。忽又添出禽鳥之樂來、下便借勢一路捲轉去、設想甚奇。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、而不知人之樂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、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刻劃四語、從前許多鋪張、俱有歸束。醉能同其樂、醒能述以文者、

太守也。結出作記。太守謂誰、廬陵歐陽修也。結出作記姓名。

通篇共用二十個也字、逐層脫卸、逐步頓跌、句句是記山水、卻句句是記亭、句句是記太守。似散非散、似排非排、文家之創調也。

秋聲賦

歐陽修

歐陽子方夜讀書、聞有聲自西南來者、先出聲字。悚然而聽之。聽字、領起下文。曰、異哉、初淅瀝以蕭颯、摻入聲、含風雨句。○忽奔騰而砰烹、湃。派、○含波濤句。如波濤夜驚、一喻。風雨驟至。二喻。其觸於物也、鏦鏦聰、錚錚、撐、金鐵皆鳴。含赴敵數句。又如赴敵之兵、銜枚疾走、不聞號令、但聞人馬之行聲。銜枚、所以止諠譁也。枚、形似箸、兩端有小繩、銜于口而繫于頸後、則不能言。○三喻、連下二喻、長短參差、虛狀秋聲、極意描寫。予謂童子、此何聲也、汝出視之。借視陪聞、作波。童子曰、星月皎潔、明河在天。是方夜。四無人聲、聲在樹間。是視不是聞、妙。予曰、噫嘻、悲哉、此秋聲也、胡爲乎來哉。借童子語、翻出秋聲二字。先咨嗟、次怪歎、領起全篇。蓋夫秋之爲狀也、其色慘淡、烟霏雲斂。其色、賓。其容清明、天高日晶。精、○晶、光也。○其容、賓。其氣慄冽、

砭邊、人肌骨。其氣、實。其意蕭條、山川寂寥。其意、實。故其爲聲也、淒淒切切、呼號奮發。從其色、其容、其氣、其意、喚出其聲。豐草綠縟肉、而爭茂、佳木葱蘢而可悅。二句未秋。拂之而色變、木遭之而葉脫。其所以摧敗零落者、乃一氣之餘烈。實寫秋聲已畢。夫秋、刑官也、司寇爲秋官、掌刑。於時爲陰。以二氣言。又兵象也、主肅殺。於行爲金。以五行言。是謂天地之義氣、常以肅殺而爲心。鄉飲酒禮云、天地肅殺、此天地之義氣也。天之於物、春生秋實。實字、含既老逸盛意。故其在樂也、商聲主西方之音。商聲、屬金、主西方之音。故夷則爲七月之律。夷則、七月律名。月令、孟秋之月、律中夷則。商、傷也。物既老而悲傷。夷、戮也。物過盛而當殺。法四句。○此段又細寫秋之爲義、洗刷無餘、下乃從秋暢發悲哉意。嗟夫、草木無情、有時飄零。人爲動物、惟物之靈。草木無情、而人有情。無情者、尚有時而飄零、況有情者乎。○四句起下數層、是作賦本意。百憂感其心、萬事勞其形。有動乎中、必搖其精。人之秋、一時也。非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、憂其智之所不能。人或有時非秋、又欲故自尋秋也。而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、黟衣然黑者爲星星。朱顏忽而變枯、黑髮忽而變白、猶草

木之綠縟而色變、蔥蘢而葉脫也。奈何非金石之質、欲與草木而爭榮。若欲任其憂思、必此身爲金石而後可也。奈何非金非石、而欲與草木爭一日之榮乎。念誰爲之戕賊、亦何恨乎秋聲。念此槁木星星、乃憂思所致、是自爲戕賊耳。亦何恨乎天地自有之秋聲哉。○結出悲秋正旨。童子莫對、垂頭而睡。但聞四壁蟲聲唧唧、如助予之歎息。又于秋聲中添出一聲、作餘波。

秋聲、無形者也。卻寫得形色宛然、變態百出。末歸于人之憂勞、自少至老、猶物之受變、自春而秋、凜乎悲秋之意、溢于言表。結尾蟲聲唧唧、亦是從聲上發揮、絕妙點綴。

祭石曼卿文

歐陽修

維治平英宗年號。四年、七月日、具官歐陽修、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敭、異、至於太清。以清酌庶羞之奠、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、而弔之以文曰、嗚呼曼卿、呼一、生而爲英、死而爲靈。生死並點。其同乎萬物生死、而復歸於無物者、暫聚之形。不與萬物共盡、而卓然其不朽者、後世之名。許其名傳後世、畢就死一邊說。

此自古聖賢、莫不皆然。而著在簡冊者、昭如日星。引古聖賢一證、言其名之必傳。十九字、一句讀。

嗚呼曼卿、二呼。吾不見子久矣、猶能髣髴子之平生。喚起下文。其軒昂磊落、突兀崢撐、嶸宏、而埋藏於地下者、十六字、一句讀。意其不化爲朽壤、而爲金玉之精。不然、生長松之千尺、產靈芝而九莖。恆、○此從生前、想其死後、必當化爲金玉、爲長松、爲靈芝、必不與萬物同爲朽壤也。○中間用不然一折、更快。奈何荒煙野蔓、荊棘縱宗、橫。風淒露下、走燐鄰、飛螢。燐、鬼火。但見牧童樵叟、歌吟而上下、與夫驚禽駭獸、悲鳴躑擲、躅逐、而咿伊、嚶。悲其今日之墓。今固如此、更千秋而萬歲兮、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。悲其後日之墓。此自古聖賢、亦皆然兮、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。又牽自古聖賢皆然、呼應有情。嗚呼曼卿、三呼。盛衰之理、吾固知其如此。臨了又一折。而感念疇昔、悲涼悽愴、不覺臨風而隕涕者、有愧夫太上之忘情。自述傷感、欷歔欲絕。尙饗。

篇中三提曼卿、一歎其聲名、卓然不朽。一悲其墳墓、滿目淒涼。一敘己交情、傷感不置。文亦軒昂磊落、突兀崢嶸之甚。

瀧岡阡表

歐陽修

嗚呼、惟我皇考崇公、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、其子修、始克表於其阡。瀧岡、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。阡、墓也。非敢緩也、蓋有待也。提出緩表之故、包下種種恩榮。修不幸、生四歲而孤。太夫人守節自誓、居窮自力於衣食、以長以教、俾至於成人。爲下告之發端。太夫人告之曰、汝父爲吏廉、而好施與、喜賓客、其俸祿雖薄、常不使有餘、曰、毋以是爲我累。故其亡也、無一瓦之覆、一壠之植、以庇而爲生、十四字、句讀。吾何恃而能自守耶。反跌一句。吾於汝父、知其一二、以有待於汝也。起下能養有後。自吾爲汝家婦、不及事吾姑、然知汝父之能養去聲、也。汝孤而幼、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、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。一段、敘父之孝親裕後。吾之始歸也、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。歲時祭祀、則必涕泣曰、祭而豐、不如養之薄也。閒御酒食、則又涕泣曰、昔常不足、而今有餘、其何及也。淺語、更覺入情。吾始

一二見之、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。(頓宕。)既而其後常然、至其終身未嘗不然。吾雖不及事姑、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。(一段、寫孝親。承)汝父爲吏、嘗夜燭治官書、屢廢而歎。吾問之、則曰、此死獄也、我求其生不得爾。吾曰、生可求乎。曰、求其生而不得、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、矧求而有得耶、以其有得、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。夫常求其生、猶失之死、而世常求其死也。(仁人之言、纏綿愷惻。)回顧乳者、抱汝而立於旁。(生波。)因指而歎曰、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、使其言然、吾不及見兒之立也、後當以我語告之。(謂死獄求生之語。○述至此、不勝酸楚。)其平居教他子弟、常用此語。吾耳熟焉、故能詳也。(描情真切。)其施於外事、吾不能知。(補筆。)其居於家、無所矜飾、而所爲如此、是眞發於中者耶。嗚呼、其心厚於仁者耶、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。(一段、寫裕後。承)汝其勉之。夫養不必豐、要(平聲、)於孝。利雖不得博於物、要其心之厚於仁。吾不能教

汝、此汝父之志也。總束數語、有收拾。以上並太夫人之言。○修泣而志之不敢忘。結受母教。先公少孤力學、咸平真宗年號。三年、進士及第、爲道州判官、泗綿二州推官、又爲泰州判官、享年五十有九、葬沙溪之瀧岡。一段、詳崇公仕宦年葬。太夫人姓鄭氏、考諱德儀、世爲江南名族。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、初封福昌縣太君、進封樂安、安康、彭城三郡太君。一段、詳太夫人氏族德爵。自其家少微時、治其家以儉約、其後常不使過之、曰、吾兒不能苟合於世、儉薄所以居患難也。逆知後來遷謫之事、有先見。其後修貶夷陵、太夫人言笑自若、曰、汝家故貧賤也、吾處之有素矣、汝能安之、吾亦安矣。一段、又表太夫人安于儉薄。自先公之亡二十年、修始得祿而養。又十有二年、列官於朝、始得贈封其親。又十年、修爲龍圖閣直學士、尚書吏部郎中、留守南京、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、享年七十有二。帶點太夫人年壽。又八年、修以非才、入副樞密、遂參政事、又七年而罷。詳記年數、應起手六十年句。自

登二府、天子推恩、褒其三世。蓋自嘉祐（仁宗年號。）以來、逢國大慶、必加寵錫。皇曾祖府君、累贈金紫光祿大夫、太師中書令。曾祖妣、累封楚國太夫人。皇祖府君、累贈金紫光祿大夫、太師中書令、兼尙書令。祖妣、累封吳國太夫人。皇考崇公、累贈金紫光祿大夫、太師中書令、兼尙書令。皇妣、累封越國太夫人。今上初郊、皇考賜爵爲崇國公、太夫人進號魏國。（一段、敍出自己出處及歷朝寵錫。）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、（此段歸美祖先、方入己意。）嗚呼、爲善無不報、而遲速有時、此理之常也。（名言至理、足以訓世。）惟我祖考、積善成德、宜享其隆、雖不克有於其躬、而賜爵受封、顯榮褒大、實有三朝之錫命。是足以表見於後世、而庇賴其子孫矣。（總贊前人。）乃列其世譜、具刻於碑。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、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、並揭於阡。（總收父母教訓、詳約而盡。）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、遭時竊位、而幸全大節、不辱其先者、

其來有自。（結出己之立身、先澤、最得體要。）本于熙甯（神宗年號。）三年、歲次庚戌、四月辛酉朔、十有五日、乙亥、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、特進行兵部尚書、知青州軍州事、兼管內勸農使、充京東路安撫使、上柱國、樂安郡開國公、食邑四千三百戶、食實封一千二百戶、修表。

（善必歸親、褒崇先祖。仁人孝子之心、率意寫出、不事藻飾、而語語入情。祗覺動人悲感、增人涕淚。此歐公用意合作也。）

管仲論

蘇洵

管仲相威公、（威公、即桓公。因避宋欽宗諱、故改桓爲威。）霸諸侯、攘夷狄、終其身齊國富強、諸侯不敢叛。（功案。）管仲死、豎刁易牙開方用、威公薨於亂、五公子爭立、（公子武孟、公子元、公子潘、公子商人、公子雍、公子昭。昭立、是爲孝公、故曰五公子。）其禍蔓（萬）延、訖簡公、齊無甯歲。（禍案。）夫功之成、非成於成之日、蓋必有所由起。禍之作、不作於作之日、亦必有所由兆。（接上生下。）故齊之治也、吾不曰管仲、而曰鮑叔。（鮑叔薦管仲、桓公用之。○承功所由起、是客。）

及其亂也、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、而曰管仲。[承禍所由兆、是主。]何則、豎刁易牙開方三子、彼固亂人國者、顧其用之者、威公也。[責威公、是客。]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、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。[句含蓄。]彼威公何人也、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、管仲也。[責管仲、是主。事見下文。]仲之疾也、公問之相。當是時也、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。而其言乃不過曰、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。[管仲病、桓公問曰、羣臣誰可相者。管仲曰、知臣莫如君。公曰、易牙如何。對曰、殺子以適君、非人情、不可。開方如何、對曰、倍親以適君、非人情、難近。豎刁如何、對曰、自宮以適君、非人情、難親。管仲死、而桓公不用其言。近用三子、三子專權。○入管仲罪處、全在此段、以下反覆暢發此意。]嗚呼、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。仲與威公處幾年矣、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。威公聲不絕於耳、色不絕於目、而非三子者、則無以遂其欲。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、徒以有仲焉耳。一日無仲、則三子者、可以彈冠而相慶矣。[須看有無二字意。]仲以爲將死之言、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。夫齊國不患有三子、而患無仲。有

仲、則三子者、三匹夫耳。轉換警策。不然、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。雖威公幸而聽仲、誅此三人。而其餘者、仲能悉數而去之耶。此轉更透。嗚呼、仲可謂不知本者矣。斷句有關鎖。因威公之問、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、則仲雖死、而齊國未爲無仲也。夫何患三子者、不言可也。此段設身置地、代仲爲謀、論有把握。五伯莫盛於威文。文公之才、不過威公、其臣狐偃、趙衰、先軫、陽處父。又皆不及仲、靈公文公子。之虐、不如孝公桓公子。之寬厚、文公死、諸侯不敢叛晉、晉襲文公之餘威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。晉以有賢而強。何者、其君雖不肖、而尚有老成人焉。威公之薨也、一敗塗地、無惑也、彼獨恃一管仲、而仲則死矣。齊以無賢而敗。○此把晉文來照齊桓、方知管仲無所逃責。夫天下未嘗無賢者、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。未有有君而無臣者也。威公在焉、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、吾不信也。見非天下無賢、正罪仲不能薦。仲之書、管子。有記其將死、論鮑叔、賓胥無之爲人、且各疏其短。管子寢疾、對桓公曰、鮑叔之爲人也、好直而不能以國強。賓胥

（無之爲人也、好善而不能以國詘。）是其心以爲數子者、皆不足以託國。而又逆知其將死、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。（據仲之書、竟以爲無賢、故不足信。）吾觀史鰌、（秋、史魚。○即）以不能進蘧伯玉、而退彌子瑕、故有身後之諫。（家語、史魚病、將卒。命其子曰、吾仕衞不能進蘧伯玉、退彌子瑕。是吾生不能正君、死無以成禮、我死、汝置尸牖下、于我畢矣。其子從之。靈公弔焉、怪而問之。其子以告。公愕然失容。于是命殯之客位。進蘧伯玉、而退彌子瑕。）蕭何且死、舉曹參以自代。大臣之用心、固宜如此也。（引二人、俱臨歿時進賢切證。）夫國以一人興、以一人亡。賢者不悲其身之死、而憂其國之衰。故必復有賢者、而後可以死。彼管仲者、何以死哉。（結語冷絕。）

（通篇總是責管仲不能臨沒薦賢。起伏照應、開闔抑揚。立論一層深一層、引證一段緊一段。似此卓識雄文、方能令古人心服。）

辨姦論　　蘇洵

事有必至、理有固然。（引成語起。）惟天下之靜者、乃能見微而知著。（惟靜故能知幾、此先生自負之言也。○開端三句、言安石必亂天下、但靜以觀之自見、虛虛冒起全篇。）月暈（運、）而風、礎（楚、）潤而雨、（礎、柱下石也。月旁昏氣曰暈、柱礎

（生汗曰潤。）人人知之。（天地陰陽之事、人無不知。）人事之推移、理勢之相因、其疎闊而難知、變化而不可測者、孰與天地陰陽之事、（人事理勢、較天地陰陽、則爲易知。）而賢者有不知。（歐陽公亦勸先生與荊公遊。）其故何也、好惡亂其中、而利害奪其外也。（常人尚能知天地陰陽之事、而賢者反不能知人事之推移、理勢之相因、不能靜也。蓋其心汨於好惡利害、○此段申明起手三句意。）而昔者、（引證。）山巨源見王衍曰、誤天下蒼生者、必此人也。（晉惠帝時、王衍爲尚書令、樂廣爲河南令、皆善清談。衍少時、山濤見之、歎曰、何物老嫗、生甯馨兒。然誤天下蒼生者、必此人也。）郭汾（焚、）陽見盧杞曰、此人得志、吾子孫無遺類矣。（唐德宗以楊炎、盧杞同平章事。杞貌醜、有才辯、悅之。時郭子儀每見賓客、姬妾不離側。惟杞至、子儀悉屏侍妾。或問其故、對曰、杞貌醜而心險、婦人見之必笑。他日杞得志、吾族無遺類矣。）自今而言之、其理固有可見者。（理有固然。）以吾觀之、王衍之爲人、容貌言語、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。然不忮（至、）不求、與物浮沉。（無盧杞之陰險。）使晉無惠帝、僅得中主。雖衍百千、何從而亂天下乎。（反照神宗、伏下願治之主。）盧杞之姦、固足以敗國。然而不學無文、容貌不足以動人、言語不足以眩世。（無王衍之虛名。）非德宗之鄙暗、亦何從而用之。

（反照神宗、伏下願治之主。）由是言之、二公之料二子、亦容有未必然也。（雖理有固然、非事所必至。○此段言衍杞之姦、未甚。特其遇惠帝德宗而爲亂耳、正形安石爲極姦。）今有人、（暗指安石。）口誦孔老之言、身履夷齊之行、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、相與造作言語、私立名字、以爲顏淵孟軻復出、（有王衍之虛名。）而陰賊險狠、與人異趣。（有盧杞之陰險。）是王衍、盧杞合而爲一人也、其禍豈可勝（升、）言哉。（厥後卒生靖康之禍、是目見、非爲懸斷。）（直）夫面垢不忘洗、衣垢不忘澣、（緩、）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、衣臣虜之衣、食犬彘之食、囚首喪面、而談詩書、（囚、不櫛首。居喪者、不洗面。○明指安石。）此豈其情也哉。（從恆情勘出至姦、所謂見微知著者以此。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、鮮不爲大姦慝、豎刁、易牙、開方是也。（注見管仲論中。○拓開一步。）以蓋世之名、而濟其未形之患。（緊入本人。）雖有願治之主、好賢之相、猶將舉而用之。（規諷仁宗。）則其爲天下患、必然而無疑者、非特二子之比也。（應上二子容有未然意。）孫子曰、善用兵者、無赫赫之功。（不欲有功、致傷人也。）（恐）使斯人而不用也、則吾言爲過、而斯人

有不遇之歎、孰知禍之至於此哉。不然、天下將被其禍、而吾獲知言之名、悲夫。甯願安石不見用、使天下以吾言爲過。毋願安石用、使天下被其禍、而吾獲知言之名也。○結得淋漓感慨。

介甫名始盛時、老蘇作辨姦論、譏其不近人情。厥後新法煩苛、流毒寰宇。見微知著、可爲千古觀人之法。

心術

蘇洵

爲將之道、當先治心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、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、瞬、舜、然後可以制利害、可以待敵。第一段、言爲將當先治心。○此篇每段自爲節奏、而以治心爲主。凡兵上義不義、雖利勿動。非一動之爲利害、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。夫惟義可以怒士、士以義怒、可與百戰。第二段、言舉兵當知尚義。凡戰之道、未戰養其財、將戰養其力、既戰養其氣、既勝養其心。謹烽燧、嚴斥堠、後、○烽燧所以警寇。晝則燔燧、夜則舉燧。斥、度也。堠、望也。望烽火也。以使耕者無所顧忌、所以養其財。豐犒而優游之、所以養其力。小勝益急、小挫益厲、所以養其氣。用人不盡其所欲爲、所以養其心。

雖平敵、自歸重養心。故士常蓄其怒、懷其欲而不盡。怒不盡則有餘勇、欲不盡則有餘貪。故雖幷天下、而士不厭兵。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。不養其心、一戰而勝、不可用矣。第三段、言識戰當知所養。凡將欲智而嚴、凡士欲愚。智則不可測、嚴則不可犯、故士皆委己而聽命、夫安得不愚。夫惟士愚、而後可與之皆死。第四段、言將與士當得智愚。凡兵之動、知敵之主、知敵之將、而後可以動於險。鄧艾縋（墜）兵於蜀中、非劉禪之庸、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、彼固有所侮而動也。後漢、炎興元年、魏將鄧艾入蜀、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、鑿山通道、造作橋閣、山高谷深、至爲艱險。艾以氈自裹、推轉而下。將士皆攀木緣崖、魚貫而進。先登至江油、遂至成都。後主禪出降、漢亡。故古之賢將、能以兵嘗敵、而又以敵自嘗、故去就可以決。此段、就上段分出、申說智字。凡主將之道、知理而後可以舉兵、知勢而後可以加兵、知節而後可以用兵。知理則不屈、知勢則不沮、知節則不窮。見小利不動、見小患不避。小利小患、不足以辱吾技也。夫然後有以支

大利大患。夫惟養技而自愛者、無敵於天下。故一忍可以支百勇、一靜可以制百動。第五段、言士將當知理、勢、節三者。兵有長短、敵我一也。敢問吾之所長、吾出而用之、彼將不與吾校。吾之所短、吾蔽而置之、彼將强與吾角、奈何。曰、吾之所短、吾抗而暴僕之、使之疑而卻。吾之所長、吾陰而養之、使之狎而墮其中。此用長短之術也。第六段、言士將當善用長短之術。善用兵者、使之無所顧、有所恃。無所顧、則知死之不足惜。有所恃、則知不至於必敗。尺箠當猛虎、奮呼而操擊。喻有所恃。徒手遇蜥昔蜴、亦變色而卻步、喻無所恃。人之情也。知此者、可以將矣。袒裼而案劍、則烏獲不敢逼。冠冑衣甲、據兵而寢、則童子彎弓殺之矣。此喻不可徒恃、比前喻更深一層。故善用兵者以形固。夫能以形固、則力有餘矣。第七段、論有備無患之道。而以善用兵者、以形固終焉。

此篇逐節自爲段落、非一片起伏首尾議論也。然先後不紊。由治心而養士、由養士而審勢、由審勢而出奇、由出奇而守備、段落鮮明、井井有序。文之善變化也。

張益州畫像記

蘇洵

至和（仁宗年號。）元年、秋、蜀人傳言、有寇至邊。邊軍夜呼、野無居人。（四語寫出將亂光景。）妖言流聞、京師震驚。方命擇帥、天子曰、毋養亂、毋助變、衆言朋興、朕志自定、外亂不足、變且中起、既不可以文令、又不可以武競、惟朕一二大吏、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、其命往撫朕師。（代天子言、便是天子氣象。且語語爲下伏根。）乃推曰、（衆推也。）張公方平其人。天子曰、然。公以親辭、不可、遂行。冬、十一月、至蜀。至之日、歸屯軍、撤守備。（伏根。）使謂郡縣、寇來在吾、無爾勞苦。明年、正月、朔旦、蜀人相慶如他日、遂以無事。又明年、正月、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、公不能禁。（敍事簡嚴、質而不俚。）眉陽蘇洵言於衆曰、未亂易治也、既亂易治也。有亂之萌、無亂之形、是謂將亂。將亂難治、不可以有亂急、亦不可以無亂弛。（有亂急、無亂弛、即上不可以武競、不可以文令意。）惟是元年之秋、如器

之敧、溪、未墜於地。敧、不正也。惟爾張公、安坐於其旁、顏色不變、徐起而正之。既正、油然而退、無矜容。得坐鎮之體、卽上歸屯撤守意。爲天子牧小民不倦、惟爾張公。爾繄以生、惟爾父母。以下至不忍爲也、皆述張公之言、發揮本意。且公嘗爲我言、民無常性、惟上所待、人皆曰、蜀人多變、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、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。重足屏丙、息之民、而以碪斟、斧令、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、而棄之於盜賊、故每每大亂。夫約之以禮、驅之以法、惟蜀人爲易。至於急之而生變、雖齊魯亦然。吾以齊魯待蜀人、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。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、以威劫齊民、齊等之名。吾不忍爲也。此段議論、皆從上敘事中發出、雖稱道張公、實回護蜀人、蓋先生本蜀人、不得不回護也。嗚呼、愛蜀人之深、待蜀人之厚、自公而前、吾未始見也。皆再拜稽首曰然。收拾前文、拈出畫像意。下乃蘇洵又曰、公之恩在爾心、爾死、在爾子孫、其功業在史官、疊下三在字。錯落有致。無以像爲也。

且公意不欲、如何。先作一折。皆曰、公則何事於斯、雖然、於我心有不釋焉。今夫平居聞一善、必問其人之姓名、與其鄉里之所在、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。甚者、或詰其平生所嗜好、以想見其爲人。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。意使天下之人、思之於心、則存之於目。存之於目、故其思之於心也固。由此觀之、像亦不爲無助。此段就人之至情上、曲曲寫出留像意、文勢激昂、筆墨精采。蘇洵無以詰、遂爲之記。公南京人、爲人慷慨有大節、以度量雄天下。天下有大事、公可屬。祝、○數語應篇首、以起揚頌意。系係、之以詩曰、天子在祚、歲在甲午。西人傳言、有寇在垣。庭有武臣、謀夫如雲。天子曰嘻、命我張公。捨武臣謀夫不用、而特用張公。公來自東、旗纛舒舒。西人聚觀、于巷于塗。謂公暨暨、公來于于。暨暨、果毅貌。于于、自足貌。公謂西人、安爾室家、無敢或訛。訛言不祥、往卽爾常。春爾條挑、桑、秋爾滌場。條、枝落也。○此乃是常。是歸屯撤守實際。西人稽首、公我父兄。公在西

囿、草木駢駢。公宴其僚、伐鼓淵淵。（駢駢、並茂也。淵淵、鼓聲平和不暴怒也。○就歸屯撤守描寫。）西人來觀、祝公萬年。有女娟娟、閨闥閑閑。有童哇哇、（蛙）亦既能言。（娟娟、美好貌。閑閑、自得貌。哇哇、小兒啼也。）昔公未來、期汝棄捐。（倒轉二句、妙。）禾麻芃芃、（蓬）倉庾崇崇。（芃芃、美盛貌。）嗟我婦子、樂此歲豐。（是歸屯撤守後效。）公在朝廷、天子股肱。天子曰歸、公敢不承。（轉到公歸留像。）作堂嚴嚴、有廡有庭。公象在中、朝服冠纓。西人相告、無敢逸荒。公歸京師、公像在堂。（結有餘韻。）

（前敘事、後議論。敘事古勁、而議論許多斡旋回護、尤高。末一段、寫像處說不必有像、而亦不可無像。三四轉折、殊爲深妙。系詩一結、更見風雅遺音。）

刑賞忠厚之至論

蘇軾

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、何其愛民之深、憂民之切、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。（正是忠厚處、一篇主意、在此一句。○總冒以咏歎起、另是一種起法。）有一善、從而賞之、又從而咏歌嗟歎之、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。有一不善、從而罰之、又從而哀矜懲創

之、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。一意翻作兩層。故其吁俞之聲、歡休慘戚、見於虞夏商周之書。吁、歎其不然之辭。俞、應許之辭也。上堯舜禹湯文武成康、此言盛時之忠厚。○應成康既沒、穆王立而周道始衰。然猶命其臣呂侯、而告之以祥刑。呂刑、告爾祥刑。刑、凶器。而謂之祥者、刑期無刑、民協于中、其祥莫大焉。其言憂而不傷、威而不怒、慈愛而能斷、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、故孔子猶有取焉。此言王衰世而忠厚猶存。傳曰、賞疑從與、所以廣恩也。罰疑從去、所以愼刑也。當賞而疑、則寧與之。當罰而疑、則寧不致罰。○就疑處見出忠厚來、篇中不出此意。當堯之時、皐陶爲士。將殺人、皐陶曰殺之三、堯曰宥之三。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、而樂堯用刑之寬。皐陶曰二句、諸生文不知其出處、及入謝、歐陽公問其出處、東坡笑曰、想當然耳。歐公大笑。四岳曰、鯀可用、堯曰、不可、鯀方命圮族、既而曰試之。四岳、官名。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。方命、逆命而不行也。圮族、猶言敗類也。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、而從四岳之用鯀也。然則聖人之意、蓋亦可見矣。獨舉堯以爲舜禹湯文武之例、刑賞忠厚、意便躍然。書曰、罪疑惟輕、功疑惟重。與其殺不辜、寧失不經。罪可疑者、則疑

從輕以罰之。功可疑者、則從重以賞之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者、與其殺之、而害彼之生。甯姑生之、而自受失刑之責。嗚呼盡之矣。引經頓住。下乃暢發題旨、得意疾書、如長江大河、一瀉千里。可以賞、可以無賞、賞之過乎仁。可以罰、可以無罰、罰之過乎義。過乎仁、不失爲君子。過乎義、則流而入於忍人。故仁可過也、義不可過也。至理快論。古者賞不以爵祿、刑不以刀鋸。又振起。賞之以爵祿、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、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。刑以刀鋸、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、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。又將刑賞振宕一番、下便一轉而入、快利無前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升、賞、而爵祿不足以勸也、知天下之惡不勝刑、而刀鋸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、到底不脫疑字。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、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、應前。故曰、忠厚之至也。一句點出。文氣已完。下作餘波。詩曰、君子如祉、恥、亂庶遄已。君子如怒、亂庶遄沮。祉、喜也。遄、速也。夫君子之已亂、豈有異術哉。時其喜怒、而無失乎仁而已矣。春秋之義、立法貴嚴、

而責人貴寬、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、亦忠厚之至也。引詩、引春秋、亦見同歸于忠厚、深著夫子作春秋之意、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心。

此長公應試文也。只就本旨、從疑上全寫其忠厚之至。每段述事、而斷以婉言警語。天才燦然、自不可及。

范增論　蘇軾

漢用陳平計、間疏楚君臣。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、稍奪其權。增大怒曰、天下事大定矣、君王自爲之、願賜骸骨歸卒伍。歸未至彭城、疽發背死。

蘇子曰、增之去善矣。不去、羽必殺增。略一揚。獨恨其不早耳。劈下一斷、作目。然則當以何事去。故作問。增勸羽殺沛公、羽不聽、終以此失天下、當於是去耶。故作問。曰否、增之欲殺沛公、人臣之分也。羽之不殺、猶有君人之度也。增曷爲以此去哉。故作答。○故作問答、以起下正意。易曰、知幾其神乎。詩曰、相彼雨雪、先集維霰。線、○霰、雪之始凝者也。將大雨雪、必先微溫。雪自上下、遇溫氣而摶、謂之霰。久而寒勝、則大雪矣。○先引詩易語、文勢不迫。增之去、

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。義帝命宋義爲上將、號曰卿子冠軍、後爲項羽所殺。○通篇只一句斷盡。陳涉之得民也、以項燕扶蘇。陳涉初起兵、假楚將項燕、秦太子扶蘇爲名。二人已死、陳涉詐稱、以感動人心。○借陳涉引起項氏。項氏之興也、以立楚懷王孫心。而諸侯叛之也、以弑義帝。楚懷王入秦、無罪而亡、楚人憐之。南公曰、楚雖三戶、亡秦必楚。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、立以爲楚懷王。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、陰使人弑之。○此言楚之盛衰、係于義帝之存亡。且義帝之立、增爲謀主矣。義帝之存亡、豈獨爲楚之盛衰、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。未有義帝亡、而增獨能久存者也。此言義帝之存亡、關乎范增之禍福。羽之殺卿子冠軍也、是弑義帝之兆也。其弑義帝、則疑增之本也。豈必待陳平哉。三人生死去就、最相關涉。推原出來、正見增之去、當于殺卿子冠軍時也。物必先腐也、而後蟲生之。人必先疑也、而後讒入之。陳平雖智、安能閒無疑之主哉。反振二句、結過疑增不待陳平意。吾嘗論義帝、天下之賢主也。獨遣沛公入關、不遣項羽。借遣沛公引起識卿子冠軍。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、而擢以爲上將、不賢而能如是乎。歎義帝之賢、以起羽與義帝、勢不兩立。羽既矯殺卿子冠軍、義帝必不能堪。非羽弑帝、

則帝殺羽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（申上羽殺卿子冠軍、是弒義帝之兆句。）增始勸項梁立義帝、諸侯以此服從。中道而弒之、非增之意也。夫豈獨非其意、將必力爭而不聽也。（空中著想、妙。）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、羽之疑增、必自是始矣。（申上弒義帝、疑增之本句。）則方羽殺卿子冠軍、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、（救趙時、項羽爲次將、范增爲末將。故曰比肩事義帝。）君臣之分未定也。爲增計者、力能誅羽則誅之、不能則去之、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。（代增處置一番。）增年已七十、合則留、不合則去。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、而欲依羽以成功名、陋矣。（責增之不能知幾、由于不明去就之分、最有關鎖。）雖然、增、高帝之所畏也。增不去、項羽不亡。嗚呼、增亦人傑也哉。（結尾作贊歎語、盡抑揚之致。）

（前半多從實處發議、後半多從虛處設想。只就增去不能早處、層層駁入、段段迴環。變幻無端、不可測識。）

留侯論

蘇軾

古之所謂豪傑之士、必有過人之節。（伏能忍。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、匹夫見辱、

拔劍而起、挺身而鬬、此不足爲勇也。不能忍者。天下有大勇者、卒猝、然臨之而不驚、無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挾持者甚大、而其志甚遠也。能忍者。○能忍不能忍、是一篇主意。夫子房受書於圯夷、上之老人也、其事甚怪。楚人謂橋爲圯。史記、張良嘗游下邳、圯上有一老父、衣褐至良所、直墮其履圯下、顧謂良曰、孺子下取履。良愕然、欲毆之。爲其老、彊忍下取履。父曰、履我。良業爲取履、因長跪履之。父以足受、笑而去。去里所、復還曰、孺子可教矣。約後五日、平明、會圯上。怒良後至者再。最後出一篇書曰、讀此則爲王者師矣。後十年興、十三年、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、黃石即我矣。遂去、不復見。○入事。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、有隱君子者、出而試之。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、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。而世不察、以爲鬼物、亦已過矣。看老人事、非渺茫鬼怪、特作翻案、妙。且其意不在書。深入一層發議、此句乃一篇之頭也。當韓之亡、秦之方盛也、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、其平居無事夷滅者、不可勝升、數。上聲、雖有賁孟賁。育、夏育。無所獲施。夫持法太急者、其鋒不可犯、而其勢未可乘。有大勇者、當此時自能忍之。當此子房不忍忿忿之心、以匹夫之力、而逞於一擊之間。當此之時、子房之不死者、其間不能容

髮、蓋亦危矣。（良、韓人、其先五世相韓。秦滅韓、良欲爲韓報仇。求得力士、爲鐵椎重百二十斤、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、誤中副車、秦皇帝大怒、大索天下十日、弗獲。○此正不能忍之故。先抑一筆。）千金之子、不死於盜賊。何哉、其身可愛、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。子房以蓋世之才、不爲伊尹太公之謀、而特出於荊軻聶政（兩刺客。）之計、以僥倖於不死、（再抑一筆。）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。（惜其不能忍。）是故倨傲鮮（上聲、）腆（忝、）而深折之、（鮮腆、言不爲禮也。）彼其能有所忍也、然後可以就大事、故曰孺子可教也。（此段見老人以一忍字、造就子房。是解上文、意不在書一句。）楚莊王伐鄭、鄭伯肉袒牽羊以迎、莊王曰、其主能下人、必能信用其民矣、遂舍之。（鄭伯能忍。）句踐之困於會稽、而歸臣妾於吳者、三年而不倦。（句踐能忍。）且夫有報人之志、而不能下人者、是匹夫之剛也。（此下又提前語申論之、前只虛括、此乃實發。）夫老人者、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、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、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。何則、非有平生之素、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、而命以僕妾之役、油然而不怪者、此固秦

皇之所不能驚、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。子房之於老人、加之而不怒矣。可謂卒然臨之而不驚、無故加之而不怒之也。雖有秦皇項籍、亦不能驚而怒之也。○此段極寫子房之能忍、以見其爲天下之大勇。觀夫高祖之所以勝、項籍之所以敗者、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。忽推論到高祖項籍、正欲說歸子房。項籍唯不能忍、是以百戰百勝、而輕用其鋒。高祖忍之、養其全鋒而待其敝、此子房教之也。高祖能忍、由子房教之、所謂忍小忿而就大謀者以此。當淮陰破齊、而欲自王、高祖發怒、見於詞色。由是觀之、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、非子房其誰全之。淮陰侯韓信、請爲假王、漢王大怒、張良躡漢王足、因附耳語、漢王悟、立信爲齊王。○舉一事、以明子房教高祖能忍。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、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、不稱去聲其志氣。史記、留侯世家贊、余以爲其人、計魁梧奇偉、至見其圖、狀貌如婦人好女。嗚呼、此其所以爲子房歟。淡語作收、含蓄多少。人皆以受書爲奇事、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書、一句撇開、挈定忍字發議。滔滔如長江大河、而渾浩流轉、變化曲折之妙、則純以神行乎其閒。

賈誼論

蘇軾

非才之難、所以自用者實難。惜乎賈生王者之佐、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

賈誼、雒陽人。年二十餘、文帝召以爲博士、一歲中至大中大夫。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、絳灌之屬盡害之、乃短賈生、帝于是疏之。出爲長沙王太傅。後召對宣室、拜爲梁王太傅。因上疏曰、臣竊惟今之事勢、可爲痛哭者一、可爲流涕者二、可爲長太息者六。帝雖納其言、而終不見用。卒以自傷哭泣而死、年三十三。○一起斷盡、立一篇主意。

夫君子之所取者遠、則必有所待。所就者大、則必有所忍。古之賢人、皆負可致之才、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、未必皆其時君之罪、或者其自取也。（以其不能待且忍、故云自取。○申不能自用其才句。）愚觀賈生之論、如其所言、雖三代何以遠過。得君如漢文、猶且以不用死。然則是天下無堯舜、終不可有所爲耶。（冷語破的。）仲尼聖人、歷試於天下。苟非大無道之國、皆欲勉強扶持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。將之荊、先之以冉有、申之以子夏。（荊、楚本號。將適楚、而先使二子繼往者、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、而謀其可處之位歟。）君子之欲得其君、如此其勤也。（得君勤、一引。）孟子去齊、三宿而後出晝、猶曰王其庶幾召我。君子之不忍棄其君、如此其厚也。（愛君厚、一引。）公孫丑問曰、夫子何爲不豫。孟子曰、方今天下、舍我其誰哉、而吾何爲不豫。君子

之愛其身、如此其至也。愛身至、一引。夫如此而不用、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、而可以無憾矣。得此一鎖、可接到賈生。方若賈生者、非漢文之不能用生、生之不能用漢文也。此段說出得君勤、愛君厚、愛身至、必如是始可以無憾。蓋寫古聖賢用世之不苟、以責賈生。見得賈生欲得君甚勤、但愛君不厚、愛身不至耳。故曰生之不能用漢文也、甚有意味。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、帝初封代王、孝惠無嗣、大臣迎立之。始至渭橋、大尉勃跪上天子璽符。灌嬰連兵數十萬、以決劉呂之雌雄、高后時、諸呂欲危劉氏。大將軍灌嬰、與齊王襄連和、以待呂氏之變、共誅之。又皆高帝之舊將。此其君臣相得之分、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。賈生洛陽之少年、欲使其一朝之閒、盡棄其舊而謀其新、亦已難矣。此言其上疏中之意。○此段發明賈生不善用才之故。爲賈生者、上得其君、下得其大臣、如絳灌之屬、優游浸漬、恣、而深交之、使天子不疑、大臣不忌、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、不過十年、可以得志。代爲賈生畫策。安有立談之閒、而遽爲人痛哭哉。責倒賈生、覺治安等篇、俱屬無謂。觀其過湘、爲賦以弔屈原、有造託湘流兮、敬弔先生句。縈紆鬱悶、趯同躍、然有遠舉之志。有子獨抑鬱其

誰語、鳳縹縹其高逝兮、夫固自引而遠去句。其後以自傷哭泣、至於天絕。梁王騎墮馬而死、賈生自傷爲傅無狀、哭泣歲餘、亦死。是亦不善處窮者也。不善處窮、卽不能自用意。夫謀之一不見用、則安知終不復用也。不知默默以待其變、而自殘至此。文情開宕。嗚呼、賈生志大而量小、才有餘而識不足也。總斷二句、是不能用漢文之本、一字一惜。

古之人、有高世之才、必有遺俗之累。是故非聰明睿胃智不惑之主、則不能全其用。古今稱苻扶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、一朝盡斥去其舊臣、而與之謀。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、其以此哉。秦王苻堅、因呂婆樓以招王猛。一見大悅、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、乃以國事任之。○借苻堅能用王猛、正歸過漢文不能用賈生、此一轉尤妙。愚深悲生之志、故備論之。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、則知其有狷介之操、一不見用、則憂傷病沮、不能復振。二十一字爲一句。○補出人主當憐才意。而爲賈生者、亦謹其所發哉。仍歸結到本身上去。雙關作收、深情遠想、無限低徊。

賈生有用世之才、卒廢死于好賢之主。其病原欲疎間絳灌舊臣、而爲之痛哭。故自取疎廢如此。所謂不能謹其所發也。末以苻堅用王猛、責人君以全賈生之才、更有

不盡之意。

鼂錯論

蘇軾

天下之患、最不可爲者、名爲治平無事、而其實有不測之憂。暗說景帝時、諸侯強大。坐觀其變、而不爲之所、則恐至於不可救。開。起而強爲之、則天下狃鈕、於治平之安、而不吾信。狃、習也。○闔。暗說鼂錯建言削諸侯。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、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、以求成大功。三句爲一篇關鍵。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、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。暗說鼂錯非其倫。○一段是冒。天下治平、暗說景帝時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。暗說削七國。吾發之、吾能收之、然後有辭於天下。所謂出身犯難。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、暗說錯居守。使他人任其責。暗說使天子將。則天下之禍、必集於我。暗說誅錯。○一段是承。以上兩段、攝盡通篇大意。○昔者鼂潮、錯盡忠爲漢、謀弱山東之諸侯。山東諸侯並起、以誅錯爲名。而天子不之察、以錯爲之說。景帝三年、鼂錯患七國強大、請削諸侯郡縣。吳王濞、膠西王卬、膠東王雄、渠菑川王賢、濟南王辟光、楚王戊、趙王

遂、合兵反。罪狀鼂錯、欲共誅之。帝與錯議出軍事、錯欲令上自將、而身居守。袁盎素與錯有隙。因言唯斬錯可以謝諸侯、帝遂斬錯東市。○入事。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、不知錯有以取之也。一句斷定、全篇俱發此句。古之立大事者、不惟有超世之才、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。惟堅忍不拔、故能從容收功。伏下徐字、反照下驟字。昔禹之治水、鑿龍門、決大河、而放之海。方其功之未成也、蓋亦有潰會、冒衝突可畏之患。惟能前知其當然、事至不懼、而徐爲之圖、是以得至於成功。借禹作證、爲立論之根。夫以七國之強、而驟削之、不能徐爲之圖。其爲變豈足怪哉。不能前知其當然。錯不於此時捐其身、爲天下當大難之衝、而制吳楚之命。乃爲自全之計、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。一句指出鼂錯破綻、通篇從此發議。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。緊喝一句。己欲求其名、應前求名。安所逃其患。應前禍字。以自將之至危、與居守之至安、己爲難首、擇其至安、而遺天子以其至危、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。斷盡鼂錯、與袁盎何與耶。當此之時、雖無袁盎、亦未免於禍。承上遞下。何者、己欲居守、而使人主自

將。以情而言、天子固已難之矣。而重違其議、是以袁盎之說、得行於其閒。正見受禍皆錯自取。使吳楚反、錯以身任其危、日夜淬翠、火入水爲淬。礪、礪、磨也。東向而待之。使不至於累其君、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。雖有百盎、可得而閒哉。此段是代爲錯計、作正意收住。嗟夫、世之君子、欲求非常之功、則無務爲自全之計。又喚醒。使錯自將而討吳楚、未必無功。到底只責其不自將、收足出身犯難意。惟其欲自固其身、而天子不悅、姦臣得以乘其隙。錯之所以自全者、乃其所以自禍歟。收上錯有以取之句。

此篇先立冒頭、然後入事、又是一格。鼂錯之死、人多歎息、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。東坡之論、發前人所未發、有寫錯罪狀處、有代錯畫策處、有爲錯致惜處、英雄失足、千古興嗟。任大事者、尚其思堅忍不拔之義哉。



古文觀止卷之十一

上梅直講書

蘇軾

軾每讀詩至鴟鴞、讀書至君奭、常竊悲周公之不遇。鴟鴞、國風篇名。周公相成王、管蔡流言于國曰、公將不利于孺子。故周公東征二年、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、公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。君奭、周書篇名。君者、尊之之稱。奭、召公名也。成王幼、周公攝政、當國踐祚。召公疑之、乃作君奭。○劈頭歎周公起、奇絕。及觀史、史記。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、而弦歌之聲不絕、顏淵仲由之徒、相與問答。夫子曰、匪兕匪虎、率彼曠野、吾道非耶、吾何爲於此。顏淵曰、夫子之道至大、故天下莫能容、雖然、不容何病、不容然後見君子。夫子油然而笑曰、回、使爾多財、吾爲爾宰。夫天下雖不能容、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。接手又羨孔子、更奇。○通篇以樂字爲主。乃今知周公之富貴、有不如夫子之貧賤。夫以召公之賢、以管蔡之親、而不知其心、則周公誰

與樂其富貴。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、皆天下之賢才、則亦足以樂乎此矣。（富貴而不樂、貧賤而足樂、此周公所以不如夫子也。○雙收周公孔子、暗以孔子比歐梅、以其徒自比、意最高、而自處亦高。）軾七八歲時、始知讀書、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、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。（先出歐陽公。）而又有梅公者、從之遊、而與之上下其議論。（次出梅公。）其後益壯、始能讀其文詞、想見其爲人。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、而自樂其樂也。（歐梅之樂、只虛寫、妙。）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、（卽作詩及詞賦之類。）求升斗之祿、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。來京師逾年、未嘗窺其門。（欲寫其得見、先寫其不得見。文勢開拓。）今年春、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、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、軾不自意獲在第二。既而聞之、執事愛其文、以爲有孟軻之風、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、是以在此。（嘉祐二年、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、疾時文之詭異、思有以救之。梅聖俞時與其事、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、文忠驚喜、以爲異人。欲以冠多士、疑曾子固所爲、子固、文忠門下士也、乃寘公第二。○不爲世俗之文、應上脫去世俗之樂、正見知己處。）非左右爲之先容、非親舊爲之請屬、（祝。）而嚮之十餘年

間、聞其名而不得見者、一朝爲知己。以上敘歐梅之識拔、自己之遭遇、極爲淋漓酣暢。退而思之、人不可以苟富貴、亦不可以徒貧賤。應在富貴貧賤。有大賢焉而爲其徒、則亦足恃矣。占地步多少。苟其僥一時之幸、從車騎數十人、使閭巷小民、聚觀而贊歎之、亦何以易此樂也。自東坡說出自己之真樂、乃一篇之關鍵。傳曰、不怨天、不尤人、蓋優哉游哉、可以卒歲。引成語四句收住。執事名滿天下、而位不過五品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、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。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、軾願與聞焉。末復以樂乎斯道、專頌梅公、是樂字結穴。

此書敘士遇知己之樂。遂首援周公有管蔡之流言、召公之不悅以形起、而自比于聖門之徒。長公之推尊梅公、與陰自負意、亦極高矣。細看此文、是何等氣象、何等采色。其議論真足破千古來俗腸、絕妙。

喜雨亭記

蘇軾

亭以雨名、志喜也。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、拆開倒點出。已盡一篇之意。古者有喜、則以名物、示不忘

也。（釋所以志喜之意。）周公得禾、以名其書。（唐叔得禾、異母同穎、獻之成王。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。周公嘉天子之命、作嘉禾。）漢武得鼎、以名其年。（漢武帝元狩六年夏、得寶鼎汾水上。改元爲元鼎元年。）叔孫勝敵、以名其子。（魯文公十一年、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。名其子曰僑如。）乃其喜之大小不齊、其示不忘一也。（引古爲證。）予至扶風之明年、始治官舍。爲亭於堂之北、而鑿池其南。引流種樹、以爲休息之所。（先記作亭。）是歲之春、雨麥於岐山之陽、其占爲有年。（縱一筆、下便可用既而字轉、文始曲折。）既而彌月不雨、民方以爲憂。（跌一句、借憂字形出喜字。）越三月、乙卯、乃雨。甲子又雨、民以爲未足。（又跌一句。）丁卯大雨、三日乃止。（次記雨。）官吏相與慶於庭、商賈相與歌於市、農夫相與忭於野。（慶歌忭三字、易法。）憂者以喜、病者以愈。（次記喜。）而吾亭適成。（緊接此句、妙。雨更不可不喜、喜更不可不志、志喜更不可不以名亭在此。）於是舉酒於亭上、以屬（祝。）客而告之。（開出波瀾。）曰、五日不雨可乎。（更五日也。）曰、五日不雨則無麥。十日不雨可乎。（更十日也。）曰、十日不雨則無禾。無麥無禾、歲且薦（同荐。）饑、獄訟繁興、而盜賊滋熾、則吾與二三

子、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、其可得耶。以無雨之可憂、形出得雨之可樂。今天不遺斯民、始旱而賜之以雨。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、皆雨之賜也。其又可忘耶。應前示不忘、結住。既以名亭、又從而歌之曰、使天而雨珠、寒者不得以爲襦。如、使天而雨玉、饑者不得以爲粟。一雨三日、伊誰之力。一眼注著亭、卻不肯一筆說亭。民曰太守、太守不有、歸之天子。天子曰不然、歸之造物。造物不自以爲功、歸之太空。太空冥冥、不可得而名、吾以名吾亭。歌非餘文。蓋喜雨固必志、而志喜雨何故卻于亭、此理還未說出、因借歌以發之。

只就喜雨亭三字、分寫、合寫、倒寫、順寫、虛寫、實寫、即小見大、以無化有。意思愈出而不窮、筆態輕舉而蕩漾、可謂極才人之雅致矣。

淩虛臺記

蘇軾

國於南山之下、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。筆亦凌虛而起。四方之山、莫高於終南、終南山、在陝西西安府。而都邑之麗山者、莫近於扶風。麗、附也。以至近求最高、其勢必

得、而太守之居、未嘗知有山焉。雖非事之所以損益、而物理有不當然者、應宜若句。此凌虛之所爲築也。點出臺。方其未築也、太守陳公、杖屨逍遙於其下。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、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計、也、曰是必有異。敘未築臺之先。使工鑿其前爲方池、以其土築臺、高出於屋之簷而止。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、怳然不知臺之高、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。敘既築臺之後。怳然不知二句、正寫凌虛意。公曰、是宜名凌虛。點出名臺。以告其從事蘇軾、而求文以爲記。點出作記。軾復於公曰、物之廢興成毀、不可得而知也。提句寄想甚遠。昔者荒草野田、霜露之所蒙翳、狐虺之所竄伏、方是時、豈知有凌虛臺耶。臺從無而有、是說興成。廢興成毀、相尋於無窮、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、皆不可知也。臺自有而無、是說廢毀。嘗試與公登臺而望、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、祈年、橐泉、皆宮名。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、昨、○長楊、較獵之所。五柞、祀神宮。而其北則隋之仁壽、唐之九成也。仁壽、隋文宮名。

九成、唐太宗所建宮以避暑。計其一時之盛、宏傑詭麗、堅固而不可動者、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。例興成。然而數世之後、欲求其髣髴、而破瓦頹垣、無復存者。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、而況於此臺歟。例廢毀。○憑弔今古、唏噓感慨、欲歌欲泣。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、而況於人事之得喪、忽往而忽來者歟。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、則過矣。推進一層說。蓋世有足恃者、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。託意有在、而不說出、妙。既以言於公、退而爲之記。

通篇只是興成廢毀二段。一寫再寫、悲歌慷慨、使人不樂。然在我有足恃者、何不樂之有。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達識、故以至理出爲高文。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、恐非當日作記本旨。

超然臺記

蘇軾

凡物皆有可觀、苟有可觀、皆有可樂。樂字、是一篇主意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、餔糟啜醨、醨、薄酒。皆可以醉。果蔬草木、皆可以飽。推此類也、吾安往而不

樂。（此即蔬食飲水、樂在其中、簞食瓢飲、不改其樂意。○一起便見超然。）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、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。人之所欲無窮、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、（指富貴利達。）美惡之辨戰於中、而去取之擇交乎前、則可樂者常少、而可悲者常多。（不超然則不樂。）是謂求禍而辭福。（福可喜、禍可悲、今以求福辭禍之故、而多悲少樂、是求禍辭福也。）夫求禍而辭福、豈人之情也哉、物有以蓋之矣。（蓋、蔽也。承上起下。）○彼遊於物之內、而不遊於物之外。（反超然說。）物非有大小也、自其內而觀之、未有不高且大者也。彼挾其高大以臨我、則我常眩亂反覆、（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。）如隙中之觀鬭、又烏知勝負之所在。（喻眼界之小。）是以美惡橫生、而憂樂出焉、可不大哀乎。（此段言遊於物之內、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。遊於物之外、則無所往而不樂。）予自錢塘移守膠西、（錢塘、屬浙江杭州。膠西、即膠州、屬山東萊州。○入題。）釋舟楫之安、而服車馬之勞、去雕牆之美、而庇采椽之居、（采椽不斲。）背湖山之觀、而行桑麻之野。（安得超然。）始至之日、歲比不登、盜賊滿野、獄訟充斥、而齋廚索然、日食杞菊、（春食苗、夏食葉、）

秋食花、冬食根。〇安得超然。人固疑予之不樂也。反跌一句、起下文。處之期年、而貌加豐、髮之白者、日以反黑。予既樂其風俗之淳、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。正寫己之安往而不樂。於是治其園圃、潔其庭宇、伐安邱高密之木、安邱、高密、二縣名。以修補破敗、爲苟完之計。而園之北、因城以爲臺者舊矣、稍葺而新之。時相與登覽、放意肆志焉。敘完作臺事。〇上寫因樂而有臺、下寫因臺而得樂。放意肆志四字、正爲樂字寫照。上下關鎖。南望馬耳常山、二山名。秦漢間、高人多隱於此。出沒隱見、若近若遠、庶幾有隱君子乎。南。而其東則廬山、即秦始皇遣盧生入海、求羨門子高者。秦人盧敖秦博士。之所從遁也。東。西望穆陵、關名。左傳、齊桓公曰、賜我先君履、南至于穆陵、即此。隱然如城郭、師尚父太公。齊威公即桓公。之遺烈、猶有存者。西。北俯濰水、韓信與龍且戰、夾濰水而陣、即此。慨然大息、思淮陰韓信封淮陰侯。之功、而弔其不終。北。〇憑今弔古、感慨淋漓、超然山水之外。臺高而安、深而明、夏涼而冬溫、寫臺。雨雪之朝、風月之夕、予未嘗不在、客未嘗不從。寫人。擷賢入聲。園蔬、取池魚、釀娘去聲。秫術。酒、瀹脫粟而食之、曰、樂

哉遊乎。擷、捋取也。醪酒為釀。秫、稷之黏者、即糯也。瀹、粗熟而出之也。脫粟、纔脫殼而已、言不精鑿也。○寫人與臺之日用平常。○樂字一振。予弟子由、適在濟南、聞而賦之、且名其臺曰超然。點臺名字。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、蓋遊於物之外也。應前安往而不樂、及遊于物之外句。超然之意、得此一結、更暢。

是記先發超然之意、然後入事。其敍事處、忽及四方之形勝、忽入四時之佳景、俯仰情深、而總歸之一樂。真能超然物外者矣。

放鶴亭記

蘇軾

熙寧神宗年號。十年秋、彭城彭城、今徐州是。大水。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、水及其半扉。雲龍山、在州城南、張天驥隱此。明年春、水落、遷於故居之東、東山之麓。山足。○麓、升高而望、得異境焉、作亭於其上。先點作亭。彭城之山、岡嶺四合、隱然如大環、獨缺其西一面、而山人之亭、適當其缺。承寫因異境作亭。春夏之交、草木際天、秋冬雪月、千里一色、風雨晦明之閒、俯仰百變。又從異境上摹寫一番。山人有二鶴、甚馴、馴、順習也。而善飛、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、縱其所如、或立於陂卑、

田、澤障曰陂。或翔於雲表、暮則傃東山而歸、傃、向也。故名之曰放鶴亭。次點名亭。○藏飲酒一二段敘事、錯落多致。郡守蘇軾、時從賓佐僚吏、往見山人、飲酒於斯亭而樂之。挹山人而告之曰、挹、酌也。子知隱居之樂乎、雖南面之君、未可與易也。三句、是一篇綱領。易曰、鳴鶴在陰、其子和之。易、中孚、九二爻辭。言九二中孚之實、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、如鶴鳴于幽隱之處、而其子自和之也。詩曰、鶴鳴于九皋、聲聞于天。詩、小雅、鶴鳴之篇。皋、澤中水溢出所爲坎、從外數至九、喻深遠也。言鶴之鳴在于九皋、至深遠矣、而聲則聞于天。猶德至幽、而有至著者焉。蓋其爲物清遠閑放、超然於塵埃之外、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。隱德之士、狎而玩之、宜若有益而無損者、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。衛懿公好鶴、出則鶴乘軒而行。一日敵患欲禦之、皆曰、公有鶴、何不以禦敵、乃煩吾爲。遂亡國。周公作酒誥、酒誥、周書篇名。商受酗酒、天下化之、妹土、商之都邑、其染惡尤甚、武王以其地封康叔、故周公作酒誥以教之。衛武公作抑戒、抑戒、即詩大雅抑之篇。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、作抑戒以自儆。其二章云、顛覆厥德、荒湛于酒。以爲荒惑敗亂、無若酒者、而劉伶阮籍之徒、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。晉劉伶、阮籍、崇尚虛無、輕蔑禮法、縱酒昏酣、遺落世事。與阮咸、山濤、向秀、王戎、嵆康、爲竹林七賢。○引鶴、從上名亭來。引酒、

從上飲酒來。嗟夫、南面之君、雖清遠閑放如鶴者、猶不得好、好之則亡其國。而山林遯世之士、雖荒惑敗亂如酒者、猶不能爲害、而況於鶴乎。由此觀之、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。應上隱居之樂三句。遠想遠韻、筆勢瀾翻。山人欣然而笑曰、有是哉。仍就山人作收。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、鶴飛去兮西山之缺、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。翻然斂翼、宛將集兮、忽何所見、矯然而復擊。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、啄蒼苔而履白石。歌放鶴。鶴歸來兮、東山之陰。其下有人兮、黃冠草屨、葛衣而鼓琴。躬耕而食兮、其餘以汝飽、歸來歸來兮、西山不可以久留。歌招鶴。

記放鶴亭、卻不實寫隱士之好鶴。乃於題外尋出酒字、與鶴字作對。兩兩相較、真見得南面之樂、無以易隱居之樂。其得心應手處、讀之最能發人文機。

石鐘山記

蘇軾

水經云、彭蠡里之口、有石鐘山焉。彭蠡、卽鄱陽湖。引本經起、更典實。○酈力元酈道元、注水經。以爲

下臨深潭、微風鼓浪、水石相搏、聲如洪鐘。（一說、）是說也、人常疑之。（人疑、）今以鐘磬置水中、雖大風浪不能鳴也、而況石乎。（一駁、伏下斷字案。）至唐李渤、（少室山人、唐順宗徵爲左拾遺、稱疾不至。）始訪其遺蹤、得雙石於潭上。扣而聆之、南聲函胡、（宮音。）北音清越、（商音。）枹（浮、）止響騰、餘韻徐歇。（枹、鼓椎也。）自以爲得之矣。（一說。）然是說也、余尤疑之。（余疑。）石之鏗然有聲者、所在皆是也、而此獨以鐘名、何哉。（一駁、伏下陋字案。）

元豐（神宗年號。）七年、六月丁丑、余自齊安舟行、適臨汝。（齊安、臨汝、皆邑名。）而長子邁、將赴饒之德興尉、（時公之長君蘇邁、爲饒州府德興縣尉。）送之至湖口、因得觀所謂石鐘者。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閒、擇其一二、扣之硿硿（空、）然、（此卽李渤之故智。）余固笑而不信也。（仍然是疑、轉下有勢。）至其夜月明、獨與邁乘小舟、至絕壁下。大石側立千尺、如猛獸奇鬼、森然欲搏人。而山上棲鶻、（兀、）聞人聲亦驚起、磔磔（窄、）雲霄閒。又有若老人欬（慨、）且笑於山谷中者、或曰、此鸛鶴也。（一段點綴奇景、慘淡淒其、侵人毛髮。）

伏下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句。余方心動欲還、折筆妙。而大聲發於水上、噌增、吰宏、如鐘鼓不絕。噌吰、鐘聲。舟人大恐、徐而察之、則山下皆石穴罅、罅去聲、不知其淺深、微波入焉、涵澹談、澎烹、湃派、而為此也。一處見聞得其實。舟迴至兩山間、將入港講、口、有大石當中流、可坐百人、空中而多竅、與風水相吞吐、有竅款、坎鏜湯、鞳榻、之聲、竅坎鏜鞳、鐘鼓聲。與向之噌吰者相應、如樂作焉。兩處見聞得其實。因笑謂邁曰、汝識之乎、噌吰者、周景王之無射亦、也、無射、周景王所鑄鐘名。窾坎鏜鞳者、魏獻子之歌鐘也。魏獻子、晉大夫。○兩處石聲、與古鐘聲無異。古之人不余欺也。始知古人以鐘名石為不謬。事不目見耳聞、而臆斷其有無、可乎。人謂石置水中不能鳴、蓋臆斷耳。酈元之所見聞、殆與余同、而言之不詳。簡。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、故莫能知。而漁工水師、雖知而不能言。此世所以不傳也。破人常疑之句。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、自以為得其實。破余尤疑之句。余是以記之、蓋歎酈元之簡、而笑李渤之陋也。結出。

世人不曉石鐘命名之故、始失于舊註之不詳、繼失于淺人之俗見。千古奇勝、埋沒多少。坡公身歷其境、聞之真、察之詳、從前無數疑案、一一破盡。爽心快目。

潮州韓文公廟碑

蘇軾

匹夫而爲百世師、一言而爲天下法。(東坡作此碑、不能得一起頭、起行數十遭、忽得此兩句。是從古來聖賢、遠遠想入。)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、關盛衰之運。(用是皆二字接、包括古今聖賢多少。)其生也有自來、(生不苟生。)其逝也有所爲。(死不苟逝。)故申呂自嶽降、(大雅、維嶽降神、生甫及申。甫、即呂也、書呂刑、禮記作甫刑、而孔氏以爲呂侯、後爲甫侯是也。申、申伯也。○生有自來。)傅說爲列星、(莊子、傅說乘東維、騎箕尾、而比于列星。○逝有所爲。)古今所傳、不可誣也。(略證頓住。)孟子曰、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(忽然提出氣字來。)是氣也、寓於尋常之中、而塞乎天地之閒。卒(猝、)然遇之、則王公失其貴、晉楚失其富、良平(張良、陳平。)失其智、賁育(孟賁、夏育。)失其勇、儀秦(張儀、蘇秦。)失其辨。(一遇是氣、則貴富智勇辨、皆無所用、纔見浩然。)是孰使之然哉。(頓上起下、有力。)其必有不依形而立、不恃力而行、不待生而存、不隨死而亡者矣。(疊四語、刻畫氣字。)故在天爲星辰、在地爲河嶽、幽則爲鬼神、而明則復爲人、此

理之常、無足怪者。（以上言古今聖賢歿後必爲神。是一篇之冒。）自東漢以來、道喪文弊、異端並起、歷唐貞觀、（太宗年號。）開元（明皇年號。）之盛、輔以房、（玄齡。）杜、（如晦。）姚、（崇。）宋（璟。）而不能救。（折入。）獨韓文公起布衣、談笑而麾之、天下靡然從公、復歸於正。（文公排異端、明天道、正人心、布衣而挽回世教、其功尤烈。）蓋三百年於此矣。（宕句得神。）文起八代之衰。（八代、東漢、魏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。）而道濟天下之溺、（公原道等篇、奧衍宏深、障百川、迴狂瀾、所以救濟人心之溺。）忠犯人主之怒、（憲宗迎佛骨入禁中、公上表極諫、帝怒、貶潮州。）而勇奪三軍之帥、（鎮州亂、殺帥洪正、而立王廷湊、詔公宣撫、衆皆危之。公至、對廷湊力折其黨。○四句、說盡韓公一生。）此豈非參天地、關盛衰、浩然而獨存者乎。（應前結住。下提筆再起。）蓋嘗論天人之辨、以謂人無所不至、（可以智力勝。）惟天不容僞。（必以精誠感。○總二句。）智可以欺王公、（人。）不可以欺豚魚。（易、中孚彖曰、信及豚魚。○天。）力可以得天下、（人。）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。（天。○四句、承上生下。）故公之精誠、能開衡山之雲、（公有謁衡山南嶽廟詩云、我來正逢秋雨節、陰氣晦昧無清風。潛心默禱若有應、豈非正直能感通。須臾盡掃衆峯出、仰天突兀撐晴空。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。○天。）而不能回憲宗之惑。（謂貶潮州。○人。）能馴鱷魚之暴、（潮州鱷魚爲患、公爲文

投水中、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、數日水盡涸、西徙六百里。○天。而不能弭米、皇甫鎛博、李逢吉之謗。憲宗得公潮州謝表、頗感悔、欲復用之、鎛忌公、奏改袁州。李逢吉因臺參之事、使公與李紳交鬨、遂罷公爲兵部侍郎。是不能止謗也。○人。能信於南海之民、廟食百世、謂潮州立廟祀公。橫插一筆。○天。○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。公自觀察推官入仕、貶山陽、貶潮州、移袁州、行軍蔡州、宣撫鎮州、是不能一日在朝也。○人。蓋公之所能者天也、其所不能者人也。一點便醒。應上人無所不至二句、收住。

始潮人未知學、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、自是潮之士、皆篤於文行、延及齊民、齊等之民。至於今、號稱易治。信乎孔子之言、君子學道則愛人、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記公于潮。潮人之事公也、飲食必祭、水旱疾疫、凡有求必禱焉。記潮于公。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、民以出入爲艱、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、不果。元祐哲宗年號。五年、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、凡所以養士治民者、一以公爲師。民既悅服、凡作記、最要補出此一筆。則出令曰、願新公廟者聽。聽其所令。民懽趨之。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、期年而廟成。記新廟。下忽作辨難、文情湧起。或曰、公去國萬

里、而謫於潮、不能一歲而歸、不及一年而去。沒而有知、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。軾曰、不然、公之神在天下者、如水之在地中、無所往而不在也。何嘗不在潮。而潮人獨信之深、思之至、焄熏、蒿悽愴、鬼神精氣蒸上處、是焄蒿。使人精神悚然、是悽愴。若或見之、譬如鑿井得泉、而曰水專在是、豈理也哉。何嘗專在潮。○現前點撥、妙解妙喻。元豐神宗年號。元年、詔封公昌黎伯、昌黎、郡名。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。點出廟門上額。潮人請書其事於石、點出碑。因作詩以遺之、使歌以祀公。其辭曰、公昔騎龍白雲鄉、莊子、乘彼白雲、遊于帝鄉。昔日騎龍作馬、乘白雲于帝鄉。謂公手抉淵入聲、雲漢分天章、詩曰、倬彼雲漢。爲章于天。公以手抉開雲漢、分爲之天章。謂天孫爲織雲錦裳。天孫、織女也。言若織女爲公織就雲錦之裳。○此言公之文章。自天而成。飄然乘風來帝旁、飄飄然乘言風而降自上帝之側。下與濁世掃粃糠。濁世粃糠、喻世俗文章之陋。言公從天而降、爲一代詞章之宗。○此西遊咸池略扶桑、淮南子、日出陽谷、浴于咸池、拂于扶桑。謂公西遊咸池日浴之地、而略過于扶桑日拂之方。草木衣被昭回光。公光輝發越、被及草木、猶日月之昭回于天而光明也。○此言公光被四表、而爲民物之所瞻仰。追逐李杜參翱翔、李白、杜甫、唐之詩士。公與之追逐、參列翱翔于其閒。汗流籍湜殖、走

且僵、張籍、皇甫湜、同名于時、而不及公遠甚。汗流者、言其愧汗如流也。走且僵、謂其退避奔走而僵仆也。滅沒倒影不能望。日光沖激、謂之滅沒。反從下照、謂之倒影。喻公之道德光輝、炫燿奪目、不能擬而望之也。○此言公之文章道德、大莫能及。作書詆佛譏君王、謂佛骨表。要觀南海窺衡湘、公被謫潮州、跋涉嶺海、是謂要觀南海、窺衡山湘水。歷舜九嶷疑、弔英皇。九嶷、山名。在蒼梧零陵之間、舜所葬處。英皇、堯女娥皇、女英也。從舜南狩、道死衡湘之間。公歷行舜所巡之地、弔娥皇、女英之靈。○此言公謫潮、及所經歷之處。祝融先驅海若藏、南海之神曰祝融。海若、亦海神。公涉嶺外海道、祝融爲之先驅于前、而海若亦率怪物以斂藏。約束蛟鱷如驅羊。謂驅鱷魚之暴。○此言公之德足以感神、威足以服物。鈞天無人帝悲傷、九天、中天曰鈞天。言大鈞之天無人、而上帝爲之悲傷。謳吟下招遣巫陽。特遣巫陽謳吟、以下招文公。○此言公沒仍歸帝旁。犦牲雞卜羞我觴、犦牲、卽犎牛。雞卜、嶺表凡小事必卜、名雞卜鼠卜。羞、進也。言祭以犦牲雞卜之薄、而進我之觴、所以表誠也。於餐荔丹與蕉黃。公羅池廟碑、荔枝黑兮蕉葉黃、爲迎送柳子厚之歌。東坡引用其語、以見潮人祭公、亦如公之祭子厚也。○此言廟中陳祭之品。公不少留我涕滂、傷公之歿。翩然被髮下大荒。韓公詩云、翩然下大荒、被髮騎麒麟。東坡用此語、蓋祝其來享也。○歌詞蹈厲發越、直追雅頌。

韓公貶于潮、而潮祀公爲神。蓋公之生也、參天地、關盛衰、故公之沒也、是氣猶浩然獨存。東坡極力推尊文公、豐詞瓌調、氣燄光采。非東坡不能爲此、非韓公不足當此。千古奇觀也。

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

蘇軾

臣等猥（委）以空疎、備員講讀。（時任翰林、與呂希哲、范祖禹同進。）聖明天縱、學問日新。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、心欲言而口不逮、以此自愧、莫知所爲。（自謙引起。）竊謂人臣之納忠、譬如醫者之用藥。藥雖進於醫手、方多傳於古人。若已經效於世間、不必皆從於己出。（設一確喻、便可轉入宣公奏議。）伏見唐宰相陸贄、才本王佐、學爲帝師。論深切於事情、言不離於道德。智如子房而文則過、辨如賈誼而術不疏。上以格君心之非、下以通天下之志。（極贊宣公。）但其不幸、仕不遇時。（便發感慨。）德宗以苛刻爲能、而贄諫之以忠厚。德宗以猜忌爲術、而贄勸之以推誠。德宗好用兵、而贄以消兵爲先。德宗好聚財、而贄以散財爲急。至於用人聽言之法、治邊御將之方、罪己以收人心、改過以應天道、去小人以除民患、惜名器以待有功、如此之流、未易悉數。（舉奏議中大要言。）可謂進

苦口之藥石、鍼害身之膏肓。荒、○肓、膈也。心下爲膏。左傳、晉景公疾病、秦伯使醫緩治之。未至、公夢疾爲二豎子曰、彼良醫也、懼傷我、焉逃之。其一曰、居肓之上膏之下、若我何。醫至、曰、疾不可爲也、在肓之上膏之下。攻之不可、達之不及、藥不至焉。使德宗盡用其言、則貞觀可得而復。太宗年號。反振作頓、起下仁宗當用宣公之言。臣等每退自西閣、蛤、卽私相告、以陛下聖明、必喜贄議論。但使聖賢之相契、卽如臣主之同時。取善不必以時代拘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、則漢文爲之太息。漢文帝謂馮唐曰、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、戰于鉅鹿下、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。唐對曰、尚不如廉頗、李牧之爲將也。帝拊髀曰、我獨不得頗牧爲將、何憂匈奴哉。魏相條鼂潮、董之對、則孝宣以致中興。魏相好觀漢故事、數條漢興以來、國家便宜行事、及鼂錯仲舒等所言、請施行之。上任用焉。若陛下能自得師、則莫若近取諸贄。此段勸勉仁宗聽信之意、最爲婉切。夫六經三史、史記、及兩漢書爲三史。諸子百家、非無可觀、皆足爲治。但聖言六經。幽遠、末學子史。支離、譬如山海之崇深、難以一二而推擇。如贄之論、開卷了然。聚古今之精英、實治亂之龜鑑。以經史諸子形出奏議、深明宣公之論、便于觀覽推行。臣等欲取其奏議、稍加校正、繕寫進呈。願陛下置之坐隅、如見贄面、反

覆熟讀、如與贄言。必能發聖性之高明、成治功於歲月。（直寫乞校正進御之意。）臣等不勝區區之意、取進止。

（東坡說宣公、便學宣公文章。諷勸鼓舞、激揚動人。宣公當時不見知于德宗、庶幾今日受知于陛下、與其觀六經諸子之崇深、不如讀宣公奏議之切當、尤使人主有欣然嚮往、恨不同時之想。）

前赤壁賦

蘇軾

壬戌（元豐四年。）之秋、七月既望、蘇子與客泛舟、遊於赤壁之下。（建安十三年、曹操自江陵追劉備、備求救于孫權、權將周瑜請兵三萬拒之。瑜部將黃蓋、建議以鬬艦載荻柴、先以書詐降。時東南風急、蓋以十艦著前、餘船繼進、去二里許、同時火發。火烈風猛、燒盡北船、操軍大敗、石壁皆赤。赤壁有二、惟蒲圻縣西北烏林、與赤壁相對、乃周瑜破曹操處。東坡所遊、則黃州之赤壁、誤也。）清風徐來、水波不興。（先賦風。）舉酒屬（祝、）客、誦明月之詩、歌窈窕之章。（謂明月詩中窈窕一章。）少焉、月出於東山之上、徘徊於斗牛之間。（斗牛、二星。○次賦月。○風月是一篇張本。）白露橫江、水光接天。（寫秋景二句。）縱一葦之所如、凌萬頃之茫然。（一葦、謂小舟也。葦、蒹葭之屬。衛風、誰謂河廣、一葦杭之。）浩浩乎如馮（平、）虛御風、而

不知其所止、列子御風而行、泠然善也。飄飄乎如遺世獨立、羽化而登仙。道家飛昇遐舉、謂之羽化。○賦領受此風此月者、一路都寫樂景。於是飲酒樂甚、點出樂字。扣舷賢、而歌之。舷、船邊。歌曰、桂棹兮蘭槳、舟中前推曰槳、後推曰棹。擊空明兮泝素、流光。搖槳曰擊。月在水中、謂之空明。逆水而上曰泝。月光與波俱動、謂之流光。渺渺兮予懷、望美人兮天一方。美人、謂同朝君子。此先生眷眷不忘朝廷之意也。客有吹洞簫者、無底者謂洞簫。依歌而和之、其聲嗚嗚然、如怨如慕、如泣如訴、餘音嫋嫋、鳥、不絕如縷。舞幽壑之潛蛟、泣孤舟之嫠離、婦。嫠婦、寡婦也。○忽因吹洞簫發出一段悲歌感慨、起下愀然意。蘇子愀悄、然、正襟危坐、而問客曰、何爲其然也。生出後半篇文字。客曰、月明星稀、烏鵲南飛、此非曹孟德之詩乎。文選、魏武帝短歌曰、月明星稀、烏鵲南飛、遶樹三匝、無枝可依。孟德、曹操字也、是爲魏武帝。○先引昔所誦詩。西望夏口、東望武昌、武昌、即鄂州。夏口、在鄂州江夏縣西。山川相繆、同繚、鬱乎蒼蒼、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。繆、繞也。周瑜、字公瑾、曹操呼爲周郎。此謂曹操爲周瑜敗于赤壁。○現指今所遭境。方其破荊州、劉琮降。下江陵、自江陵至赤壁。順流而東也、舳逐、艫盧、千里、旌旗蔽空、釃詩、酒臨江、橫槊朔、賦

詩、釃、酌酒也。槊、矛屬。曹氏父子、鞍馬間爲文、往往橫槊賦詩。固一世之雄也、而今安在哉。一段借曹公發端、其傷心卻在下一段。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、侶魚蝦而友麋鹿、駕一葉之扁篇、舟、小舟曰扁舟。舉匏樽以相屬。祝、○匏樽、酒器之質者。寄蜉蝣於天地、渺滄海之一粟。蜉蝣、小蟲、一名渠略、朝生暮死。○無有曹公舳艫千里、旌旗蔽空也。哀吾生之須臾、羨長江之無窮。承上而今安在。挾飛仙以遨遊、抱明月而長終。遐想此事。知不可乎驟得、託遺響於悲風。終無可奈何也、故借此意于悲聲之中。○以上擬客發議、以抒下文。蘇子曰、客亦知夫水與月乎。現前指點。逝者如斯、客所知。而未嘗往也。客所未知。○此句說水。盈虛者如彼、客所知。而卒莫消長也。客所未知。此句說月。○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、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舜、○瞬、目搖也。○客所知。自其不變者而觀之、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、而又何羨乎。客所未知。羨字應上。○即水月天地以自解、見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、本無終窮。況眼前境界、自有風月可樂、何事悲感。且夫天地之間、物各有主。苟非吾之所有、雖一毫而莫取。推開一步。惟江上之清風、與山間之明月、應前風月。耳得之而爲聲、風。目遇之而成色、月。取之無禁、用

之不竭、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、而吾與子之所共適。客曰況吾與子、此曰而吾與子。一酬一對之間、而差卻境界多少。客喜而笑、客轉悲而喜。洗盞更酌。肴核既盡、杯盤狼藉。籍、相與枕藉謝、乎舟中、不知東方之既白。結出人自在。

欲寫受用現前無邊風月、卻借吹洞簫者發出一段悲感、然後痛陳其胸前一片空闊。了悟風月不死、先生不亡也。

後赤壁賦

蘇軾

是歲承上篇。十月之望、步自雪堂、將歸於臨皋。公年四十七、在黃州寓居臨皋亭。就東坡築雪堂、自號東坡居士。堂以大雪中爲之、故名。○寫不必定遊赤壁。二客從予、過黃泥之坂。黃泥坂、雪堂至臨皋之道也。○寫不必定約某客。霜露既降、木葉盡脫。賦十月。人影在地、仰見明月。賦望。顧而樂之、行歌相答。賦自本欲歸、客亦偶從。已而歎曰、有客無酒、有酒無肴、月白風清、如此良夜何。仍用風月二字、乃長公一生襟懷。客曰、今者薄博、暮、薄、迫也。迫晚日薄暮。舉網得魚、巨口細鱗、狀如松江之鱸、顧安所得酒乎。客創逸興。歸而謀諸婦、婦曰、我有斗酒、藏之久矣。以待子

不時之需。（婦更奏趣。）於是攜酒與魚、復遊於赤壁之下。（泛舟復遊。○敘出復遊之端、最有頭緒。）江流有聲、斷岸千尺、山高月小、水落石出。（狀景寫情、字字若畫。）曾日月之幾何、而江山不可復識矣。（感慨多少。）予乃攝衣而上、（舍舟登岸。）履巉巖、（巉巖、高危也。）披蒙茸、（戎、○披、開也。蒙茸、草木叢生也。）踞虎豹、（石類虎豹之狀者、踞而坐之。）登虬（求、）龍、（草木有類虬龍者、登而援之。）攀栖鶻之危巢、（鶻、鷹屬、夜則宿于危巢、吾仰而欲攀之。）俯馮（平、）夷之幽宮、（馮夷、水神。息于深淵之幽宮、吾俯而欲窺之。）蓋二客不能從焉。（上六句、又添此一句、寫盡崎嶇險仄。）劃然長嘯、（嘯、蹙口出聲、以舒憤懣之氣。）草木震動、山鳴谷應、風起水湧。（寫出蕭瑟景況。）予亦悄然而悲、肅然而恐、凜乎其不可留也。（先生至此、亦不能不知難而退也。）反而登舟、（舍岸登舟。）放乎中流、聽其所止而休焉。（賦出人自在。）時夜將半、四顧寂寥。適有孤鶴、橫江東來。翅如車輪、玄裳縞衣、戛（甲、）然長鳴、掠予舟而西也。（空中著想。）須臾客去、予亦就睡。（舍舟登岸。）夢一道士、羽衣蹁躚、過臨皐之下。揖予而言曰、赤壁之遊樂乎。（應樂字。）問其姓名、俛（同俯、）而不答。嗚呼噫嘻、我知之

矣。疇昔之夜、飛鳴而過我者、非子也耶。道士顧笑、予亦驚寤。借鶴與道士、寄寫曠達胸次。開戶視之、不見其處。豈惟無鶴無道士、幷無魚、幷無酒、幷無客、幷無赤壁、只有一片光明空闊。

前篇寫實情實景、從樂字領出歌來。此篇作幻境幻想、從樂字領出歎來。一路奇情逸致、相逼而出。與前賦同一機軸、而無一筆相似。讀此兩賦、勝讀南華一部。

三槐堂銘

蘇軾

天可必乎、賢者不必貴、仁者不必壽。天不可必乎、仁者必有後。二者將安取衷哉。入手便作疑詞、文勢曲折。吾聞之申包胥楚人。曰、人定者勝天、天定亦能勝人。引證。世之論天者、皆不待其定而求之、故以天爲茫茫。善者以怠、惡者以肆。盜跖之壽、孔顏之厄、此皆天之未定者也。判斷極得。松柏生於山林、其始也、困於蓬蒿、厄於牛羊、而其終也、貫四時、閱千歲而不改者、其天定也。即物以驗之。善惡之報、至於子孫、則其定也久矣。不必待其已報而後定。吾以所見所聞考之、而其可必也審矣。此句便是入題筆勢。國之將興、暗指宋。必有世德之臣、厚施

而不食其報、暗指晉國。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。暗指魏國。先虛虛說起。○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、王祐。顯於漢周之際、歷事太祖太宗、文武忠孝、厚施。天下望以爲相、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。不食其報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、曰、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。未定之天。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、王旦。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俱年號。之間、既定之天。朝廷清明、天下無事之時、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。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。今夫寓物於人、明日而取之、有得有否。跌宕。而晉公修德於身、責報於天、取必於數十年之後、如持左契、交手相付、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。前言其可必也審矣、此言天之果可必也、正是決詞、以應天可必乎之說。轉盼有情。吾不及見魏公、而見其子懿敏公、王素。○寫世德子孫、故又添出一世。以直諫事仁宗皇帝、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、位不滿其德。天將復興王氏也歟、何其子孫之多賢也。此言王氏之得天未已。意思唱歎不盡。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云、唐人。○者、請李栖筠作陪。其雄才直氣、真不相上下。且說同。而栖筠

之子吉甫、其孫德裕、功名富貴、略與王氏等。且說同。而忠恕仁厚、不及魏公父子。請李栖筠、乃只爲此句也。由此觀之、王氏之福、蓋未艾也。此又借一相近人出色一番。懿敏公之子鞏、拱。與吾遊、又添出一世。好德而文、以世其家、吾是以錄之。收結勁健。銘曰、

嗚呼休哉。魏公之業、與槐俱萌、封植之勤、必世乃成。既相真宗、四方砥平、歸視其家、槐陰滿庭。吾儕小人、朝不及夕、相時射利、皇卹厥德。庶幾僥倖、不種而穫、不有君子、其何能國。王城之東、晉公所廬、鬱鬱三槐、惟德之符。嗚呼休哉。銘意言種槐即是種德。

起手以可必不可必兩設疑局、作詰問體。次乃說出有未定之天、有一定之天、歷世數來、乃見人事既盡、然後可以取必於天心。此長公作銘微意。王氏勳業、與槐俱萌、實與此文而俱永。

方山子傳

蘇軾

方山子、光黃間隱人也。一句伏案。少時慕朱家郭解俱漢時游俠。爲人、閭里之俠皆

宗之。好俠是一篇之綱。稍壯、折節讀書、欲以此馳騁當世、仍是俠。然終不遇。總是豪俠氣概、伏下使酒好劍輕財一段。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、伏岐亭相見。庵居蔬食、不與世相聞。棄車馬、毀冠服、徒步往來、山中人莫識也。伏山中人。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、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、因謂之方山子。後漢書、方山冠似進賢冠、以五采縠爲之。○方山子、是想像得名。余謫居於黃、謫黃州監稅。過岐亭、適見焉。曰、嗚呼、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、姓名字、並點出。何爲而在此。驚怪之詞。方山子亦矍然、問余所以至此者、緊接妙、真似一時適見光景。余告之故。告以謫居之故。俯而不答、仰而笑。逼真隱士行徑。呼余宿其家、環堵蕭然、而妻子奴婢、皆有自得之意。描寫隱居之樂、刻畫入情。余既聳然異之。一頓、便作波瀾。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、用財如糞土。追敘其俠。前十九年、余在岐山、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、鵲起於前、使騎逐而射之、不獲、方山子怒馬獨出、一發得之。游俠之態如畫。因與余馬上論用兵、及古今成敗、自謂一時豪士。得此一轉、更見悲壯。今幾

日耳、精悍之色、猶見於眉閒、而豈山中之人哉。（應前山中之人喚起有得意。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、（伐）當得官、使從事於其間、今已顯聞。（一跌。）而其家在洛陽、園宅壯麗、與公侯等。河北有田、歲得帛千匹、亦足以富樂。（二跌。）皆棄不取、獨來窮山中、此豈無得而然哉。（掉轉自得意句。有聲響。）余聞光黃閒多異人、往往佯狂垢汙、不可得而見、方山子儻見之歟。（作不凡語、餘波宕漾。）

（前幅自其少而壯而晚、一一順敘出來。中間獨念方山子一轉、由後追前、寫得十分豪縱、並不見與前重複、筆墨高絕。末言舍富貴而甘隱遁、爲有得而然、乃可稱爲真隱人。）

六國論　　蘇轍

嘗讀六國世家、（史記、六國俱有世家。）竊怪天下之諸侯、以五倍之地、十倍之衆、發憤西向、以攻山西千里之秦、而不免於滅亡。（先怪六國滅亡。）常爲之深思遠慮、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。（次爲六國代計。）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、慮患之疏、而見利之淺、且不知天下之勢也。（次咎當時策士、不知天下之勢。下乃發議。）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

者、不在齊楚燕趙也、而在韓魏之郊。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、不在齊楚燕趙也、而在韓魏之野。秦之有韓魏、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。韓魏塞秦之衝、而蔽山東之諸侯、故夫天下之所重者、莫如韓魏也。此言韓魏為六國蔽障、為秦咽喉、深明天下大勢。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、商鞅用於秦而收魏、收者、使之附秦也。昭王未得韓魏之心、而出兵以攻秦之剛壽、而范雎以為憂、一反更醒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。引證以明己說之有據。秦之用兵於燕趙、秦之危事也。越韓過魏、而攻人之國都、燕趙拒之於前、而韓魏乘之於後、此危道也。而秦之攻燕趙、未嘗有韓魏之憂、八句、只是一句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。夫韓魏諸侯之障、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、此豈知天下之勢耶。此切責韓魏。委區區之韓魏、以當強虎狼之秦、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。韓魏折而入於秦、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、而使天下偏受其禍。此切責東諸侯。夫韓魏不能獨當秦、而天下之諸侯、

藉之以蔽其西、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。（通篇結穴。下只一意、轉折而盡。）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、（一轉。）而齊楚燕趙之國、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。（二轉。）以四無事之國、佐當寇之韓魏、（三轉。）使韓魏無東顧之憂、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。（四轉。）以二國委秦、而四國休息於內、以陰助其急、（五轉。）若此可以應夫無窮、彼秦者將何爲哉。（此段深著自安之計在知天下之勢。）不知出此、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、背盟敗約、以自相屠滅。秦兵未出、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。至於秦人得伺其隙、以取其國、可不悲哉。（感歎作結、遺恨千古。）

是論只在不知天下之勢一句。蘇秦之說六國、意正如此。當時六國之策、萬萬無出于親韓魏者。計不出此、而自相屠滅。六國之愚、何至于斯。讀之可發一笑。

上樞密韓太尉書　　蘇轍

太尉執事、轍生好爲文、思之至深。以爲文者、氣之所形、然文不可以學而能、氣可以養而致。（以養氣冒起一篇大意。）孟子曰、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今觀其

文章、寬厚宏博、充乎天地之間、稱其氣之小大。一證。太史公司馬遷。行天下、周覽四海名山大川、與燕趙間豪俊交遊、故其文疎蕩、頗有奇氣。二證。此二子者、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。跌蕩。其氣充乎其中、而溢乎其貌、動乎其言、而見乎其文、而不自知也。申明文爲氣之所形。非親嘗者不能道此。轍生年十有九矣、開宕。其居家所與遊者、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、一。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、無高山大野、可登覽以自廣、二。百氏之書、雖無所不讀、然皆古人之陳迹、不足以激發其志氣。三。恐遂汩骨。沒、故決然捨去、求天下奇聞壯觀、以知天地之廣大。虛提以起下四段。過秦漢之故都、恣觀終南嵩華之高、一。北顧黃河之奔流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。二。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、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、而後知天下之巨麗。三。京師。○本欲說見太尉、卻自嵩華、黃河、許多奇聞壯觀說來、文勢浩瀚。見翰林歐陽公、歐陽修。聽其議論之宏辯、觀其容貌之秀偉、與其門人賢士大

夫遊、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。四。○又引一歐陽公、陪起太尉、妙。太尉以才略冠天下、轉接無痕。天下之所恃以無憂、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、入則周公召公、出則方叔召虎、皆周宣一時人。而轍也未之見焉。一句挽上起下。且夫人之學也、不志其大、雖多而何爲。開宕。轍之來也、於山見終南、嵩華之高、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、於人見歐陽公、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。一齊收攏、勢如破竹。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、聞一言以自壯、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、而無憾者矣。應奇聞壯觀結束、筆力千鈞。轍年少、未能通習吏事。嚮之來、非有取於斗升之祿、偶然得之、非其所樂。又自明志氣。然幸得賜歸待選、使得優游數年之間、將以益治其文、且學爲政。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、又幸矣。住意洒然。

意只是欲求見太尉、以盡天下之大觀、以激發其志氣、卻以得見歐陽公、引起求見太尉。以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、引起得見歐陽公。以作文養氣、引起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、注意在此、而立言在彼、絕妙奇文。

黃州快哉亭記

蘇轍

江出西陵、（西陵、卽黃州地。）始得平地。其流奔放肆大、南合湘沅、（原、）北合漢沔、（勉、○湘、沅、二水名。漢水出爲漾、東南流爲沔、至漢中東行爲漢沔。）其勢益張、至於赤壁之下、波流浸灌、與海相若。（以亭覽觀江流、故從江敘起。）清河張君夢得、謫居齊安、（齊安、卽黃州。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、以覽觀江流之勝、（點亭字。）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。（倒出快哉。）蓋亭之所見、南北百里、東西一合、濤瀾洶湧、風雲開闔。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、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、變化倏（叔、）忽、動心駭目、不可久視。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、舉目而足。西望武昌諸山、岡陵起伏、草木行（杭、）列、烟消日出、漁夫樵父之舍、皆可指數、（上聲、）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。（一段寫當日所見以爲快。）至於長洲之濱、故城之墟、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（譬、）睨、（詣、）周瑜陸遜之所馳騖、其風流遺跡、亦足以稱快世俗。（曹操、字孟德。孫權、字仲謀。睥睨、衺視貌。周瑜、權將、嘗破曹操赤壁下。陸遜、亦權將、嘗破曹休、振旅過武昌、權以御

蓋覆蹤。出入直騁曰馳、亂馳曰騖。○一段弔往古之事以爲快。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磋、於蘭臺之宮、有風颯颯入聲、然至者、王披襟當之、曰、快哉此風、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。宋玉曰、此獨大王之雄風耳、庶人安得共之。玉之言、蓋有諷焉。夫風無雄雌之異、而人有遇不遇之變。楚王之所以爲樂、與庶人之所以爲憂、此則人之變也、而風何與焉。因快哉二字、發此一段論端、尋說到張夢得身上、若斷若續、無限烟波。士生於世、使其中不自得、將何往而非病。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、將何適而非快。快字從其中看出、纔起得張君謫居之快來。今張君不以謫爲患、收會膾、稽計、之餘、會計、指簿書錢穀言。而自放山水之間、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。與上兩其中應。將蓬戶甕牖、無所不快、蓬戶、編蓬爲戶也。甕牖、以破甕口爲牖也。○翻跌。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、挹西山之白雲、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。緊收、正寫快哉。何等酣暢。不然、連山絕壑、長林古木、振之以清風、照之以明月、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升、者、烏睹其爲快也。反結、更有餘味。

前幅握定快哉二字洗發、後幅俱從謫居中生意、文勢汪洋、筆力雄壯。讀之令人心胸曠達、寵辱都忘。

寄歐陽舍人書

曾鞏

去秋人還、蒙賜書、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、反覆觀誦、感與慚幷。夫銘誌之著於世、義近於史、而亦有與史異者。三句、是一篇綱領。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、而銘者、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、懼後世之不知、則必銘而見之。或納於廟、或存於墓、一也。古之銘誌必勒之石。或留于家廟、或置之墓前、其義一也。苟其人之惡、則於銘乎何有、此其所以與史異也。史兼載善惡、銘獨記善、所以異也。○此段申明與史異句。其辭之作、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、生者得致其嚴。嚴、敬也。而善人喜於見傳、則勇於自立、惡人無有所紀、則以媿而懼。至於通材達識、義烈節士、嘉言善狀、皆見於篇、則足爲後法。警勸之道、非近乎史、其將安近。此段申明義近史句。及世之衰、人之子孫者、一欲褒揚其親、而不本乎理。故雖惡人、皆

務勒銘以誇後世。立言者、既莫之拒而不爲、又以其子孫之請也、書其惡焉、則人情之所不得、於是乎銘始不實。此段言衰世銘不得實、起下段當觀其人意。後之作銘者、當觀其人。銘以人重、此句爲通篇關鎖。苟託之非人、則書之非公與是、徇私則不公。惑理則失是。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。故千百年來、公卿大夫、至於里巷之士、莫不有銘、而傳者蓋少、其故非他、託之非人、書之非公與是故也。又從觀其人翻出公與是一語。見今世之銘、併其義之近于史者、亦失之矣。然則孰爲其人、而能盡公與是歟、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、無以爲也。此一轉、徐徐引入歐公身上來。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、則不受而銘之、公。於衆人、則能辨焉。是。而人之行、有情善而迹非、有意奸而外淑、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、有實大於名、有名侈於實、辨之甚難。猶之用人、非畜道德者、惡能辨之不惑、而是。議之不徇。而公。○此以見必畜道德者、而後可以爲。不惑不徇、則公且是矣。從道德側到文章。而其辭之不工、則世猶不傳、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。此以見必畜道德而能文

章者、而後可以爲。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、無以爲也、豈非然哉。此段申明能盡公與是、必待畜道德而能文章者、便可直入歐公。下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、雖或並世而有、亦或數十年、或一二百年而有之、其傳之難如此、其遇之難又如此。可直入歐公矣、偏又作此一頓、文更曲折。若先生之道德文章、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。千里來龍、至此結穴。先祖之言行卓卓、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、其傳世行後無疑也。挽上略頓。而世之學者、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、至於所可感、則往往衋興入聲、然不知涕之流落也、衋、傷痛也。○波蕩。況其子孫也哉、況鞏也哉。收轉、感慨嗚咽。其追睎希、祖德、睎、明不明之際也。而思所以傳之之由、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、而及其三世、其感與報、宜若何而圖之。即感恩圖報意頓住、下乃發出絕大議論。正是銘與史異用而同功。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、而先生進之、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、而先生顯之、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、其誰不願進於門、潛遁幽抑之士、其誰不有望於世。善誰不爲、而惡誰不媿以懼。

遙應前段警勸之道。爲人之父祖者、孰不欲教其子孫、爲人之子孫者、孰不欲寵榮其父祖。此數美者、一歸於先生。銘一人而天下之爲父祖子孫者、皆知所警勸、其爲美更多于作史者。數美歸于先生一語、極爲推重歐公。若徒爲己之祖父作感激、是猶一人之私耳。既拜賜之辱、且敢進其所以然。所以感歐公者。所論世族之次、敢不承教而加詳焉。承歐公來書之教而加詳。愧甚不宣。并結出自慚意、

子固感歐公銘其祖父、寄書致謝、多推重歐公之辭。然因銘祖父而推重歐公、則推重歐公、正是歸美祖父。至其文紆徐百折、轉入幽深、在南豐集中、應推爲第一。

贈黎安二生序

曾鞏

趙郡蘇軾、予之同年友也。提蘇軾說入。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、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。點出二生。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、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、辱以顧予。讀其文、誠閎壯雋偉、善反覆馳騁、窮盡事理、而其材力之放縱、若不可極者也。敘出二生之文。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、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。一總頓住。頃之、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、將行、請予言以爲贈。予曰、

予之知生、既得之於心矣、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。通篇意在勉二生以行道、不當但求爲文詞。黎生曰、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、插入安生、妙。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、今求子之言、蓋將解惑於里人。因迂闊解惑二句、生出下兩段文字。予聞之、自顧而笑。夫世之迂闊、孰有甚於予乎。自負不少。知信乎古、而不知合乎世、知志乎道、而不知同乎俗、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。迂闊至此。世之迂闊、孰有甚於予乎。疊一句、妙。今生之迂、特以文不近俗、迂之小者耳、患爲笑於里之人。若予之迂大矣、使生持吾言而歸、且重得罪、庸詎止於笑乎。一段答他笑以爲迂闊句。然則若予之於生、將何言哉。謂予之迂爲善、則其患若此。謂爲不善、則有以合乎世、必違乎古、有以同乎俗、必離乎道矣。應前錯落有致。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、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。一段答他解惑于里人句。遂書以贈二生、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。照起作結。

文之近俗者、必非文也。故里人皆笑、則其文必佳。子固借迂闊二字、曲曲引二生入道。讀之覺文章聲氣、去聖賢名教不遠。

讀孟嘗君傳

王安石

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、士以故歸之、而卒賴其力、以脫於虎豹之秦。秦昭王囚孟嘗君、欲殺之。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。幸姬曰、妾願得君狐白裘。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、入秦、獻之昭王。客有能爲狗盜者、乃夜爲狗、以入秦宮藏中、取所獻狐白裘、以獻幸姬。幸姬爲言昭王、釋孟嘗君。孟嘗君得出、卽馳去。夜半、至函谷關。昭王後悔出孟嘗君、求之、已去、卽使人馳傳追之。孟嘗君至關、關法雞鳴而出客、孟嘗君恐追至。客有能爲雞鳴、而雞盡鳴、遂得出。○立案。嗟乎、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、豈足以言得士。陡然一轉。不然、擅齊之強、得一士焉、宜可以南面而制秦、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。駁倒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、此士之所以不至也。斷得盡。○疾轉疾收、字字警策。

文不滿百字、而抑揚呑吐、曲盡其妙。

同學一首別子固

王安石

江之南有賢人焉、字子固、非今所謂賢人者、予慕而友之。淮之南有賢

人焉、字正之、非今所謂賢人者、予慕而友之。（兩非今所謂賢人者、見其俱以古處自期也。○分提。）二賢人者、足未嘗相過也、口未嘗相語也、辭幣未嘗相接也、其師若友、豈盡同哉。（先翻同字。）予考其言行、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、曰學聖人而已矣。（次點學字。）學聖人、則其師若友、必學聖人者、聖人之言行、豈有二哉、其相似也適然。（接上相似總點同學。○合寫。）予在淮南、爲正之道子固、正之不予疑也。還江南、爲子固道正之、子固亦以爲然。（空中立說、句法變換、自成雋永。）予又知所謂賢人者、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。（醒發同學二字、先後綴映、百倍精神。）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、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。正之蓋亦嘗云爾。（此處微分主客、是文家點題法。）夫安驅徐行、轥（吝、）中庸之庭、而造於其室、（轥、車踐也。）舍二賢人者而誰哉。（寫出兩人階級。到底只用合發。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、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、輔而進之其可也。（插入自己。）噫、官有守、私有繫、會合不可以常也。（結出別意。同學兄弟、每每若此、言之慨然。）作同學一首別子固、以

相讐、且相慰云。（正文只此二語。）

別子固而以正之陪說、交互映發、錯落參差。至其筆情高寄、淡而彌遠、自令人尋味無窮。

遊褒禪山記

王安石

褒（褒、）禪山亦謂之華山、唐浮圖慧褒（浮圖、僧也。）始舍於其址、而卒葬之、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。今所謂慧空禪院者、褒之廬冢也。（敍出所由名。）距其院東五里、所謂華山洞者、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。（通篇借遊華山洞發揮、故先點出洞名。）距洞百餘步、有碑仆道、（伏篇末案。）其文漫滅、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、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、蓋音謬也。（閒文生趣。）其下平曠、有泉側出、而記遊者甚衆、所謂前洞也。（點前洞、是賓。）由山以上五六里、有穴窈然、入之甚寒、問其深、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、謂之後洞。（點出後洞、是主。）予與四人擁火以入、入之愈深、其進愈難、而其見愈奇。（隱下正旨在內。）有怠而欲出者、曰、不出火且盡、遂與之俱出。（已上敍遊事、筆筆伏後議論。）

蓋予所至、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、然視其左右、來而記之者已少、蓋其又深、則其至又加少矣。（借此以喻學之深造。）方是時、予之力尚足以入、火尚足以明也。（頓宕。）既其出、則或咎其欲出者、而予亦悔其隨之、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。（歸結在此一句。）於是予有歎焉。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、草木蟲魚鳥獸、往往有得。以其求思之深、而無不在也。（文情開拓。）夫夷以近、則遊者衆。（應前洞。）險以遠、則至者少。（應後洞。）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、常在於險遠、而人之所罕至焉、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（接入主意。）有志矣、不隨以止也、然力不足者、亦不能至也。（翻跌盡致、以曲折遞下。）亦有志與力、而又不隨以怠、至於幽暗昏惑、而無物以相之、亦不能至也。（挽上擁火句。）然力足以至焉、於人爲可譏、（應咎其欲出句。）而在己爲有悔。（應悔其隨之句。）盡吾志也、而不能至者、可以無悔矣、其孰能譏之乎、此予之所得也。（無悔與譏、便是有得、真論學名言。○一路俱是論遊、按之卻俱是論學。古人詣力到時、頭頭是道。川上山梁、同一趣也。）予於仆

碑、（應篇首。）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、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、何可勝道也哉。（無限感慨。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愼取之也。（直至此、方點明學者。記意寓體、收拾已盡。）四人者、廬陵蕭君圭君玉、長樂王回深父、予弟安國平父、安上純父。（點四人結。）

（借遊華山洞、發揮學道。或敍事、或詮解、或摹寫、或道故、意之所至、筆亦隨之。逸興滿眼、餘音不絕。可謂極文章之樂。）

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

王安石

君諱平、字秉之、姓許氏、余嘗譜其世家、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。（點得有致。）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、而自少卓犖不羈、善辯說、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。（略頓。）寶元（仁宗年號。）時、朝廷開方略之選、以招天下異能之士、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、於是得召試、爲太廟齋郎、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。（長才屈于下位者、不堪展讀。）貴人多薦君有大才、可試以事、不宜棄之州縣。君亦嘗慨然自許、欲有所爲。然終不得一用

其智能以卒。噫、其可哀也已。（一句斷。下發議。）士固有離世異俗、獨行其意、罵譏笑侮、困辱而不悔、彼皆無衆人之求、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、其齟（阻、）齬（語、）固宜。（齟齬、謂不遇也。○此是另一種人、提過一邊。）若夫智謀功名之士、窺時俯仰、以赴勢利之會、而輒不遇者、乃亦不可勝數。（似說許、又似不說許。）辯足以移萬物、而窮於用說（稅、）之時、謀足以奪三軍、而辱於右武之國、此又何說（稅、）哉。（韓非工說而發憤于韓王、李廣善戰而終詘于漢武、千古恨事不少。）嗟乎、彼有所待而不悔者、其知之矣。（收上、妙不說盡。）君年五十九、以嘉祐（仁宗年號。）某年某月某甲子、葬真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。夫人李氏。子男瓌、（規、）不仕。璋、真州司戶參軍。琦、太廟齋郎。琳、進士。女子五人、已嫁二人、進士周奉先、泰州泰興令陶舜元。銘曰。有拔而起之、莫擠而止之。（指范鄭諸公。）嗚呼許君、而已於斯。誰或使之。（感慨不盡。）

起手敘事、以後痛寫淋漓、無限悲涼。總是說許君才當大用、不宜以泰州海陵縣主簿終、此作銘之旨也。文情若疑若信、若近若遠、令人莫測。

古文觀止卷之十二

送天台陳庭學序

宋濂

西南山水、惟川蜀最奇。提一句、作一篇之冒。然去中州萬里、陸有劍閣棧上聲、道之險、一難。水有瞿唐灩衍、澦預、之虞。二難。跨馬行、則竹間山高者、累旬日不見其巔際、臨上而俯視、絶壑萬仞、杳莫測其所窮、肝膽爲之掉迢上聲栗。陸行之難。水行則江石悍利、波惡渦窩、詭、舟一失勢尺寸、輒糜碎土沉、下飽魚鼈。水行之難。其難至如此。總鎖一筆。故非仕有力者、不可以遊、非材有文者、縱遊無所得、非壯彊者、多老死於其地、極言遊歷之難、句句伏下案。嗜奇之士恨焉。應奇字、頓住。天台陳君庭學、能爲詩、材有文。由中書左司掾、硯、○掾、官屬。屢從大將北征、有勞、仕有力。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、由水道至成都。成都、川蜀之要地、

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（皆成都人。）之所居、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迹、詩人文士、遊眺飲射、賦詠歌呼之所、（述成都人物形勝、思致勃勃。）庭學無不歷覽。（無處不遊。）既覽必發爲詩、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、（遊有所得。）於是其詩益工。（挽能爲詩一筆、遒緊。）越三年、以例自免歸。（壯彊不老死。）會予於京師、其氣愈充、其語愈壯、其志意愈高、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。（山水一應。）予甚自愧、方予少時、嘗有志於出遊天下、顧以學未成而不暇。（非材有文。）及年壯可出、而四方兵起、無所投足。（非仕有力。）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、極海之際、合爲一家、而予齒益加耄矣。（非壯彊。）欲如庭學之遊、尚可得乎。（收轉庭學一句、下又推開。）然吾聞古之賢士、若顏回、原憲、皆坐守陋室、蓬蒿沒戶、而志意常充然、有若囊括於天地者、此其故何也、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。（勘進一層、山水再應。）庭學其試歸而求焉、苟有所得、則以告予、予將不一愧而已也。（應愧字結。）

（先敍遊蜀之難、引起庭學之能遊、是正文。繼敍己之不能遊、與前作反襯。末更推進一步。起伏應合、如峯迴路轉、真神明變化之筆。）

閱江樓記

宋濂

金陵爲帝王之州、（金陵即江南江甯府。）自六朝迄於南唐、類皆偏據一方、無以應山川之王氣。（六朝、謂東晉宋齊梁陳也。五代時、徐知誥號爲南唐。）逮我皇帝、定鼎於茲、始足以當之。由是聲教所暨、罔間朔南、（暨、及也。朔南、朔北與極南之地也。禹貢、朔南暨聲教、訖于四海。）存神穆清、與天同體、雖一豫一遊、亦可爲天下後世法。（二句是立言本旨。）京城之西北、有獅子山、自盧龍蜿蜒而來、長江如虹貫、蟠遶其下。（盧龍、山名。蜿蜒、龍屈伸貌。虹、蝃蝀也。）上以其地雄勝、詔建樓於巔。（先點作樓。）與民同遊觀之樂、遂錫嘉名爲閱江云。（次點樓名。○已上敍事、下發論。）

登覽之頃、萬象森列、千載之祕、一旦軒露、豈非天造地設、以俟夫一統之君、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。（登高一呼、氣勢雄闊。）當風日清美、法駕幸臨、升其崇椒、凭（平、）闌遙矚、（竹、○山巔曰椒。矚、視之甚也。）必悠然而動遐思。（一思字、生下許多思字。）見江漢之

朝宗、諸侯之述職、城池之高深、關阨之嚴固、（諸侯春見天子曰朝、夏見曰宗。小雅、沔彼流水、朝宗于海。言流水亦知所向也。）必曰、此朕櫛（職）風沐雨、戰勝攻取之所致也、中夏之廣、益思有以保之。（一段思有以懷諸侯。）見波濤之浩蕩、風帆之上下、番舶（白）接跡而來庭、蠻琛（丑森切）聯肩而入貢、（舶、海中大船。琛、寶也。）必曰、此朕德綏威服、覃及內外之所及也、四陲之遠、益思有以柔之。（一段思有以柔遠人。）見兩岸之間、四郊之上、耕人有炙膚皸（均）足之煩、農女有捋（鸞入聲）桑行饁（葉）之勤、（皸、足拆凍裂。捋、取也。饁、饋也。）必曰、此朕拔諸水火、而登於袵席者也、萬方之民、益思有以安之。（一段思有以子庶民。○從閱字注一思字。發出三大段議論、體裁宏遠。）觸類而思、不一而足。臣知斯樓之建、皇上所以發舒精神、因物興感、無不寓其致治之思、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。（一總、文勢開宕。）彼臨春結綺、（起。）非不華矣。齊雲落星、非不高矣。（臨春、結綺、齊雲、落星、皆古樓名。）不過樂管絃之淫響、藏燕趙之豔姬、不旋踵閒而感慨係之、臣不知其爲何說也。

又歎前代所建之樓、以寓箴規意。雖然、長江發源岷（民）山、（岷山、在蜀。）委蛇（移）、七千餘里而入海、白涌碧翻、六朝之時、往往倚之爲天塹。（籤去聲、應篇首。）○今則南北一家、視爲安流、無所事乎戰爭矣、（前從閱字上注想、此又從江字上點綴、筆無滲漏。）然則果誰之力歟。（呼一句、承上起下。）逢掖之士、（逢掖、大衣也。儒行、丘少居魯、衣逢掖之衣。）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、當思聖德如天、蕩蕩難名、與神禹疏鑿之功、同一罔極、（可謂贊揚之至。）忠君報上之心、其有不油然而興耶。（既頌君、又諷臣、意極周匝得體。）臣不敏、奉旨撰記。欲上推宵旰（幹）、圖治之功者、勒諸貞珉。（民、○珉、石之美者。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、皆略而不陳、懼褻也。（結又補出此意。何等鄭重。）

奉旨撰記、故篇中多規頌之言、而篇莊重之體、真臺閣應制文字。明初朝廷大制作、皆出先生之手、洵堪稱爲一代詞宗。

司馬季主論卜　劉基

東陵侯既廢、過司馬季主而卜焉。（邵平爲秦東陵侯、秦破。爲布衣、種瓜長安城東。司馬季主、漢時善卜者。）季主曰、

君侯何卜也。東陵侯曰、久臥者思起、久蟄者思啓、久懣者思嚏。（蟄、伏藏也。懣、煩悶也。嚏、鼻塞噴嚏。○三句、喻廢久則思用。）吾聞之、蓄極則洩、悶極則達、熱極則風、壅極則通。一冬一春、靡屈不伸。一起一伏、無往不復。（六句、喻廢極則必用。）僕竊有疑、願受教焉。（當復用而終不用、故疑而欲卜。）季主曰、若是、則君侯已喻之矣、又何卜爲。（卜以決疑、既已喻之、何待于卜。）東陵侯曰、僕未究其奧也、願先生卒教之。（不知之深、雖喻猶疑、何可不卜。）

季主乃言曰、嗚呼、天道何親、惟德之親。鬼神何靈、因人而靈。夫蓍、枯草也。龜、枯骨也、物也。人靈於物者也、何不自聽、而聽於物乎。（泛言不必卜之理。下乃轉入正旨。）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、有昔者必有今日。（昔者、謂見用之日。今日、謂廢之時。○思字、與上三思字應。東陵知既廢之當用、而不知既用之當廢也。季主點醒他、全在此二句。）是故碎瓦頹垣、昔日之歌樓舞館也。荒榛斷梗、昔日之瓊蕤（誰）玉樹也。露蠶風蟬、昔日之鳳笙龍笛也。鬼燐（鄰）、螢火、昔日之金缸華燭也。秋荼春薺、昔日之象白駝峯也。丹楓白荻、

昔日之蜀錦齊紈也。[燐、鬼火。象白、駝峯、皆美味。○六段、由今思昔、現前指點、何等醒快。]昔日之所無、今日有之不爲過、[暗指昔廢今用者。]昔日之所有、今日無之不爲不足。[暗指昔用今廢者。]是故一晝一夜、華開者謝。一春一秋、物故者新。激湍之下、必有深潭。高丘之下、必有浚谷。[句句與東陵之言相對。]君侯亦知之矣、何以卜爲。[應前作收。緊陗。]

[通篇只說得一個循環道理。喚緊喚醒東陵處、全在何不思昔者一句。以下總發明此意。世之人、類多時命之感、讀此可以曉然矣。]

賣柑者言

劉基

杭有賣果者、善藏柑、涉寒暑不潰。[會、]出之燁[葉、]然、玉質而金色、剖其中、乾若敗絮。[需去聲、○金玉其外、敗絮其中、映街外意。]予怪而問之曰、若所市於人者、將以實籩豆、奉祭祀、供賓客乎、將街外以惑愚瞽乎、甚矣哉爲欺也。[提出欺字作主。通篇俱從此發論。]賣者笑曰、吾業是有年矣、吾業賴是以食[寺、]吾軀。吾售之、人取之、未聞有言、而獨不足子所乎。世之爲欺者不寡矣、而獨我也乎、吾

子未之思也。欺世盜名、舉天下皆是。下歷說居官之竊欺者以實之。今夫佩虎符、坐臯比皮、者、臯比、虎皮也。洸洸乎干城之具也、果能授孫臏。吳起。之略耶。武將歎。峨大冠、拖長紳者、昂昂乎廟堂之器也、果能建伊尹。臯陶。之業耶。文臣歎。○忽發兩段大議論、文臣武將、何處可置面目。盜起而不知御、民困而不知救、吏奸而不知禁、法斁而不知理、坐糜廩粟而不知恥、觀其坐高堂、騎大馬、醉醇醴、而飫於去聲、肥鮮者、孰不巍巍乎可畏、赫赫乎可象也、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、敗絮其中也哉。承上二段細寫之。借題罵世之文、得此遂爲酣暢。今子是之不察、而以察吾柑。作反詰語。極冷雋。予默默無以應。退而思其言、類東方生滑骨、稽之流。滑稽、詼諧也。東方朔善詼諧、號滑稽。豈其忿世嫉邪者耶、而託於柑以諷耶。結出立言之旨。

青田此言、爲世人盜名者發、而借賣柑影喻。滿腔憤世之心、而以痛哭流涕出之。士之金玉其外、而敗絮其中者、聞賣柑之言、亦可以少愧矣。

深慮論　方孝孺

慮天下者、常圖其所難、而忽其所易、備其所可畏、而遺其所不疑。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、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。豈其慮之未周與。蓋慮之所能及者、人事之宜然。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、天道也。從人事側到天道、爲一篇議論張本。當秦之世、而滅諸侯、一天下、而其心以爲周之亡、在乎諸侯之彊耳。變封建而爲郡縣、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、天子之位、可以世守、人事。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、而卒亡秦之社稷。天道。○引秦事一證。漢懲秦之孤立、於是大建庶孽、而爲諸侯、以爲同姓之親、可以相繼而無變、人事。而七國萌篡弒之謀。景帝三年、鼂錯患七國強大、請削諸侯郡縣。吳王濞、膠西王卬、膠東王雄渠、菑川王賢、濟南王辟光、楚王戊、趙王遂同舉兵反。○天道。武宣以後、稍剖析之、而分其勢、以爲無事矣、人事。而王莽卒移漢祚。天道。○引漢事一證。光武之懲哀平、魏之懲漢、晉之懲魏、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。人事。而其亡也、蓋出於所備之外。天道。○引東漢、魏、晉一證。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、求人於疑似之

際而除之、貞觀二十二年、有傳祕記云、唐三世之後、女主武氏、代有天下。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、祕記所云、信有之乎。對曰、臣仰觀天象、俯察歷數、其人已在陛下宮中。自今不過三十年、當王天下、殺唐子孫殆盡、其兆既成矣。上曰、疑似者盡殺之、何如。○人事。而武氏則天。日侍其左右而不悟。天道。○引唐事一證。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、盡釋其兵權、使力弱而易制、人事。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。天道。○引宋事一證。此其人總承。皆有出人之智、蓋世之才、其於治亂存亡之幾、思之詳而備之審矣。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、終至亂亡者何哉。跌宕。蓋智可以謀人、而不可以謀天。總斷一筆。應上天人二意。關鎖甚緊。良醫之子、多死於病、良巫之子、多死於鬼、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、跌宕。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。又引醫巫以爲不能深慮之喻、尤見醒快。古之聖人、知天下後世之變、非智慮之所能周、非法術之所能制、不敢肆其私謀詭計、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、使天眷其德、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。故其子孫、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、而天卒不忍遽亡之、此慮之遠者也。此段纔說出工于謀

（天而能爲深慮者。一篇主意、結穴在此。）夫苟不能自結於天、而欲以區區之智、籠絡當世之務、而必後世之無危亡、此理之所必無者、而豈天道哉。（反掉作結、尤見老法。）

（天道爲智力之所不及。然盡人事以合天心、卽天亦有可謀處。此文歸到積至誠用大德、正是祈天永命工夫。古今之論天道人事者多、得此乃見透快。）

豫讓論

方孝孺

士君子立身事主、既名知己、則當竭盡智謀、忠告善道、銷患於未形、保治於未然、俾身全而主安。生爲名臣、死爲上鬼、垂光百世、照耀簡策、斯爲美也。（就正意泛論起。）苟遇知己、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、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、釣名沽譽、眩世炫俗、由君子觀之、皆所不取也。（暗貶豫讓一流人、作一篇之冒。）蓋嘗因而論之。豫讓臣事智伯、及趙襄子殺智伯、讓爲之報讎、（趙襄子、約韓魏大敗智伯軍、遂殺之、盡滅智氏之族。智伯之臣豫讓、欲爲之報讎。）聲名烈烈、雖愚夫愚婦、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。（寬一筆。）嗚呼、讓之死固忠矣、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。（二句爲一

篇綱領。何也、觀其漆身吞炭、謂其友曰、凡吾所爲者極難、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、謂非忠可乎。初、豫讓入襄子宮中、欲刺襄子、被獲、襄子義而舍之。讓又漆身爲癩、吞炭爲啞、行乞于市。其友曰、以子之才、臣事趙孟、必得近幸、子乃爲所欲爲、顧不易耶。讓曰、既已委質爲臣、而又求殺之、是二心也。凡吾所爲者、極難耳、然所以爲此者、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。申讓之死固忠句。○及觀斬衣三躍、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杭氏、而獨死於智伯、讓應曰、中行氏以衆人待我、我故以衆人報之、智伯以國士待我、我故以國士報之。卽此而論、讓有餘憾矣。襄子出、豫讓伏于橋下、獲之。襄子曰、子不嘗仕范中行氏乎、智伯滅范中行氏、而子不爲報讎、反委質仕智伯。智伯已死、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。讓曰、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、臣故衆人報之。智伯以國士遇臣、臣故國士報之。襄子使兵環之。讓曰、今日之事、臣固伏誅、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、雖死不恨。襄子義之、持衣與讓。讓拔劍三躍、呼天擊之、遂伏劍死。○申處死之道有未忠句。段規之事韓康、任章之事魏獻、未聞以國士待之也、而規也章也、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、與之地以驕其志、而速其亡也。智伯請地于韓康子、康子欲弗與、段規曰、不如與之。彼狃于得地、必請于他人、他人不與、必向之以兵、然則我得免于患、而待事之變矣。康子乃與之。智伯悅、又求地于魏桓子、桓子以無故欲弗與、任章曰、無故索地、諸大夫必懼。吾與之地、智伯必驕。彼驕而輕敵、此懼而相親、智氏之命、必不長矣。

桓子亦與之。請規章作陪客。○郄隙、疵之事智伯、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、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、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、而疵之智謀忠告、已無愧於心也。智伯帥韓魏之兵、圍趙城而灌之。郄疵謂智伯曰、夫從韓魏而攻趙、趙亡、難必及韓魏、韓魏必反矣。智伯不聽。襄子陰與韓魏約、夜使人殺守隄之吏、而決水灌智伯軍、遂滅智氏。○又請郄疵作陪客。○兩段先就他人翻駁國士二字、而豫讓可見。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、國士、濟國之士也、注一句、起下正論。當伯請地無厭之日、縱欲荒暴之時、爲讓者、正宜陳力就列、諄諄然而告之曰、諸侯大夫、各安分地、無相侵奪、古之制也、今無故而取地於人、人不與、而吾之忿心必生、與之、則吾之驕心以起、忿必爭、爭必敗、驕必傲、傲必亡。諄切懇至、諫不從、再諫之、再諫不從、三諫之、三諫不從、移其伏劍之死、死於是日。伯雖頑冥不靈、感其至誠、庶幾復悟。和韓魏、釋趙圍、保全智宗、守其祭祀、若然、則讓雖死猶生也、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。一段代爲豫讓畫策、信手拈來、都成妙理。所謂扶危于未亂之先、而申國士之報者如此。讓於此時、曾

無一語開悟主心、視伯之危亡、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觀、坐待成敗、國士之報、曾若是乎。智伯既死、而乃不勝升、血氣之悻悻、甘自附於刺客之流、何足道哉、何足道哉。安有既命爲國士、而旁觀其主縱欲荒暴、不救其亡者乎。如此辨駁、足令九泉心服。雖然、以國士而論、豫讓固不足以當矣。轉開生面。彼朝爲讎敵、暮爲君臣、靦天上聲然而自得者、又讓之罪人也。噫。靦、面目貌。○結處忽與豫讓、無限感慨。

此論責豫讓不能扶危于智氏未亂之先、而徒欲伏劍于智氏既敗之後、獨闢見解、從來未經人道破。通篇主意、只在讓之死固忠矣二句上。先揚後抑、深得春秋褒貶之法。

親政篇

王鏊

易之泰曰、上下交而其志同。其否曰、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。分提。蓋上之情達於下、下之情達於上、上下一體、所以爲泰。下之情壅閼遏、而不得上聞、上下間隔、雖有國而無國矣、所以爲否也。分疏。交則泰、不交則否、自古皆然、而不交之弊、未有如近世之甚者。雙承、側入時弊。君臣相見、止於視

朝數刻。上下之閑、章奏批答相關接、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。虛文何補。非獨沿襲故事、亦其地勢使然。二句、推出弊源。何也、國家常朝於奉天門、未嘗一日廢、可謂勤矣。然堂陛懸絶、威儀赫奕、御史糾儀、鴻臚舉不如法、通政司引奏、上特視之、謝恩見辭、惴惴而退、上何嘗治一事、下何嘗進一言哉。上下不交如此。此無他、地勢懸絶、所謂堂上遠於萬里、雖欲言無由言也。與明目達聰之治異。愚以爲欲上下之交、莫若復古內朝之法。此句爲一篇之綱。蓋周之時有三朝、庫門之外爲正朝、詢謀大臣在焉。路門之外爲治朝、日視朝在焉。路門之內曰內朝、亦曰燕朝。玉藻云、君日出而視朝、退適路寢聽政。玉藻、禮記篇名。蓋視朝而見羣臣、所以正上下之分、聽政而適路寢、所以通遠近之情。注玉藻四句。一段言周制。○漢制大司馬、左右前後將軍、侍中散騎諸吏、爲中朝。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。一段言漢制。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、元正冬至、

受萬國之朝貢、則御焉、蓋古之外朝也。其北曰太極門、其西曰太極殿、朔望則坐而視朝、蓋古之正朝也。又北曰兩儀殿、常日聽朝而視事、蓋古之內朝也。（一段言唐制。）宋時常朝則文德殿、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、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、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、試進士則崇政殿、侍從以下、五日一員上殿、謂之輪對、則必入陳時政利害、內殿引見、亦或賜坐、或免穿鞾、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。（挽一句、法變。○一段言宋制。）蓋天有三垣、天子象之。正朝、象太極也。外朝、象天市也。內朝、象紫微也。自古然矣。（再提三朝之象、閒襯作渡。）國朝聖節、正旦、冬至、大朝會則奉天殿、即古之正朝也。常日則奉天門、即古之外朝也。而內朝獨缺。然非缺也、（立言本旨、專注內朝、故特筆提清。）華蓋、謹身、武英等殿、豈非內朝之遺制乎。（明初之制、有正朝外朝、而內朝獨缺。乃以臨御武英等殿、證合內朝、識議俱見精確。）洪武（太祖年號。）中如宋濂、劉基、永樂（成祖年號。）以來如楊士奇、楊榮等、

日侍左右、大臣蹇義夏元吉等、常奏對便殿。於斯時也、豈有壅隔之患哉。（一段言明制。）今內朝未復、臨御常朝之後、人臣無復進見、三殿高閟、鮮或窺焉。故上下之情、壅而不通、天下之弊、由是而積。（上下不交、弊日益甚。）孝宗（年號弘治。）晚年、深有慨於斯、屢召大臣於便殿、講論天下事、方將有爲、而民之無祿、不及覩至治之美、天下至今以爲恨矣。（無限感慨。）惟陛下遠法聖祖、近法孝宗、盡剗（產）近世壅隔之弊。常朝之外、即文華、武英二殿、倣古內朝之意。（著緊在此。）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、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、諸司有事咨決、上據所見決之、有難決者、與大臣面議之。不時引見羣臣、凡謝恩辭見之類、皆得上殿陳奏。虛心而問之、和顏色而道之、如此、人人得以自盡。陛下雖深居九重、而天下之事、燦然畢陳於前。（交泰之象、固自如是。）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、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。（外朝內朝雙結。）如此、豈有近時壅

隔之弊哉。收盡通章。唐虞之時、明目達聰、嘉言罔伏、野無遺賢、亦不過是而已。

稽核朝典、融貫古今、而于興復內朝之制、深致意焉。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多、親宦官宮妾之日少、則上下之情通、而奸僞不得壅蔽矣。誰謂唐虞之治、不可見于今哉。

尊經閣記

王守仁

經、常道也。劈手便疏經字。冒下三段。其在於天謂之命、其賦於人謂之性、其主於身謂之心。心性命三字、爲一篇之綱領。心字又爲三句之綱領。心也、性也、命也、一也。通人物、達四海、塞天地、亘古今、無有乎弗具、無有乎弗同、無有乎或變者也、是常道也。一段提出心性命。其應乎感也、則爲惻隱、爲羞惡、爲辭讓、爲是非。其見於事也、則爲父子之親、爲君臣之義、爲夫婦之別、爲長幼之序、爲朋友之信。是惻隱也、羞惡也、辭讓也、是非也、是親也、序也、別也、信也、皆所謂心也、性也、命也。通人物、達四海、塞天地、亘古今、無

有乎弗具、無有乎弗同、無有乎或變者也、是常道也。二段推出四端五倫。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、則謂之易。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、則謂之書。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、則謂之詩。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、則謂之禮。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、則謂之樂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、則謂之春秋。是陰陽消長之行也、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、一也、皆所謂心也、性也、命也。通人物、達四海、塞天地、亘古今、無有乎弗具、無有乎弗同、無有乎或變者也、夫是之謂六經。六經者非他、吾心之常道也。三段疏出六經。○心性命之論、了然洞達、凡三見而不易一字。斬盡理學葛藤、下乃歸到尊經之意、雲淨水空、絕無凝滯。是故易也者、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。書也者、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。詩也者、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。禮也者、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。樂也者、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。春秋也者、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。說六經而歸之于心、纔是實學。君子之於六經也、求之吾心之

陰陽消息而時行焉、所以尊易也。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、所以尊書也。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、所以尊詩也。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、所以尊禮也。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、所以尊樂也。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、所以尊春秋也。（一言志吾心、即所以爲經。一言求之吾心、即所以尊經。分作兩層、說得至平至易。獲探聖賢真種子。）蓋昔聖人之扶人極、憂後世、而述六經也、猶之富家者之父祖、慮其產業庫藏之積、其子孫者、或至於遺亡散失、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、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、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、而享用焉、以免於困窮之患。（一喻。）故六經者、吾心之記籍也、而六經之實、則具於吾心。（處處不脫吾心二字、兩語爲一篇關鎖。）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、種種色色、其存於其家、其記籍者、特名狀數目而已。（即前喻再喻。）而世之學者、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、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閒、牽制於文義之末、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、

是猶富家之子孫、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、日遺亡散失、至爲窶人丐夫、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、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、何以異於是。[即前喻再喻。○只是一喻翻剔、愈折愈醒、可爲不知尊經者戒。]嗚呼、六經之學、其不明於世、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[感歎不盡。]尚功利、崇邪說、是謂亂經。習訓詁、傳記誦、沒溺於淺聞小見、以塗天下之耳目、是謂侮經。侈淫詞、競詭辯、飾奸心盜行、逐世壟斷、而猶自以爲通經、是謂賊經。[舉亂經、侮經、賊經三項、正與尊經相反。惡似而非、不可不深辨也。]若是者、是并其所謂記籍者、而割裂棄毀之矣、甯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。[仍點前喻、掉轉尊經、勁甚快甚。]

越城舊有稽山書院、在臥龍西岡、[臥龍山、在越城內。]荒廢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大吉、既敷政於民、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、將進之以聖賢之道、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、拓書院而一新之。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、[纔點出尊經閣。]曰、經正則庶民興、斯無邪慝矣。閣成、請予一言以諗多士。予既不獲

辭、則爲記之若是。入題只此數語。嗚呼、世之學者、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、則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已。仍歸心上作結。

六經不外吾心、吾心自有六經。學道者何事遠求。返之于心、而六經之要、取之當前而已足。陽明先生一生訓人、一以良知良能、根究心性。于此記略。已備具矣。

象祠記

王守仁

靈博之山、有象祠焉。其下諸苗夷之居者、咸神而祠之。宣尉安君、因諸苗夷之請、新其祠屋、而請記於予。予曰、毀之乎、其新之也。提出毀字發義。曰新之。新之也何居乎。波折。曰、斯祠之肇也、蓋莫知其原、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、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、皆尊奉而禋因、祀焉、舉而不敢廢也。予曰、胡然乎、有鼻庳、之祀、唐之人蓋嘗毀之。應毀之句。象之道、以爲子則不孝、以爲弟則傲、斥於唐、而猶存於今、壞於有鼻、而猶盛於茲土也、胡然乎。故爲疑詞。跌起自己一段議論。我知之矣、君子之愛若人也、推及於其屋之烏、劉向說苑、愛

其人者、兼愛屋上之烏。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。然則祠者爲舜、非爲象也。推出祠象之意由、奇確。象之死、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。舜命禹征有苗、三旬、苗民逆命、禹班師、帝乃誕敷文德、舞干羽于兩階、七旬有苗格。○承爲舜句、推出此意、獨闢見解、名論不磨。不然、古之驁桀者豈少哉、而象之祠獨延於世、吾於是蓋有以見舜德之至、入人之深、而流澤之遠且久也。以上從舜德看出當祠。以下從象化看出當祠。象之不仁、蓋其始焉耳、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。始終二字、伏後斷案。化字、是立論本旨。書不云乎、克諧以孝、烝烝乂、不格姦、瞽瞍亦允若。諧、和也。烝、進也。乂、善也。格、至也。言舜遭人倫之變、而能和以孝。使之進進以善自治。而不至于大爲姦惡也。允、信也。若、順也。則已化而爲慈父。象猶不弟、不可以爲諧。進治於善、則不至於惡、不底於姦、則必入於善、奇思創解。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。一證。孟子曰、天子使吏治其國、象不得以有爲也。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、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。不然、周公之聖、而管蔡不免焉。斯可以見象之見化於舜、再證。故能任賢使能、而安於其位、澤加於其民、

既死而人懷之也。（落到象祠上。）諸侯之卿、命於天子、蓋周官之制、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。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、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。（推開一筆、下急收住。）然則唐人之毀之也、據象之始也。今之諸苗之奉之也、承象之終也。（一篇議論、只二語結盡。）斯義也、吾將以表於世。使知人之不善、雖若象焉、猶可以改。而君子之修德、及其至也、雖若象之不仁、而猶可以化之也。（結出勉人正意。）

傲弟見化於舜、從象祠想出、從來未經人道破。當與柳子厚毀鼻亭神記參看、各闢一解。俱有關名教之文。

瘞旅文　　王守仁

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、有吏目云自京來者、不知其名氏、攜一子一僕將之任、過龍場、（正德二年、先生以兵部主事疏救戴銑、下獄廷杖、謫貴州龍場驛丞。）投宿土苗家。予從籬落閒望見之、陰雨昏黑、欲就問訊北來事、不果。（安頓一筆、有情。）明早、遣人覘（詔平聲。）之、已行矣。薄（博。）午、有人自蜈蚣坡來云、一老人死坡下、傍兩人哭之哀。

予曰、此必吏目死矣、傷哉。(吏目死、獨作摹揣、妙。)薄暮、復有人來云、坡下死者二人、傍一人坐哭。詢其狀、則其子又死矣。明日、復有人來云、見坡下積尸三焉。則其僕又死矣、嗚呼傷哉。(敘三人之死、作一樣寫法。)念其暴(僕)骨無主、將二童子持畚(本)鍤(插)、往瘞(意)之。(瘞、埋也。)二童子有難色然。(亦懼死耶。)予曰、噫、吾與爾猶彼也。(傷情處只在此一語。)二童閔然涕下、請往。(自然感動。)就其傍山麓爲三坎、埋之。又以隻雞、飯三盂、(于、○盂、飯器。)嗟吁涕洟而告之曰、嗚呼傷哉、繄(衣)何人、繄何人、(不識彼之姓名。)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。(告以己之姓名。)吾與爾皆中土之產。吾不知爾郡邑、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。(先作疑訝。)古者重去其鄉、遊宦不踰千里、吾以竄逐而來此、宜也、爾亦何辜乎。(再作悲憫。)聞爾官吏目耳、俸不能五斗、爾率妻子、躬耕可有也、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。又不足、而益以爾子與僕乎。嗚呼傷哉。(爲五斗喪身、又益以爾子與僕、言至此爲之悽絕。)爾誠戀茲五

斗而來、則宜欣然就道、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、蹙然蓋不勝（升）、其憂者。夫衝冒霜露、扳（班）、援崖壁、行萬峯之頂、飢渴勞頓、筋骨疲憊、而又瘴癘侵其外、憂鬱攻其中、其能以無死乎。（瘴癘固能死人、憂鬱之死人更甚。）吾固知爾之必死、然不謂若是其速、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。（前云益以子與僕、此云不謂子與僕、婉轉情深。）皆爾自取、謂之何哉。（戀茲五斗而來、又不勝其憂、非自取而何。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、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。嗚呼傷哉。縱不爾瘞、幽崖之狐成羣、陰壑之虺（毀）、如車輪、亦必能葬爾於腹、不致久暴爾。爾既已無知、然吾何能爲心乎。（一反一轉、有非常苦心。）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、歷瘴毒而苟能自全、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。今悲傷若此、是吾爲爾者重、而自爲者輕也、吾不宜復爲爾悲矣。（有情歸之無情、深於學問之言。）吾爲爾歌、爾聽之。歌曰、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、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。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、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。達

觀隨寓兮莫必予宮、魂兮魂兮無悲以恫。通、○言雖身處異鄉、總同在天之中、不必悲也。又歌以慰之曰、與爾皆鄉土之離兮、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。性命不可期、吾苟死於茲兮、率爾子僕、來從予兮。吾與爾遨以嬉兮、驂紫彪而乘文螭鴟兮、登望故鄉而噓唏兮。洒洒落落、足以慰死。吾苟獲生歸兮、爾子爾僕、尚爾隨兮。道傍之冢累累兮、多中土之流離兮、相與呼嘯而徘徊兮。餐風飲露、無爾飢兮。朝友麋鹿、暮猿與栖兮、爾安爾居兮、無爲厲於茲墟兮。精誠可以格幽冥。

先生罪謫龍場、自分一死、而幸免于死。忽覩三人之死、傷心慘目、悲不自勝。作之者固爲多情、讀之者能無淚下。

信陵君救趙論

唐順之

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、信陵君、魏公子無忌也。秦圍趙邯鄲、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、平原君遺書公子、請救于魏。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、畏秦留軍壁鄴。平原君使讓公子曰、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、以公子之高義、爲能急人之困也。公子約車騎百餘乘、欲赴秦軍與趙俱死。夷門監者侯生、教公子請如姬竊兵符于王之臥內。公子嘗爲如姬報其父讎、果盜兵符與公子、奪晉鄙軍、救邯鄲、存趙。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。一句立案。夫彊秦之暴亟矣、

今悉兵以臨趙、趙必亡、趙、魏之障也、趙亡、則魏且爲之後、趙魏、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、趙魏亡、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。天下之勢、未有岌岌於此者也。故救趙者、亦以救魏、救一國者、亦以救六國也。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、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、夫奚不可者。（先論六國大勢、明信陵救趙之功。欲擒先縱、此實一步法。）然則信陵果無罪乎、曰、又不然也、余所誅者、信陵君之心也。（一語扼定主意。）信陵一公子耳、魏固有王也。（提清。）趙不請救於王、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、是趙知有信陵、不知有王也。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、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、欲急救趙、是信陵知有婚姻、不知有王也。其竊符也、非爲魏也、非爲六國也、爲趙焉耳。非爲趙也、爲一平原君耳。（層層駁入。）使禍不在趙、而在他國、則雖撤魏之障、撤六國之障、信陵亦必不救。使趙無平原、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、雖趙亡、信陵亦必不救。（又反證二層、更醒。）則是

趙王與社稷之輕重、不能當一平原公子、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、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。議論刺入心髓。幸而戰勝、可也、不幸戰不勝、爲虜於秦、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、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。又設一難以詰之、信陵真難置喙。夫竊符之計、蓋出於侯生、而如姬成之也。侯生教公子以竊符、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、是二人亦知有信陵、不知有王也。又生一枝節、以爲後半篇議論張本。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、曷若以脣齒之勢、激諫於王、不聽、則以其欲死秦師者、而死於魏王之前、王必悟矣。侯生爲信陵計、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、不聽、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、而死於魏王之前、王亦必悟矣。如姬有意於報信陵、曷若乘王之隙、而日夜勸之救、不聽、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、而死於魏王之前、王亦必悟矣。一段代爲區處、反筆敲擊、愈讀愈快。如此、則信陵君不負魏、亦不負趙、二人不負王、亦不負信陵君。何爲計不出

此、信陵知有婚姻之趙、不知有王。內則幸姬、外則鄰國、賤則夷門野人、又皆知有公子、不知有王。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。〔作一總收、深明信陵之非、使之無地逃隱。〕嗚呼、自世之衰、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、而忘守節奉公之道、有重相而無威君、有私讎而無義憤、如秦人知有穰侯、不知有秦王、虞卿知有布衣之交、不知有趙王、蓋君若贅旒〔同瘤〕、久矣。〔穰侯、秦昭王相魏冉。虞卿、趙孝成王相、解其相印、與魏齊亡。○引戰國時事作陪襯。見列國無王。習已成風。波瀾絕妙。〕由此言之、信陵之罪、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。〔深一層說。〕其爲魏也、爲六國也、縱竊符猶可。〔深文。〕其爲趙也、爲一親戚也、縱求符於王、而公然得之、亦罪也。〔深文。〕雖然、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。〔上因罪信陵。而並罪侯生如姬。此處又以罪魏王作波瀾、瀠洄映帶、議論不窮。〕兵符藏於臥內、信陵亦安得竊之。信陵不忌魏王、而徑請之如姬、其素窺魏王之疎也。如姬不忌魏王、而敢於竊符、其素恃魏王之寵也。木朽而蛀生之矣。〔插喻巧妙。〕古者人君持權於上、而內外

莫敢不肅、（立此二語、收拾前文。）漸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、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、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、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、履霜之漸、豈一朝一夕也哉。（易曰、履霜堅冰至。又曰、其所由來者漸矣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）由此言之、不特衆人不知有王、王亦自爲贅旒也。（如此立論、方是根究到底。）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、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。（兩語雙結、全局俱振。）春秋書葬原仲、翬（揮）帥師、嗟夫、聖人之爲慮深矣。（莊公二十有七年秋、公子友如陳、葬原仲。公子友、卽季子也。如陳、私行也。原仲、陳大夫。隱公四年秋、翬帥師。翬、魯卿羽父也。宋公乞師、翬以不義強其君。固請而行、無君之心兆矣。書葬原仲、以戒人臣之植黨。書翬帥師、以戒人君之失權。此聖人之深慮也。○結意凜然。）

（誅信陵之心、暴信陵之罪、一層深一層、一節深一節、愈駁愈醒、愈轉愈刻。詞嚴義正、直使千載揚詡之案、一筆抹殺。）

報劉一丈書

宗臣

數千里外、得長者時賜一書、以慰長想、卽亦甚幸矣。何至更辱饋遺、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。（謝饋遺。）書中情意甚殷、卽長者之不忘老父、知老父之

念長者深也。謝念及其父。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去聲、位語去聲、不才、相愛情深、方有此語。則不才有深感焉。夫才德不稱、固自知之矣。提過。至於不孚之病、則尤不才爲甚。二句伏後案。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。借孚字一轉、出無數議論。生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、門者故不入、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、袖金以私之。即門者持刺入、而主人又不即出見、尊嚴若神。立廐中僕馬之間、惡氣襲衣袖、即饑寒毒熱不可忍、不去也。抵暮、則前所受贈金者出、報客曰、相公倦、謝客矣、客請明日來。即明日又不敢不來。曲筆一接、刻畫盡致。夜披衣坐、聞雞鳴即起盥貫、櫛、職、○盥、洗手。櫛、梳髮。走馬推門、門者怒曰、爲誰、則曰、昨日之客來、可發一笑。則又怒曰、何客之勤也、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。厲聲不堪。客心恥之、至此亦覺難受。強忍而與言曰、亡奈何矣、姑容我入。門者又得所贈金、則起而入之、又立向所立廐中。故意描摹。幸主者出、南面召見、則驚走匍匐階下、主者曰進、則再拜、故遲

不起、起則上所上壽金、主者故不受、則固請、主者故固不受、則又固請、疊句妙。然後命吏納之、則又再拜、又故遲不起、起則五六揖始出。歷敘醜態如畫。出揖門者曰、官人幸顧我、他日來、幸無阻我也。門者答揖、大喜奔出。馬上遇所交識、即揚鞭語曰、適自相公家來、相公厚我厚我。且虛言狀。寫馬上兩厚我急語、神情逼肖。即所交識、亦心畏相公厚之矣。相公又稍稍語人曰、某也賢、某也賢。聞者亦心計交贊之。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、以冷語結前案。長者謂僕能之乎。以下乃言不孚之病。前所謂權門者、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、即經年不往也。閒去聲、道經其門、則亦掩耳閉目、躍馬疾走過之、若有所追逐者。斯則僕之褊衷、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、僕則愈益不顧也。每大言曰、人生有命、吾惟守分而已。長者聞之、得無厭其爲迂乎。一段道出自己氣節。以少勝多、筆力陗勁。

是時嚴介溪攬權、俱是乞哀昏暮驕人白日一輩人、墓寫其醜形惡態、可爲盡情。末說出自己之氣骨、兩兩相較、薰蕕不同、清濁異質。有關世教之文。

吳山圖記

歸有光

吳、長洲、二縣、在郡治所、分境而治。而郡西諸山、皆在吳縣。先提清吳山。其最高者、穹窿、陽山、鄧尉、西脊、銅井、而靈巖、吳之故宮在焉、尚有西子之遺跡。靈巖獨另寫、妙。若虎邱、劍池、及天平、尚方、支硎、刑、皆勝地也。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、七十二峯沉浸其間、則海內之奇觀矣。太湖又另寫、妙。○以上敘次山水、作兩番寫、錯落多致。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、未及三年、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。君之爲縣有惠愛、百姓扳班、留之不能得、而君亦不忍於其民、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。敘出圖山之由。夫令之於民誠重矣。令誠賢也、其地之山川草木、亦被其澤而有榮也。令誠不賢也、其地之山川草木、亦被其殃而有辱也。忽起一峯、文情排宕。君於吳之山川、蓋增重矣。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、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、固宜。一頓。而君則亦既去矣、何復惓惓於此山哉。

又拓開一等。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、而思之不忘、至以爲思黃州詩、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。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、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、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。借魏公美用晦、絕妙引證。君今去縣已三年矣、一日與余同在內庭、出示此圖、展玩太息、因命余記之。點作記。噫、君之於吾吳、有情如此、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。結有餘韻。

因令贈圖、因圖作記、因贈圖而知令之不能忘情于民、因記圖而知民之不能忘情于令。婉轉情深、筆墨在山水之外。

滄浪亭記

歸有光

浮圖文瑛、浮圖、釋氏之稱。文瑛、僧之號也。居大雲庵、環水、卽蘇子美名舜欽。滄浪亭地也。提明來歷。亟求余作滄浪亭記、曰、昔子美之記、記亭之勝也、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。余曰、昔吳越有國時、吳越王錢鏐、臨安人、唐末據杭州、梁封爲吳越王、諡武肅。傳國四世、至宋太祖時入朝、國亡。○落想甚遠。廣陵王鎭吳中、治園於子城之西南、其外戚孫承佑、亦治園於其偏、迨

淮南納土、（入趙宋。）此園不廢。蘇子美始建滄浪亭、（遺跡在蘇州府學東南。）最後禪者居之、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。（亭變爲庵。）有庵以來二百年、文瑛尋古遺事、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、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。（庵復爲亭、下發感慨。）夫古今之變、朝市改易。嘗登姑蘇之臺、望五湖之渺茫、羣山之蒼翠、太伯虞仲之所建、闔閭夫差之所爭、子胥種蠡之所經營、今皆無有矣、庵與亭何爲者哉。（合挽庵與亭一筆、寫得淡然。）雖然、錢鏐（流、）因亂攘竊、保有吳越、國富兵強、垂及四世、諸子姻戚、乘時奢僭、宮館苑囿、極一時之盛、（頓宕。）而子美之亭、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。（繳轉。）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、不與澌（斯、）然而俱盡者、則有在矣。（澌、冰索也。○一篇曲折文字、主意只在此一句。）文瑛讀書喜詩、與吾徒遊、呼之爲滄浪僧云。（點睛。）

忽爲大雲庵、忽爲滄浪亭、時時變易、已足喚醒世人。中間一段點綴、憑弔之感、黯然動色。至末一轉、言士之垂名不朽者、固自有在、而不在乎亭之猶存也。此意開人智識不淺。

青霞先生文集序

茅坤

青霞沈君、（名鍊、字純甫、會稽人。）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、宰執深疾之、方力構其罪、賴天子仁聖、特薄其譴、徙之塞上。（先生抗疏言嚴嵩父子怏國、請戮之以謝天下。詔榜之數十、謫出塞外。）當是時、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。（橫插一句、妙。）已而君纍然攜妻子、出家塞上。會北敵數內犯、而帥府以下、束手閉壘、以恣敵之出沒、不及飛一鏃以相抗。甚且及敵之退、則割中土之戰沒者、與野行者之馘、（國）以爲功。而父之哭其子、妻之哭其夫、兄之哭其弟者、往往而是、無所控籲。（預、○曠職冒功、毒害生民、今古一轍。）君既上憤疆埸之日弛、而又下痛諸將士日菅（姦、）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。（指上一段言。）數嗚咽欷歔、而以其所憂鬱發之於詩歌文章、以泄其懷、卽集中所載諸什是也。（出詩文之有集、多少曲折。）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、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、又多所譏刺、稍稍傳播、上下震恐、始出死力相煽構、而君之禍作矣。（宰執帥府恨先

生切骨、竄名白蓮教中、戮于邊。○先生無名千載、全從此禍得來、未足爲恨。君既沒、而一時閹寄所相與讒君者、尋且坐罪罷去。又未幾、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。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、於是裒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、刻而傳之、而其子以敬、來請予序之首簡。出作序意。茅子受讀而題之曰、若君者、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。喝一句。孔子刪詩、自小弁之怨親、巷伯之刺讒以下、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、並列之爲風、疏之爲雅、不可勝升、數。上聲。豈皆古之中聲也哉。然孔子不遽遺之者、特憫其人、矜其志、猶曰發乎情、止乎禮義、言之者無罪、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。刪詩不必皆中聲、獨見其大。予嘗按次春秋以來、屈原之騷疑於怨、伍胥之諫疑於脅、賈誼之疏疑於激、叔夜之詩疑於憤、劉蕡之對疑於亢、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裒次之、當亦未必無錄之者。上引小弁巷伯、此引屈原伍胥諸人、俱以孔子夾寫、正極力推尊處。君既沒、而海內之薦紳大夫、至今言及君、無不酸鼻而流涕。嗚呼、集中所

載鳴劍籌邊諸什、試令後之人讀之、其足以寒賊臣之膽、而躍塞垣戰士之馬、而作之愾也固矣。二十三字、作一氣讀。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、其能遺之也乎。予謹識之。應遺字收。至於文詞之工不工、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、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、予故不著。結有餘波。

先生生平大節、不必待文集始傳。特後之人、誦其詩歌文章、益足以發其忠孝之志、不必其有當于中聲也。此序深得此旨、文亦浩落蒼涼、讀之凜凜有生氣。

藺相如完璧歸趙論

王世貞

藺音吝、相如之完璧、人皆稱之、予未敢以爲信也。趙惠文王時、得楚和氏璧、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、趙王使藺相如奉璧西入秦。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、使其從者懷璧從徑道亡、完璧歸趙。○劈手一斷。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、詐趙而脅其璧、是時言取璧者情也、非欲以窺趙也。情、謂詐趙之情也。秦非欲謀趙、其情止欲取趙之璧。趙得其情則弗予、不得其情則予、得其情而畏之則予、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。此兩言決耳、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。予璧、畏也。復懷以歸、挑其怒也。○此段言止有予與弗予兩說、不當既予而復懷歸。

且夫秦欲璧、趙弗予璧、兩無所曲直也。入璧而秦弗予城、曲在秦。秦出城而璧歸、曲在趙。欲使曲在秦、則莫如棄璧、畏棄璧、則莫如弗予。相如謂趙王曰、秦以城求璧、而趙不許、曲在趙。趙予璧、而秦不予趙城、曲在秦。此言趙弗予璧、亦無所曲。以辨其趙不許曲在趙之說。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、又設九賓、齋而受璧、其勢不得不予城。秦王從相如之言、齋戒五日、設九賓禮于庭、引相如受璧、勢不得不予趙城也。○作一頓。璧入而城弗予、相如則前請曰、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。夫璧非趙璧乎、而十五城秦寶也、今使大王以璧故、而亡其十五城、十五城之子弟、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。既不可以城易璧。大王弗予城、而紿臺上聲、趙璧、以一璧故、而失信於天下、臣請就死於國、以明大王之失信。又不可以璧易信。秦王未必不返璧也。此段代爲相如畫策、璧可以還趙、而直亦不在秦。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、而歸直於秦。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、令秦王怒、而僇相如於市、武安君秦將白起。十萬衆壓邯寒、鄲、而責璧與信、邯鄲、趙都。一勝而相如族、再勝而璧終入秦矣。

吾故曰、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、天也。（言相如歸璧、而獲全無害者、乃一時之幸、非人力也。）若其勁澠池、（趙王與秦王會澠池、秦王請趙王鼓瑟、相如亦請秦王擊筑、是勁澠池也。）柔廉頗、（相如一旦位在廉頗之右、廉頗羞爲之下、欲辱相如、相如嘗畏避之。廉頗負荊謝罪、卒相與驩、柔廉頗也。）是則愈出而愈妙於用、所以能完趙者、天固曲全之哉。（餘波作結。）

（相如完璧歸趙一節、至今凜凜有生氣、固無待後人之訾議也。然懷璧歸趙之後、相如得以無恙、趙國得以免禍者、直一時之僥倖耳。故中間特設出一段中正之論、以爲千古人臣保國保身萬全之策、勿得視爲迂談、而忽之也。）

徐文長傳

袁宏道

徐渭、字文長、爲山陰諸生、聲名籍甚。薛公蕙校越時、奇其才、有國士之目。然數奇、（難）屢試輒蹶。（通篇從數奇二字著眼。）中丞胡公宗憲聞之、客諸幕。文長每見、則葛衣烏巾、縱談天下事、胡公大喜。是時公督數邊兵、威鎮東南、介冑之士、膝語蛇行、不敢舉頭、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、議者方之劉真長、杜少陵云。（其才其品、固足增重。）會得白鹿、屬（祝）文長作表、表上、

永陵喜、公以是益奇之、一切疏計、皆出其手。文長自負才略、好奇計、談兵多中、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、然竟不偶。（應數奇。一結。）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、（接屢試輒蹶。）遂乃放浪麴櫱、恣情山水、走齊魯、燕趙之地、窮覽朔漠、其所見山奔海立、沙起雷行、雨鳴樹偃、幽谷大都、人物魚鳥、一切可驚可愕之狀、一一皆達之於詩。（其所見至此作一氣讀。）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、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、故其爲詩、如嗔如笑、如水鳴峽、如種出土、如寡婦之夜哭、羈人之寒起。（詩評新確。）雖其體格、時有卑者、然匠心獨出、有王者氣、非彼巾幗（國）、而事人者、所敢望也。（巾幗、婦人冠。○極抑揚之致。○此段論其詩、是袁石公之文、即是徐天池之文、悲壯淋漓、睥睨一世。）文有卓識、氣沉而法嚴、不以摸擬損才、不以議論傷格、韓曾之流亞也。（并論其文。）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、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、文長皆叱而怒之、故其名不出於越、悲夫。（總承詩文一結、正見數奇不偶。）喜作書、筆意奔放如

其詩、（挽詩一筆、妙。）蒼勁中姿媚躍出、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。（并論其書。）間以其餘、旁溢爲花鳥、皆超逸有致。（并論其畫。○文長詩文字畫、皆自性中流出、不假人工雕琢者也。）卒以疑殺其繼室、下獄論死、張太史元汴力解、乃得出。晚年憤益深、佯狂益甚、顯者至門、或拒不納。時攜錢至酒肆、呼下隸與飲。（極寫不可一世之狀。）或自持斧擊破其頭、血流被面、頭骨皆折、揉之有聲、或以利錐錐其兩耳、深入寸餘、竟不得死。（甯爲玉碎、無爲瓦全、可傷可痛。）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、（又挽詩文妙。）無刻本、集藏於家、余同年有官越者、托以鈔錄、今未至。余所見者、徐文長集、闕編二種而已。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、抱憤而卒。（數奇不偶、一語收住。）石公曰、先生數奇不已、遂爲狂疾。狂疾不已、遂爲囹圄。古今文人牢騷困苦、未有若先生者也。雖然、胡公間世豪傑、永陵英主、幕中禮數異等、是胡公知有先生矣。表上人主悅、是人主知有先生矣、獨身未貴耳。先生詩

文崛起、一掃近代蕪穢之習、百世而下、自有定論、胡爲不遇哉。（生則見知于君臣、沒則見重于後世、雖不貴、未爲不遇也。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、文長吾老友、病奇於人、人奇於詩。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、無之而不奇、斯無之而不奇（難）也、悲夫。（贊語亦極咏嘆之致。）

（文長固數奇不偶、然而致身幕府、爲天子嘉歎、不可謂不遇矣。而竟抱憤而卒、何其不善全乎。非石公識之殘編斷簡中、幾埋沒千古矣。）

五人墓碑記

張　溥

五人者、蓋當蓼（了）洲周公之被逮、激於義而死焉者也。（入手便提出五人來歷。）至於今、郡之賢士大夫、請於當道、卽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、且立石於其墓之門、以旌其所爲。（點墓碑。）嗚呼、亦盛矣哉。夫五人之死、去今之墓而葬焉、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、凡富貴之子、慷慨得志之徒、其疾病而死、死而湮（因）沒不足道者、亦已衆矣、況草野之無聞者歟。獨五

人之皦皦、何也。史公云、死或重于泰山、或輕于鴻毛、良然。予猶記周公之被逮、在丁卯三月之望、吾社之行爲士先者、爲之聲義、斂貲財以送其行、哭聲震動天地、吳民好義如此。緹騎按劍而前、問誰爲哀者、衆不能堪、抶而仆之。抶、擊也。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、毛一鷺。爲魏之私人、周公之逮所由使也。吳之民方痛心焉、於是乘其厲聲以呵、則譟而相逐、中丞匿於溷藩以免。一時義勇如見。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、按誅五人、曰顏佩韋、楊念如、馬杰、沈揚、周文元、點五人姓名。即今之傫壘、然在墓者也。句宕甚。然五人之當刑也、意氣揚揚、呼中丞之名而詈之、談笑以死。斷頭置城上、顏色不少變。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、買五人之脰豆、而函之、卒與屍合。故今之墓中、全乎爲五人也。寫五人凜凜若生。嗟夫、大閹之亂、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、四海之大、有幾人歟。文情開拓。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、素不聞詩書之訓、激昂大義、蹈死不顧、亦曷故

哉。（此言五人之死義爲尤難。）且矯詔紛出、鉤黨之捕、徧於天下、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、不敢復有株治、大閹亦逡巡畏義、非常之謀、難於猝發、待聖人之出、而投繯（縊）道路、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。（懷宗即位、論魏忠賢鳳陽看皇陵、忠賢行至阜城、知不免誅殛、因自經死。○此言五人之死、關係甚重。）由是觀之、則今之高爵顯位、（暗指魏黨。）一旦抵罪、或脫身以逃、不能容於遠近、而又有剪髮杜門、佯狂不知所之者、其辱人賤行、視五人之死、輕重固何如哉。（將此輩、與五人兩兩相較、尤妙在不說煞。）是以蓼洲周公、忠義暴（僕）於朝廷、贈諡美顯、榮於身後。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、凡四方之士、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、斯固百世之遇也。（五人至今猶生、誰謂五人之不幸哉。）不然、令五人者保其首領、以老於戶牖之下、則盡其天年、人皆得以隸使之、安能屈豪傑之流、扼腕墓道、發其志士之悲哉。（反掉一段、文勢振宕。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、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、而爲之記。亦以明死生之大、匹夫之有

重於社稷也。點出作記意。賢士大夫者、冏卿因之吳公、太史文起文公、孟長姚公也。點出賢士大夫應起作結。

議論隨敘事而入、感慨淋漓、激昂盡致。當與史公伯夷、屈原二傳、並垂不朽。

古　文　观　止

（全　二　册）

吴楚材　吴调侯　选

•

中　华　书　局　出　版
（北京王府井大于 36 号）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重 印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（上）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（下）

•

850×1168 毫米　1/32　19¼ 印张　359 千字
1959年 9 月新 1 版　1978年 3 月辽宁第 1 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10018·236　定价：1.90元